



READERS

读者®

■ 深藏功名 60 年

■ 只要月亮还在天上

■ 庄稼的逻辑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微博

2021·1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39期 七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卷首语



醉与痴

●黎武静

这世上多的是醉与痴的人。刘伶醉于酒，黛玉痴于花；徐霞客醉于山水，顾恺之痴于丹青……

专注地沉浸在对某样事物的爱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醉和痴暗示着专注与持久，以及单纯而明净的心灵背景。这会让人将人生变成一串串接连不断的赏心乐事，让快乐加倍。

前人曾有高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一个人人都有小癖好的世界，是多么值得一往情深。

有人爱记账，有人爱整理；有人喜欢饭后散步，有人喜欢晚来钩花；有人热爱用毛笔抄写古文，有人热爱踏着单车绕城一周。大家都以热爱的姿态善待生活，在醉与痴中寻找自我。

有人爱上网，有人爱上山；有人喜欢周末游湖玩耍，有人喜欢假日闭门在家；有人执着于购物而恋恋不舍，有人对着偶像剧泪眼婆娑难以自拔。芸芸众生，各有千秋，大千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美好，在等待我们发掘和热爱。有缘的人与物，总能在生命的某个转弯处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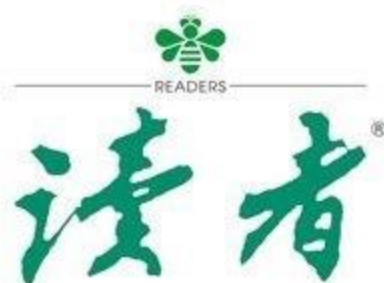
那些小小的癖好，就是我们热爱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太过理智的取舍像没有悬念的剧集，只有这些小小的难舍情怀，透露着一个人内心的柔软。

醉与痴，都是有情。保持平淡生活里一份小小的痴迷与留恋，就像保有一个让人快乐的秘密。

红尘多情，如醉如痴。



（大浪淘沙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责任编辑 李秀娟
编辑 韩维善 张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外联编辑 尹莲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8773245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发行经理
王焱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韩蕊 8773042 雷博 8845947
马国森 8773036
广告经理 伊宁 8773016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877331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2021年第14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 | | |
|----|---------|-----|
| 12 | 深藏功名60年 | 胡兆富 |
|----|---------|-----|

文苑

- | | | |
|----|----------|--------|
| 1 | 醉与痴 | 黎武静 |
| 4 | 酿酒师 | 陈春成 |
| 8 | 只要月亮还在天上 | 张炜 |
| 38 | 利剑 | 陈振林 |
| 44 | 庄稼的逻辑 | 毕飞宇 |
| 65 | 仲夏小令 | 小思 |
| 69 | 观云 | 李海鹏 |
| 72 | 流浪者的宿处 | 赫尔曼·黑塞 |

人物

- | | | |
|----|------------------|-----|
| 34 | 我们有一身坚硬的骨头 | 张达明 |
| 52 | 《九零后》：寻找西南联大的年轻人 | 李晓明 |
| 66 | 茹志鹃培养王安忆 | 张新颖 |

杂谈

- | | | |
|----|------------------|------|
| 7 | 此戏经年 | 葛亮 |
| 11 | 友谊与棉花糖 | 王立群 |
| 20 | 很多事你只能独自经历 | 乔迦 |
| 28 | 当我们说流行语时，我们在想些什么 | 徐默凡 |
| 30 | 请允许我不爱厨房 | 海潮 |
| 32 | 你可以成为另外一种人 | 六神磊磊 |
| 50 | 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 | 铁凝 |

话题

- | | | |
|----|------------|-----|
| 18 | 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 | 戴建业 |
| 60 | 他遇到了那些歌 | 韩松落 |

人生

- | | | |
|----|--------------|-----|
| 10 | 曾经有一道菜叫洗锅汤 | 曾颖 |
| 16 | 母爱，踩着云朵而来 | 丁立梅 |
| 22 | 这个职业不允许有马赛克 | 刘鑫 |
| 26 | “旧日子”都在隐秘角落中 | 林小森 |
| 35 | 一种怜爱不请自来 | 钱红丽 |
| 46 | 我控制不住地贬低自己 | 陈海贤 |
| 48 | 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 高小宝 |
| 68 | 世事波上舟 | 薄荷 |

生活

- | | | |
|----|----------|-----|
| 21 | 虫眼生活学 | 郭华悦 |
| 21 | 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 郑也夫 |



(总第739期) 七月(下)

录

生活

- 27 识得破,忍得过 张明
42 为什么大家不理我 林良
51 隐于虚拟 孙欣
55 为何没朋友 陶琦
64 像健康的人一样生病 李松蔚
67 主动的意义 艾萨·贝斯克
70 远离达克效应 雷炳新

文明

- 25 语言的重量 陈鲁民
39 “如画”与“如生” 蓬山
40 刘备托孤 易中天
58 口语文化的想象力 罗振宇
62 科学视角下的生活小“常识” 领研网

悦读

- 17 言论
36 幽默与漫画
56 落樱花瓣,盐如人生 刘一恒

意林

- 9 做加法和减法的灵魂 水木丁
9 讲究 石兵
31 步步踏实 张宗子
31 为何读书 毛姆
31 节气 余世存
31 淡是无涯色有涯 陈从周
45 “有”和“无” 罗大伦
45 凝固的时间点 阿兰·德波顿

点滴

- 15 甘苦之间 张泉
29 苏轼席地而坐 吃画人
43 用心歌唱 安东尼·德·梅勒
49 隔山 袁哲生
63 角落里的爱 尤今
63 朝来拜,夕来拜,教我为难 嘉南
69 凡是美,都没有家 沈从文

互动

- 71 “《读者》光明行动”(94)

封面

起航(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话 (0931)8773351
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一

陈春醪在烧柴时打了个盹。碧粳米在锅里煮着，水已成浅绿，咕嘟咕嘟。童子用一条带叶的竹枝轻轻搅动，让水和米染上竹叶的清香。昨天夜

里，陈春醪做了个漫长的梦，醒来后就忘了梦的内容，但梦里的的气味仍在，缭绕在屏风和枕席之间。他一整天都神思不属，这会儿打了个盹，这片刻的睡眠便接通了昨夜的梦境，就像小水池接通了遥远的湖

泊。他想起梦中自己是个童子，跟随师父去黄河的源头取水。可他明明就没有师父啊，真是奇怪。河道两岸土色如丹砂，空中有白鹤飞鸣。师父白须飘飘，凝视着水面。后面就记不清了。

陈白堕，字春醪，青州齐郡人，世称春醪先生、大白堂主人、壶中君。二十岁开始酿酒，无师自通，当世莫及，人都说他得自天授。三十岁不到，他就研制出名酒“昆仑绛”，名动帝京。酿酒的水就取自黄河源头。他乘舟溯流而上，手持一瓢，袍袖当风，眼睛紧盯着水流，不时用瓢抄起一点水，倒进桶中。他能分辨出水中最精华的部分，捕捉到最优美的波纹。一日不过收集小半桶，光取水就花了九个月。这水积贮久了，就呈赤红色，运回来酿酒，芳味无双。这秘法没人教他，他自己也不知得自何处，仿佛天生就知道。本朝诗宗李若虚喝了昆仑绛后，颓然道：“我的诗只能流传于口舌上，最多抵达胸臆之间，春醪先生却能以水米为辞令，以曲蘖为韵脚，所酿的诗能透入脏腑，随血脉流遍周身，真是天下绝艺。”

陈春醪说：“先生过誉了。这酒滋味虽佳，却算不上真正的好酒。”李若虚问：“怎样才算是好酒？”陈春醪沉吟半晌，答不上来。他也没喝过比昆仑绛更好的酒，但他确切地知道，曾经有更好的酒存在。

童子犹豫半天，扯了扯春醪先生的衣袖。陈春醪从瞌睡

酿酒师

●陈春成





中醒来，一看炉灶，还好没误了火候。空气中满是碧粳米特有的香气。这种米煮熟了是碧绿色的，量少价昂，极难收罗，便是豪门巨贾，不识门路也买不着。只有他的大白堂能用碧粳米来酿酒。米熟了，在晾堂里摊铺开米，待凉透了才能用。米香中有竹叶的气味。这种味道在成酒后极淡，寻常人饮用时只觉得有点清爽之气，当世只有几位酒中方家，能从杯中尝出露水的记忆和风的形状。

秘制的麦曲饼研磨成粉后，已在从玉泉山寒松涧担回来的水中浸泡三天。再取出沥干，放进瓮中，倾入北辰岭百年以上的积雪煮成的清水。这只大瓮出自建窑名匠之手，制成后七载，从未盛放过他物，再填满松毛，静置三年，以去烟火气。这口午后，水面开始冒出极细的气泡。陈春醪沐浴更衣后，开始投米。凉透的碧粳米香软至极，他用手抓起一把，温柔地洒入瓮中，一次只一把，投了三斗，花了一下午。静置一夜后，第二天继续投米，五斗。夜里瓮中发出奇异的声响，像有人在山谷中吹埙。隔了三天，第三次投米，投一石。这时往瓮中瞧瞧，里边像凝碧的深潭，水中有细小的荧光幽幽旋动。最后一次投米之后，处置完毕，用荷叶盖住瓮口，糊上黄泥。荷叶一定要用当天采的，黄泥淘过九遍，极细腻。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时间。这是陈春醪最不喜欢的部分。他常常懊悔自己没当个画工或木匠，这样整个作品

从头至尾，都是自己一笔一刀弄出来的，不假外物。酿酒师却和窑工相似，最后一步要么交给时间，要么交给火焰，无法亲自掌控，真是令人焦躁。

封口之后，一般人要焚香祝祷，以求顺利。陈春醪从不做这些。他认为酒酿好酿坏是自己的事，不喜欢别人（包括神灵）插手。

整个酿酒期间，瓮都在鸣叫。起初瓮声瓮气，像埙，后来清亮如笛，有时又淅沥如急雨；夜里则像某种动物的哀啸，附近的人家都听得见，凄婉至极，妇女听了常忍不住哭起来。三个月后，声音才渐渐平息。这说明酒曲的“势”尽了，酒已熟。

二

开瓮那天，李若虚来了，陈春醪请他第一个品尝。酒名“老春”，酒色青碧透亮，滤过一遍，仍是极稠，盛在杯中如柔嫩的碧玉，微微颤动。众人围观下，李若虚小心地捧起，喝下。闭眼沉默许久后，他说，好像有月光在经脉中流淌，春风吹进了骨髓。他说自己平生游宦海内，所历风霜苦楚无数，此时仿佛都被洗涤一空。酒是试酿，只有几坛，当下被嘉宾分酌殆尽。陈春醪自己留了一坛。宾客中有一位是海外万忧国来的客商。万忧国人生性多忧虑，容貌特异，矮若侏儒，无论老幼，全身皮肤都是皱巴巴的。这位商人喝了老春酒，顿时大哭起来，众人不明所以，看他哭了大半口，身体却像吸饱了水一样渐渐舒

展开，皮肤也平整起来，人伸展成常人高矮，变作一个体面的富家翁模样。问他感受如何，他想了一会儿说，明明让人发愁的事都还在，却觉得没什么好愁的了。心像脏桌子被抹布抹了一遍似的，清清爽爽。他生平第一次哼起歌来，蹦跳着扬长而去。

众人纷纷向陈春醪祝贺杰作的诞生。他心中却想，这还不是最好的酒，应该还有更好的。

苦思月余之后，他开始着手研制新酒。老春酒的成功大半在于材料器具的珍贵精良，其中包含了很多偶然因素。这一回他决心要造一种不爽毫厘的酒。他在竹筒内部刻上很多道细细的标记，用来量取水量。他花半年时间亲自制作了一种刻漏，用以计时，比大内名工所制的还要精准。每一根木柴的形状都经过挑选，每一簇火苗的颜色都关乎成败。所用不过是寻常的水、米、麦，但配制的比例臻于完美，每个步骤的时间拿捏得分秒不差。酒浆流过极长的芦苇秆，滴进坛中，半个时辰只得六滴。经过他的精心设计和无数次演算，九千九百九十九滴之后，不再有酒流出，坛子恰好齐口而满。

这种酒他造了两坛。酒名“真一”，色如琥珀。其中一坛被进贡给当今圣上。此时春醪先生的名头早已传进大内，圣上饮用了昆仑绛后赞不绝口，派人询问可有新作问世。他只好将一坛真一酒献上。圣上已年近花甲，满饮一杯后，自发



纷纷脱落，青丝满头，颊生红光，恢复了盛年面目。圣上大喜，说：“朕只能统领壶外的江山，壶中的天地尽归你管。”这就是“壶中君”称号的由来。圣上正待将御用的紫霞杯和九龙玉壶赐予春醪先生，这时一旁传来啼哭之声，众人一看，原来张贵妃贪饮了几杯，竟变成了婴孩。

三

领了赏赐回到家宅，陈春醪在院中步月良久，心中琢磨，老春酒能抹去烦忧，真一酒能抹去岁月，但还觉得未尽其妙。他呆立了半夜，直到鬓边、衣上都沾染了浓霜。第二天他就病倒了，在昏迷和呓语中熬过了冬天，春天病愈之后，他来到酒窖，又开始研制新酒。

这次他依然用寻常的材料，只求洁净便可。制曲时不再用模具，而是直接用手将曲料揉成饼状，随意地叠放在一起。晾多久，晒多久，掺水几升，研磨成多细的颗粒，米如何蒸，投米几次，一次几何，全部随心而为。没有法度，他自己就是法度。过往岁月中的经验凝成了锋锐的直觉，除了直觉他无所凭依。他造酒之时，一举手一投足都好看极了，都合乎节拍，行云流水，洋洋洒洒，轻快舒畅，像一种舞蹈，自带某种韵律。他一边投米，一边低声哼唱。封口后，坛中如鸣佩环。等坛子安静下来，他拍开泥封，将酒倒在粗瓷大碗中，泼洒出不少。酒呈乳白色，盈盈如云气，像

随时要飘然而去。对面坐着的李若虚急不可耐，端起碗来一饮而尽。刹那间，一种纯澈的欢乐流遍他体内。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失，才发觉已记不起自己的名字。非但他记不起，陈春醪也忘了，所有原先知道他名字的人都忘了。但他并不觉得苦恼，反而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念了句“醉后不知名与姓，生前全付酒同诗”，便不顾陈春醪的呼喊（陈也不知道该喊什么名字），欢呼着雀跃而去。

后来他在南方创立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学派，宣称名字是人生烦恼的根源。他说，万物本都没有名字，山便是山，虎便是虎，只有被占据的地方、被驯养的鸟兽有名字。人便是人，姓名徒增累赘。

四

此后一年，陈春醪足不出户。家人也不知他每日在酒窖中忙些什么，只觉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奇异的浓香。童子每次进去扫地，见他只是呆坐。“师父，该吃饭了。”“知道，你先去吧。”第二年春天，他突然老了很多，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有时也会上街转悠。人们纷纷传说，他的酒已经酿成，只是秘不示人。

一天夜里，一伙好事的世家子弟，翻墙潜入陈宅，到酒窖中偷了一只坛子出来。坛上贴着“大槐”字样，酒浆黑乎乎的，像芝麻做的。众人坐地分饮，酒一沾唇，都跳起来欢呼舞蹈，好像快活至极，然后突然倒下死去，死状极其欢

喜。衙门查明此事原委，派人提了陈春醪去公堂，陈春醪说：“这坛中原本只是清水。我对着它日夜冥思，设想制酒的种种步骤，放进虚无之曲，投入乌有之米，静候了不可计量的时辰，直到它真正变成了酒。这是极好的酒，只是人的微躯配不上它，因此享用后丢掉了性命。”毕竟是死者自己偷了酒来喝，咎由自取，怪不到陈家头上，官府便放他回去，遣散了苦主。

这天夜里，陈春醪叫童子到自己房中来。童子见桌案上摆着五只酒钵，一个空坛。陈春醪说：“这些年师父光顾着自己钻研酒道，只让你在一旁做些杂活，没教你什么东西。最近我悟出了一些道理，这就说给你听。有个故人，我忘了名字，说酒是水酿出的诗，诚不我欺。你知道诗有起承转合，酒亦同此理。我这里有昆仑绛、老春、真一、大槐，还有一种没名字的酒。酒分五色，青红白黑黄，暗合五行。现在我要试着将它们调和起来。”

陈春醪说：“黄为土色，土居五行中央，以上为基底。”说着他往坛中倒入金黄色的真一酒。“其余四色对应四方，又合春夏秋冬之色，各含起、承、转、合之相。曼妙的开头，宏大的承接，玄妙的转折和虚无的收尾。春属木，色为青。”他倒入碧绿的老春酒。“夏属火，色红。”说着倒入赤红的昆仑绛。“秋属金，色白。”倒入乳白色的无名酒。“冬属水，色玄。”倒入黑



许多年前，在江苏昆剧院看过一出《风筝误》。当时只当是才子佳人戏，多年后再看，却看出了理想与现实的盟姻。书生与佳人，生活在痴情爱欲的海市蜃楼里，倒是周边的小人物，有着清醒十足的生活洞见。

《题鹑》一折，世故的是一个书童，他对寒门才子的风月想象给予了善意的打击，道理很简单：“如今的人，只喜势利不重孤寒，若查问了你的家世，家世贫寒，连诗的成色都要看低了的。”说白了，就是价值观。朱门柴扉，总不相当，才子却是看不到的。书生们总是很傻很天真，要想成事，还是得靠心明眼亮的身边人。他们说出粗糙的真理来，并不显得突兀。这些真理即使以喜剧的腔调表达，内质仍有些残酷，然而，大团圆的结局又令人安慰。因为这圆满是经历了磨砺与考验的，有人负责演戏，有人负责现实，人生才由此而清晰妥帖，真实而有温度。



此戏经年

●葛亮

人生如戏，戏若人生，这是根基庞大的悖论。将戏当成人生来演，“戏骨”所为，是对现实的最大致敬；而将人生过成了戏，则要被称为“戏疯子”。庄生晓梦，有人要醒，有人不要醒。没有信心水来土掩，醒来可能更痛。

所以大多数人，抱着清醒、游离、戏谑的心思来过生活，把激荡宏阔留给艺术，希望两者间有分明的壁垒，终究还是理想化了。譬如文字，总带着经验的轨迹。它们多半关乎人事，或许大开大阖，或许只是一波微澜，提醒的，是你的蒙昧与成长，你曾经的得到与失去。

岁月如斯。以影像雕刻时光，离析重构之后，要的仍是永恒或者凝固，而文字的记录是一种胶着，也算是对于记忆的某种信心。人生的过往与流徙，最终也会是一出戏。导演是时日，演员是你。

（语 冰摘自中信出版社《戏年》一书）

色大槐酒。五种颜色在坛中彼此追逐、排斥、交融。坛中一会儿传出战阵杀伐之声，一会儿又如奏仙乐，再一会儿则又像在絮絮低语，最后归于寂然。

五

陈春醪缓缓揭开封口。童子凑过头往里瞧了瞧，说：“师父，里面什么都没了。”陈春醪挥手示意他退开些，将坛身慢慢倾倒。一些透明的物质，与其说流出，不如说飘出了坛子。非水非气，注入杯中，近乎空虚。隔着这物质看杯子，形象有些扭曲，像空气

的涟漪。陈春醪不假思索，端起杯一饮而尽。童子紧张地端详他的脸。片刻后，他的皮肤变透明了，全身像被剥了皮一样红艳艳的，内脏清晰可见。再过片刻，只剩一副坐着的骷髅，骷髅随即也消失了。童子在一瞬间明白：这酒抹去了他师父的存在。下一个瞬间，他忘了自己有个师父，看着面前空空的酒具，不明所以。

陈春醪的家人也忘了他，可这家宅和产业总该有个主人吧？主人是谁，谁也想不起来。有关他的记忆全都陷入一片苍茫，像山脉在某处被云雾截断。童子离开了这座宅院，

开始云游天下。后来他也以酿酒为生，酿酒的门道上手就会，不用人教，如有宿慧，最后不知所终。

那只盛过五种酒的坛子，辗转多处，后来被大食国的一位商人收藏。据说里面有无数的黑，能看见瑰丽的星云。凡是往坛中看过的人都痴了，从此对世间事不屑一顾。这只坛子最后出现在一次越洋航行的乘客托运物品清单上，在一场风暴中，随那艘船沉入海底。

（明 心摘自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夜晚的潜水艇》一书，曾 仪图）



人这一辈子需要不时地被犒赏，为了多些欢乐，就得好好过节。

我家没有比外祖母更懂这个道理的人了，所以她最重视节日，只要是节日就不肯放过，一定要把它过得像模像样。

好东西吃也吃不完。外祖母说：“吃不完就是一年不挨饿，日子再苦，中秋节也要好好过。”她对这一天的重视，似乎超过了任何一天，到了晚上，大家都要高兴，都不能讲生气的话。

这天晚上不能提爸爸。

我一直忍住，尽管特别想念。我相信她们也是一样。如果提到爸爸，大家就没

法高兴了。

他们那一伙工友要不停地凿山，再好的月亮也顾不得看一眼。可怜的父亲。

一年中秋节，已经到了半夜，大月亮看着我们，还不打算离开。我们更舍不得离开这么好的月亮、这么好的夜晚。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要睡觉。我们躺在炕上，透过窗户看着月亮，一直到瞌睡上来。看着月亮想心事，想啊，想啊，就睡着了。

正睡着，梦到有人来敲我们的门，“咚咚、咚咚”，越敲越响。外祖母“呼”地一下坐起。

我终于听清了，这不是做梦，而是真的有人敲门。我和外祖母从炕上跳下来时，妈妈已经起来了，先一步打开了屋门。一个细高个儿进来了。我一眼认出是爸爸。

“啊，爸爸！”我跳起来，两脚还没有落地，他就把我接住了。

爸爸的头发上落满了月光，白灿灿的。我忍不住伸出手摸了一下，又用力搓了两下，那月光还是留在他的头发上。

爸爸来得太突然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以大家都高兴坏了，都惊住了。妈妈和外祖母过了三四分钟才醒过神，齐声问：“你怎么回来了？”爸爸语气十分平静地回答：“回家过节。”我看到妈妈脸上流下了两道泪水。外祖母没说什么，转身到黑暗里忙起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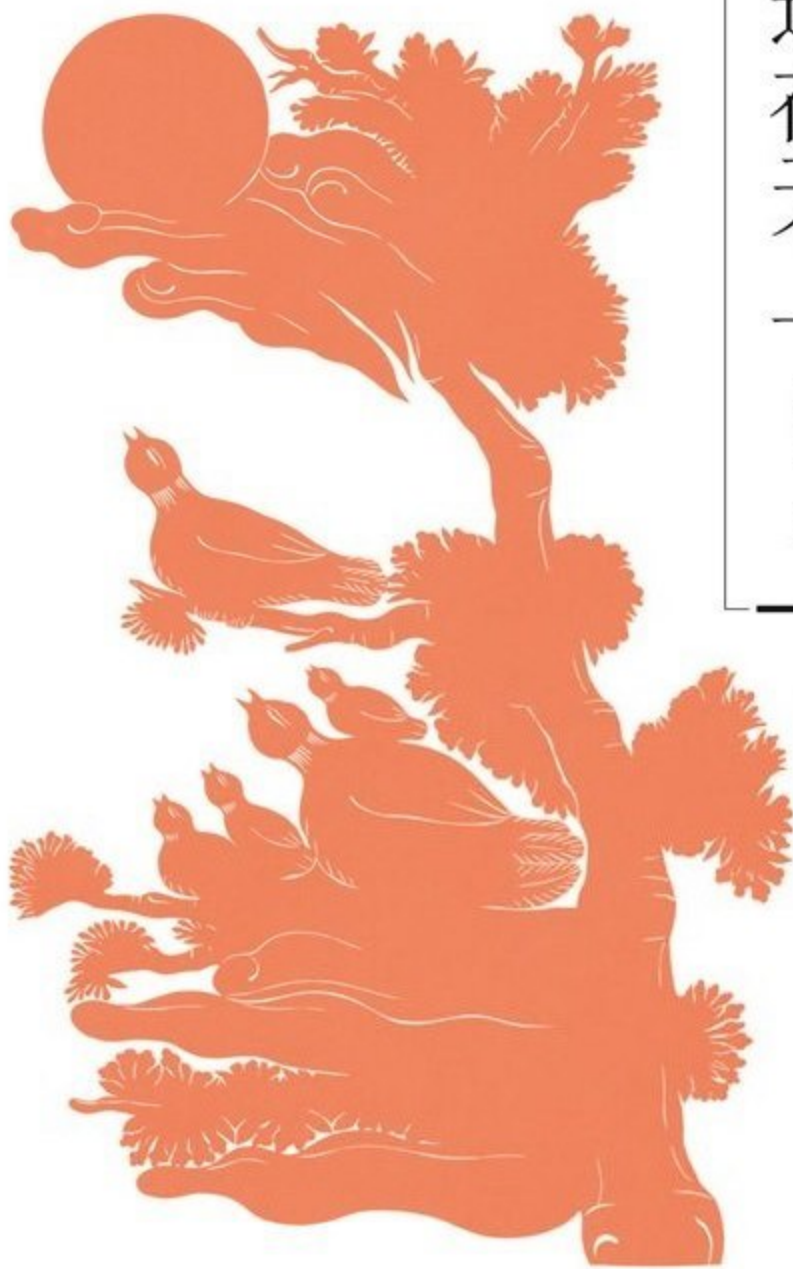
我心里一阵难过：我们如果早一点知道爸爸会赶回来多好。可怜的父亲，没能和我们一起过节。太可惜了，今晚的事会让我们难过一辈子。

正这样想着，外祖母已经点亮了灯，走过来说：“来，咱们重新过节。”妈妈一下醒悟过来，赶紧和外祖母一起忙活：大圆木桌被再次抬到院子里，一个个碟子、钵子全端出来了，特别是酒瓶和杯子，它们一样不少地全摆在了桌上。

现在已经过了半夜，月亮已经歪到西边。不过月色还是很亮，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一只小鸟在不远处叫了一声，有什么动物在附近的

只要月亮还在天上

● 张 炜





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把人类的灵魂分为两种，一种是做加法的灵魂，一种是做减法的灵魂。

做加法的人要不断地表现自我、突出自我，要让人们看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意见和声音，要与这个世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否则他们就会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昆德拉说，这种人占大多数。人们结婚生子，不断地沟通说话，穿奇装异服，拍照片搔首弄姿，做这些在潜意识里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自己，为了让世界看见自己，以此强调



做加法和减法的灵魂

◎水木丁

自我的存在。

另外一种做减法的人，则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希望能过点安宁的日子，不被人打扰。

他们觉得世界就是监狱，总想着要越狱逃跑，因此自动给自己的灵魂降噪，试图把自己的存在感消减为零。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偷偷挖个洞去另外一个世界，从此消失掉，不被人发现。

昆德拉说，这两种灵魂走向极端都会很危险。加法灵魂的危险在于人的自我会过于膨胀，减法灵魂的危险则是最后彻底失声，存在感寂灭为零。这零并不是死，只是零而已。

（常鑫摘自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一书）

讲究与将就，读音相近，表达的意思却天差地别。讲究，力求完美，绝不苟且；将就，将陋就简，凑合敷衍。

讲究的人，再小的事也要做到尽善尽美，一生饱满充实；将就的人，做事不求完美，每天得过且过。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

讲究的人感到进退两难，想将就一下却无法说服自己，因为讲究成了一种习惯，眼中便揉不得沙子；将就的人遇到人生节点，也想



讲究

◎石兵

讲究一下，但懒散惯了，临时抱佛脚，难上加难。

事事讲究之人，无论事大事小，不管对己对人，永远审慎客观，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再平凡的时光，在讲究的人面前也能流光溢彩。讲究的人不觉得累，因为一切由心而发，绝无困扰纠结；讲究的人不觉得烦，因为万事悉数从心而觅，从未迷惑难解。

（余娟摘自《今晚报》，（意）Andrea Ucini 图）

树上跳跃。

啊，我们要接着过节。

我会永远记住这个中秋之夜，记住爸爸讲的事情。

在我们这里，除了春节，就数中秋节最隆重了，一般出远门的人都要在这两个节日赶回来，与家人团聚。可是爸爸一年里只有两个假期，每次不超过三天。

他是一路跑回来的，只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两天的路程。他一路上叮嘱自己的只有一句话：“只要月亮还在天上，就不算晚！”

外祖母背过身去。妈妈也在抹眼睛。我抬头看着天空：啊，月亮还在，爸爸真的追上了它。

（辰星摘自《十月》，赵希岗图）

我刚到成都打工时，常混迹于水碾河农贸市场附近的小饭馆，与几位同样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事，每人炒一盘3元一份的俏荤菜，黄曲米饭随便盛。如果老板不是特别忙，还会随手送我们一碗洗锅汤。

多年来，我一直将那一段生活，称为自己人生的“池塘之底”。已经低到了泥潭的最深处，而洗锅汤，便是那段触底人生的标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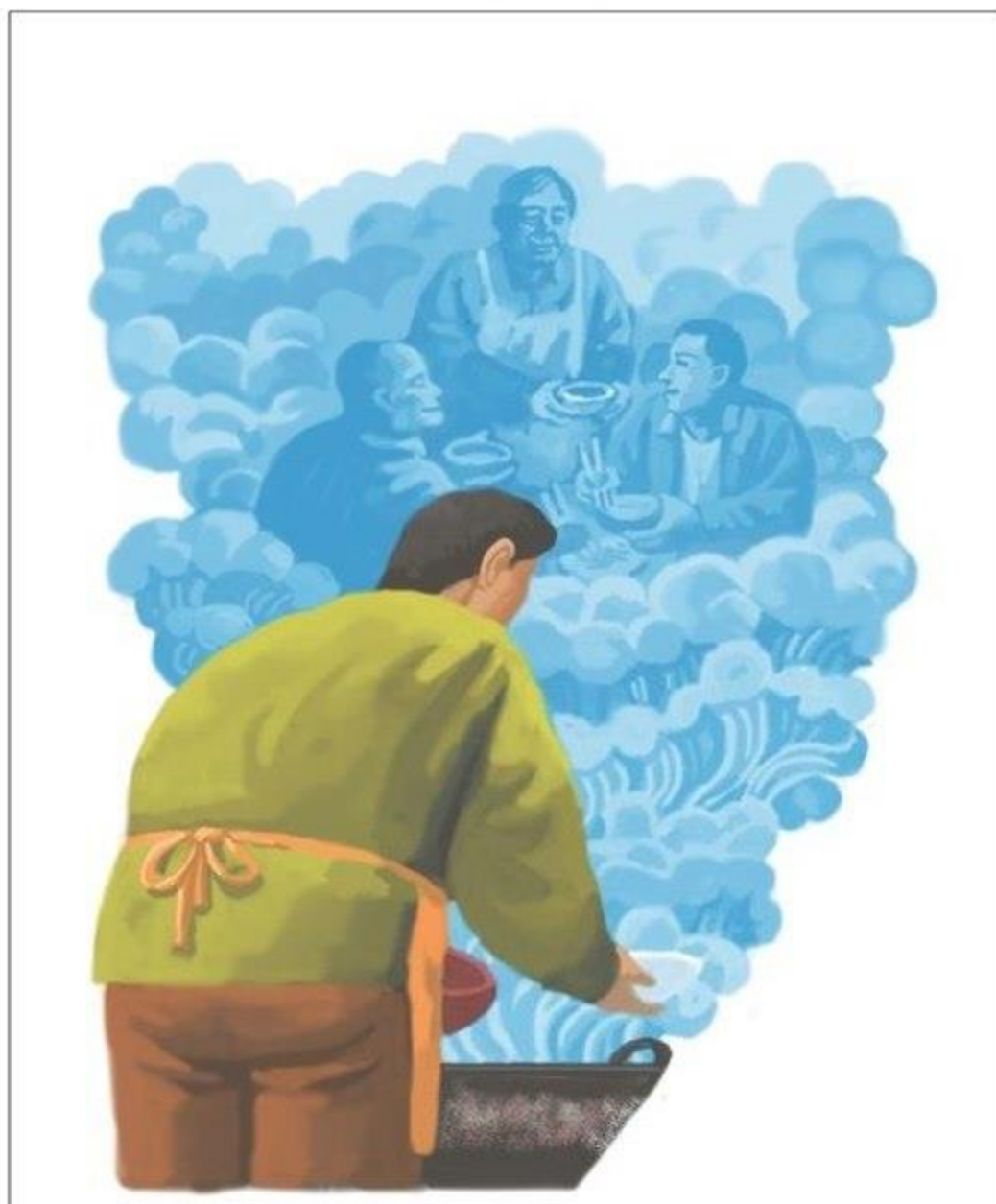
所谓洗锅汤，就是厨师在

炒完一锅菜之后用来洗锅的水。沾了些残剩的油汁和盐味，烧开后，撒一小撮葱花、味精，再顺手带进两片菜叶、一块豆腐，用一个小碗装了，放到客人面前，让客人受宠若惊地体验一回一菜一汤的感觉。

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3元钱一份炒菜、米饭随便盛的生意，也看不出利润在哪，再附赠泡菜和洗锅汤，积少成多，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曾经有一道菜叫洗锅汤

●曾颖



饭馆的老板姓王，夫妻俩先前是国营小食店的工人，双双下岗后，便自筹了资金，租下农贸市场的两间毛毡棚，男的炒菜，女的端菜算账，干的都是老本行。起店名时，有人建议起“下岗饭店”，老王觉得既不吉利，也有展示伤口之嫌，于是干脆就叫“夫妻饭店”，但我们更喜欢叫它“洗锅汤店”，简单直接，特色分明。

关于小店的经营及成本，王老板自有他的一套算法。他说，3元一份炒菜确实没啥利润，如果遇上饭量大的还会亏本。但这可以吸引人气，给人味道不错、生意兴隆的感觉。况且，谁又说得上，这些3元客会永远囊中羞涩，保不准他们月初领工资后会横下一条心给自己买份大餐，保不准哪天好运气走错了门也砸在他们头上，或者朋友往来、生日聚会，看在小店对他们向来照顾的分上，也回来照顾一下。这样一个月下来，还是能小小地赚上一笔，虽不能发家致富，倒也比拿死工资强。至于洗锅汤，无非是顺手的人情，这是我父亲教的，他老人家卖了一辈子汤圆，凡打摊前路过，或只是借凳歇个脚的人，他都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水，人们因此很喜爱他，说起来也没啥，就是多洗几个碗的事情。

厉害吧，早在20年前，他就把如今互联网讲师们讲得口沫横飞的流量思维，做得如此简单易懂，令人佩服。

但向客人赠送一碗洗锅



据《后汉书》记载，山阳金乡范式（字巨卿）与汝南张劭（字元伯）是同窗好友，二人同在京师游学，后来一起告假返乡。范式对张劭说：“两年后重回太学，我会到你家拜见你的父母，见见你的孩子。”二人遂约定了日期。待约期临近，张劭把这件事告诉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招待范式。母亲问：“分别两年，相隔千里，他会来吗？”张劭回答：“范式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他一定不会违约的。”母亲说：“那我就为你酿酒。”到了约定之日，范式果然来了，两人登堂饮酒，尽欢而别。

后来张劭病死。临死时，叹息道：“遗憾的是没能再见一下我那生死与共的朋友。”而远在异地的范式，忽然梦见张劭匆匆赶来对他说：“巨卿，我在某日死了，要在某日下葬，永归黄泉，你如果没有忘记我，能来再见一面吗？”范式醒来，放声大哭，身着丧服，快马加鞭前往奔丧。范式到时，灵车已行至墓穴。下葬之时，棺材突然怎么也

抬不动了。张劭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元伯，你是否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呢？”于是就命人把棺材停放在墓边。一会儿，便看见远处有人素车白马，痛哭而来。张劭的母亲说：“这一定是范巨卿了。”范式赶到，吊唁说：“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参加葬礼的上千人“咸为挥涕”。范式牵引棺材下葬，随后还住在墓地边，为张劭种了树，然后才离去。

这个故事非常感人，“范张鸡黍”也成为生死之交的象征，后代文人不断使

用这一典故，元代的剧作家宫天挺还以此为素材写过一个剧本，就叫《死生交范张鸡黍》。

其实，真正的友情不是秀给人看的棉花糖，大多数时候它是默默无闻的。然而，“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个人在患难时刻，要看看谁还站在你身边，给你温暖、给你鼓舞、给你力量。记住他，然后，一辈子对他好。

（长天摘自大象出版社《历史从未走远》一书，陈岱青图）

友谊与棉花糖

◎王立群



汤，确实不只是多洗几个碗的事情，一个客人多洗一个碗，但十个、百个，账不可细算。省城农贸市场附近的小饭馆，与乡下半天才等得来一个客人的汤圆摊不一样，容不得半点不经济的想法。客人多等一分钟，都会大声叫唤。而一分钟又一分钟，耽搁的就是要命的翻台时间。这些小细节，最终决定了王老板的成败，在经营了差不多三年之后，他的小店关门了。这对于人流密集的农

贸市场，算不得什么大新闻，只是自那以后，在那条街上的小饭馆里，再也喝不到洗锅汤了。至此，我才发现，洗锅汤不算我人生的最低点，想喝洗锅汤而不得的那些日子，才是。

与洗锅汤一起消失的，是3元一份的炒菜。各家餐厅门口的黑板上，菜价像浇了化肥的豆芽，一天一个样子，涨势良好，4元、5元、6元、8元、10元……在菜价涨至14

元的那一年，我离开了城东，并且终于开始自己做饭。在与朋友合租的小厨房里，我炒完第一份菜后，忍不住往锅里掺了一瓢水，等它沸腾冒泡，就将葱花和剩下的菜渣倒进去，一股熟悉的味道，在空气中慢慢升腾，并将世界变得泪光一片……那是老王的味道，既温暖，又悲悯。

（秋水摘自文化发展出版社《川味人间》一书，陈曦图）



胡兆富展示自己的人民英雄奖章颁授证明书

深藏功名 60 年

●胡兆富 口述 ◎孙 侃 整理

1926 年，我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仲家庄，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只有一亩三分坡地，连糊口都难。大姐早被送了人。为了给母亲治病，二姐又被卖到了邻村。

我 5 岁那年，母亲没了。我就跟着哥哥和小姐姐，在周边村庄讨饭。到我 12 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了。之后，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逃荒去了黑龙江，小姐姐也嫁人了。我为了谋一口饭，到村里地主家做小工。

在当时的农村，小工除了不给主人家端尿盆，其他杂活都得干，还得伺候主人家雇的专干农活的大工和长工。北方人耕地、运输靠毛驴，毛驴是夜里吃草，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得熬夜喂毛驴。天没亮透，我就得去水塘里挑水，至少要往返七八趟。天亮了，我又要牵着那头大黄牛出门，还得趁放牛的时间割草……那种辛苦说也说不完。

1941 年前后，鲁南的抗日队伍离得不远，地下党在我们那儿越来越活跃。日本人常来烧杀抢掠，我堂姐全家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地下党的刘同志发动贫苦农民，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我好几次跑去听，他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父亲在世时，曾挤出钱来送我去识文

断字，直到父亲去世我才辍学，前后读了 5 年书。

为了打日本人，为了填饱肚子，我不再做小工，按照刘同志说的大致方向，我往南走了两天两夜，在平邑县找到了鲁南泰宁抗日游击队。那一年，我虚岁 17 岁。

卫生员的使命

游击队安排我担任卫生员。那时部队的卫校很简陋，老师也不固定，遇到打仗就搁下书本，跟着部队走。学的都是最基本的抢救技术，像外伤包扎、骨折整理、压迫止血、压力止血等，还有怎样打纱布绷带，怎样上夹板，怎样消炎。

看起来蛮简单，但在战场上，没有正确娴熟的救护技术是救不了伤员的。比如头部包扎，要包得像帽子一样结实，确保伤员的头怎么转，纱布都不会掉下来。你还要分清静脉和动脉，血液的大循环和小循环，要弄清创口在哪里，血是从哪里出来的。

他们说我悟性很高，在部队一年多，我就当上了救护班班长。之前我都是当助手，第一次独当一面在战场上救人，是在 1947 年的山东莱芜鲁南战役中。看到战友牺牲了、受伤了，涌上我心头的不是害怕，而是一定要冲上去，把战友救下来。一个卫生员最大的耻辱，就是把伤员丢在战场上。

1947 年 5 月，孟良崮战役期间，我所在的部队不断有战友牺牲。我不停地救伤员，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突然有人大叫：“快跑，飞机又来了！”我赶紧让担架员抬着重伤员撤退，自己背起一名腿被炸伤的战友。这时，一颗炸弹“嗖”地砸下来，指挥所当即就塌了。

我冲过去。指挥所被炸成这样，指导员肯定受伤了。但这时，敌人快冲上来了，战友们拉住我的胳膊，说指导员很可能已经牺牲，再往那儿冲，太危险。

我不肯，拼命推开战友们的手，匍匐着，朝指挥所的方向前进。泥土、碎石还在空中飞，砸在我的头上、身上，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指导员，指导员！”我抱起倒在血泊中的

指导员，不停地喊，想把他喊醒。真的，他闭上的眼睛，竟然睁开了，只是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一动不动地瞪着我。

他把剩下的力气全使了出来，才抬起右手，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文件包。我顿时明白了。见我把文件包拿好，他的眼睛才又合上。

我咬着牙，一边把文件包和枪挂在身上，一边扶起指导员，仿佛他还能救活，一步一步向后撤。这时，敌人的炮火越发猛烈，这是步兵冲锋的前奏。怎么办？走了几步，前面就是山坡，我没有时间思考，干脆紧紧抱住指导员，两个人一起滚了下去。

在山坡下面，我把指导员的身体放平，才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瞳孔已经放大，身体也凉了。我知道，我不可能把他背回去了。我匆匆用石块把他的遗体掩埋好，再插上一根树枝作为标志。等我直起腰，发现敌人已经把我围住了，他们站在山坡上方，可能还看到了挂在我身上的文件包……天有点黑了，我赶紧趴在地上，爬到山坡前方那条河边，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河水有些冷，水流也很急，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背着文件包拼命往前游。游得太急、太快，我的力气很快就耗光了。

最后我是被湍急的水流冲到对岸的。我踉跄前行，不敢停留，拼命往部队后撤的方向赶，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大部队，把文件包安全上交。听说里面有好几份文件特别要紧，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被授予二等功。

后来别人问我当时害不害怕，我说，哪有时间害怕。这文件包是指导员拿命换来的，我必须用命把它护住。

从没把自己当英雄

有时打仗打得凶了，卫生员也被迫成为一线指挥员。1948年解放洛阳的一场战斗，我所在的排里，排长、班长都牺牲了，部队没法推进，我成了战场上仅存的党支部委员。

战况紧急，我放下医药箱，一边让几名战士正面火力压制，一边让另外几名战士利用战壕掩护我绕到敌人后方，最后我们炸掉了敌人两个大地堡，抓获了10多名俘虏，还缴获了一支马枪、两支冲锋枪。

这回，我荣立特等功。

你问我一共参加过多少次战役，立过多少功？其实，在战场上，双方动用上万兵力的才叫战役，一般规模的只能叫战斗。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中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舟山战役等大小共46次战役，立过特等功2次、一等功7次、二等功8次、三等功5次，获得过

“三级战斗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得过“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奖章”……我身上一共有4处大的伤痕，每一处都差点让我牺牲。第一次受伤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平邑香山口的反扫荡战斗中，我们把一小队日本兵都给消灭了。打得正激烈时，小日本的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头部，打落我的一颗牙齿后，从后颈部穿出去，留下一个血窟窿。

我竟然没有倒下，仍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救伤员。这种叫贯通伤，也幸亏小日本的子弹很尖，否则伤口只要再扩大几毫米，我就归天了。

1947年6月收复山东济宁，双方拉锯战打得很激烈。周围都是“嗖嗖”乱飞的子弹，我刚想把伤员扛上担架，一颗子弹就把我的一截手指头打飞了。随即，炮弹在我身边炸响，耳朵一下子听不见了。

但伤员都等着我去救呢，这点轻伤还不能让我下火线。我手指的根还在，但耳朵震聋了，后来也没有完全恢复。

1948年6月解放开封，那场仗可是厉害了。我所在的营负责从敌人的炮火包围圈里撕开一条口子，但敌人的炮火特别猛，一声巨响过后，何营长埋伏的那栋三层楼一下子被炸塌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枪。



1958年，身着军装的胡兆富

那天，我疯了似的与战友们一起，徒手从废墟里扒伤员，一共救出 11 名伤员。那个时候，我的头部和胸部也被炮弹碎片击中了，头皮被掀掉，头骨被子弹击穿，凹陷了下去，全身上下都是血。可我顾不上自己了，只知道拼命扒，直到失血过多，晕倒在战场上。

那回，我昏迷了十多天，因为弹片取不出来，胸口开始化脓。战友们以为我要完了，没想到我居然醒了过来。休养几天后，我又上前线救伤员了。这回更奇，因为在战场上要不停地弯腰救治伤员，胸口那块弹片竟然被挤出了身体！我咬着牙，徒手把弹片从胸口拉出来，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我的命够大，这应该是一种巧合。在战场上，有那么多战友和我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地往前冲，但很多人没能像我这样幸运。

我要特别说一说两位英雄，他们都牺牲了，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一位是我前面说的何营长，解放开封那一仗时不幸被炸死的那位。他在战场上特别勇敢，这在部队是出了名的。那天，和上级命令一起下来的，还有何营长的副团长任命书。有人劝他这回不要冲在最前面了，他坚持说，等拿下开封后再上任。后来，我们抱着他的遗体不停地喊：“营长，你快睁开眼睛，我们胜了啊，我们胜了啊！”

还有一位英雄，叫林茂成，是我们山东沂水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身经大小战斗 80 余次，个人毙（伤）敌百余名，俘敌 200 余名，指挥战士缴获的武器可以装备当时的一个师。1949 年准备解放舟山时，他带着营连干部到大榭岛前沿阵地侦察，遭敌人机关枪扫射，中弹牺牲。太可惜了！这样出色的战斗英雄，在全军都是少见的。

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英勇牺牲了，他们才是最值得被记功和赞扬的。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能活下来，我够满足了。经历过战争的

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的人，对生命、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肯定与一般人不一样。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那些比我英勇、功劳比我大、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他们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拿他们照一照自己，我的那些战功和荣誉就不值一提。

救一个，再救一个

解放了舟山，打完四明山剿匪战，1950 年我到南京空军司令部报到，先后在南京的大校场机场、衢州机场和宁波庄桥机场担任卫生员和军医。组织上又让我去读书，我拿到了高中文凭。之后，我随部队转到吉林的一军区，其间又到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深造了两年。

1958 年，按照军委部署，各部队实施人员裁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主动报名了。

我更愿意做一名一线的医生。后来，我到了浙江金华。当时的金华专区包括现在的金华和衢州两市，地盘蛮大。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我得知常山

县的血吸虫病闹得很厉害，就毫不犹豫地说：“常山需要医生，那我就去那里。常山条件艰苦，那干脆全家人都去，互相有个照应！”那是在 1963 年年初。

顺便补一句。我是 1952 年结的婚，妻子是我山东老家的。去常山那年，我们已经有 3 个孩子，其中一个刚出生不久。我们全家 5 口人背着铺盖卷来到了常山。从此，我再也没换过地方。

常山的血吸虫病被成功消灭后，省里还发给我一本证书，这是我在地方上拿到的第一本荣誉证书。那些从部队带回来的军功章、奖章，我早就收起来、藏起来了，所以在常山，没人知道我立过战功，连知道我曾当过军医的也很少，而这，正是我乐意的。

血防工作告一段落后，组织上有意让我担任县防疫站领导。我说，我更愿意去医院，当



胡兆富在部队时获得的军功章



◇与敦煌相遇之初的惊喜与悸动，最终变成背负在肩上的使命感，支撑着他们度过所有的苦厄。他们就像壁画上描绘的佛教经典中的主人公，历经九死一生而矢志不渝，最终苦尽甘来。只不过，这份“苦”是由自己担着，“甘”却留给了敦煌。

◇这一代人对自己未来的决断，对理想的坚持，以及谦逊的态度，足以令我们汗颜。千年以降，敦煌曾像一朵孤独而璀

甘苦之间

●张泉

璨的昙花，在荒漠中沉默地绽放。千年之后，所有守望敦煌的人，同样沉默，却恪守着自己持久的幸福。

◇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书写历史，是一件何其迷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倏忽间闪出的勇气与雄心，敦促着人们往荒原深处播下种子；更漫长的时光，则交付给睿智与坚忍，去开拓，去守望。

（南 依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敦煌：众人受到召唤》一书）

一名临床医生，因为这样离病人最近。后来，我就到了常山县人民医院，成了一名内科医生。

成为县人民医院的普通医生后，我每天要看 150 多名病人，但我知道，还有很多病人住在大山深处，没法来县城求医问药。我就徒步到距离县城 40 公里远的毛良坞，上门为当地人看病，遇到买不起药的农民，我就主动替他们付医药费。

1965 年，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响应号召，加入医疗宣传队，到青石镇砚瓦山村、天井头村等地，做卫生预防工作，培养当地的赤脚医生。半夜有人突发急症，我二话不说，提着一盏马灯就出发。别人劝我天亮了再走，我笑道：“以前打仗时，深更半夜在大山里急行军都是常事。而且打仗只有前进，哪有后退的？宁可自己牺牲，都不能往后退缩啊！”

“救一个，再救一个，不管到哪里，我都是一名医生。”我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和以前

在战场上救伤员时一个样。年纪大了后，只要能坐能站，我就坚持去上班。给病人看病时，脑部的旧伤时常发作，我就绑上冰袋止痛。我总觉得，救人一命、帮人摆脱病痛，这是天大的善事。

2018 年 3 月，因为脑部的枪伤复发，我跌伤了腿脚，住进医院。外孙来看我时，喜滋滋地带来法院系统为他颁发的三等功奖章和优秀共产党员证书。我说：“你不要有了一点荣誉就翘尾巴，要说立功，我立的功比你多得多。”我是为了激励他才这样说的。

外孙特别好奇，反复问我究竟立过什么功。我说：“我特等功、一等功都立过，不过现在你不要问我的事情了，我只是希望你的工作能做得更出色。”

不要说外孙，连我的儿子女儿都不清楚我究竟立过哪些功。后来，我的“秘密”还是被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挖掘到了，军功章从箱子底下翻出来，那么一大堆，连我妻子都吓了一跳。它们已被我藏了 60 多年。

今年我已经 95 岁了，经历了那么多战斗，我活了下来，还活得这么长。而我曾经的战友，如今在世的恐怕都很少了。现在，我的战功被大家翻了出来，我还得到了很多新的荣誉，可我还是要说，这些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千千万万战友一起浴血奋战得来的，是属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我更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他们才是中国人永远不可忘记的英雄！

（若 子摘自《杭州日报》2021 年 5 月 11 日）



胡兆富与孙女胡煜琦翻看老照片，讲述过去的故事



父亲对我说：“你妈现在在家门口都能迷路。”母亲小声争辩：“是夜里黑，看不见嘛。”

母亲去亲戚家做客，夜里搭顺风车回来。车子停在离家半里路的河对岸，过了新修的桥就到家了。可她硬是找不着回家的路，稀里糊涂地踏上了相反的方向，越走离家越远，幸好遇到晚归的同村人，把她送回家。

母亲老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再也不像以前那般利索和能干了。我看着母亲，百感交集，想起了多年前与她相关的一件事，我一直觉得那是个奇迹。

那年，我在外地上大学，第一次离家上百里，就像独自跋涉在沙漠里，想家想得厉害，便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孤寂。母亲不识字，让父亲念给她听，听完，她竟一刻也坐不住了，决定坐车来学校看我。

母亲从未出过远门，大半辈子只圈在她那一亩三分地里。可她决心已下，谁也阻拦不了。她去地里拔了我爱吃的萝卜，烙了我爱吃的糯米饼，用雪菜烧了小鱼……临出发前，她

还特意穿了做客的衣服——一件鲜艳的碎花绿外套。母亲考虑得周到，她不想给在大学里念书的女儿丢脸。

左挎右掬的，母亲上路了。那时从家去我的学校，需要在中途转两次车。到了终点站还要走十多里路。我入学报

的梧桐树飘下片片金黄的叶。最后一批菊花在秋风里，燃尽了最后一把热情，黄的脸蛋、红的脸蛋，笑得满是褶皱。我在教室里看完书，正要收拾东西回宿舍，一扭头，竟看见母亲站在窗外，冲着我笑。我以为是眼花了，揉揉眼，千真万

确，是母亲啊！她穿着鲜艳的碎花绿外套，头上扎着方格子三角巾。三角巾被风撩起，黄昏

的余晖为母亲镀上了一层橘粉色，她像是踩着云朵而来。

那日，我的宿舍里像过节一般。女生们个个都有口福，她们吃着母亲带来的大萝卜，吃着小鱼，还有糯米饼，不住地说：“阿姨，好吃，太好吃了。”而母亲，只是拘谨地坐着，拘谨地笑着。那会儿，一定有风吹过一片庄稼地，母亲淳朴安然得犹如一棵庄稼。

一路上，母亲是如何上车下车，又是如何七弯八拐到达我们学校的；后来，她又是如何在偌大的校园里，在那么多的教室中找到我的，都成了谜。

我问过母亲，但她始终一笑，不答。现在我想，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答案，因为她是母亲，所以她的爱能踩着云朵而来。

（梁衍军摘自《时代青年·悦读》2021年第5期，刘璇图）

母爱，踩着云朵而来

●丁立梅

到时，是父亲一路陪着的，上车下车，穿街过巷，直转得我头晕，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记不住路。

然而我不识字的母亲，却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的学校。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秋末的一天，黄昏来临，风起，校园里





心上人、盘中餐、枕边书、天涯路。

——完美人生四重奏

灵感是留给业余爱好者的。

——各行各业的顶级高手都保持着“蓝领工人”的状态：他们所依凭的从来不是天赋、灵感，而是不断学习、重复训练

世界上的一切商品永远只分两种：服务自己的和证明自己的。

——你买来服务自己的，你就比它高；你买来证明自己的，你就比它低

不因自己的渺小，而放弃生命中的热情、真诚与耐性，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

——有温度的人生更值得眷恋

单方面建立了深刻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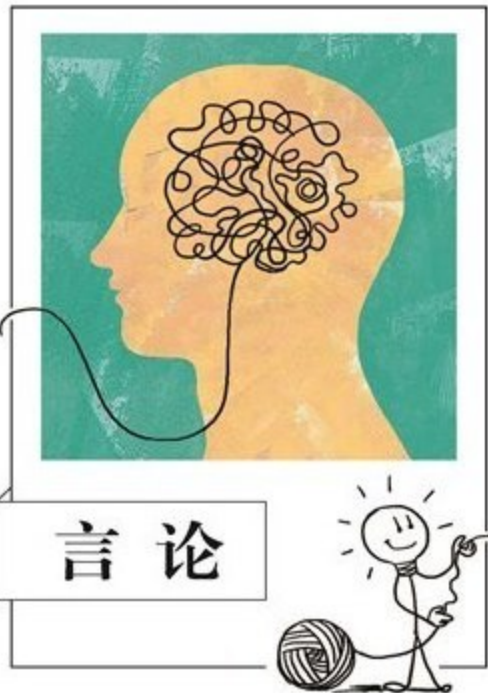
——经常看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便始终沉默，也感觉和许多人都很熟悉

懂的不比你多，但更会组织语言，还会用幻灯片。

——有人如此定义一些所谓专家

爱情是永恒的，但爱人不是。

——“白月光”与“朱砂痣”



言论

三流的管理者回避冲突，二流的管理者解决冲突，一流的管理者制造冲突。

——冲突不可怕，假装没有冲突才可怕

深夜不想睡，白天不想起。

——“欲拒还迎”成为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睡眠悖论，很多人一边不想睡，一边又睡不够

相比于“躺平”，“躺赢”才可怕。

——二者本质上是公平与效率问题

知识越贫乏，你所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

——知识越贫乏的人，越容易拥有莫名的自信与自豪感

时代不抛弃任何人，但时代考验所有人。

——上万种机器算法，抵

不过一颗真心

一个真正的男人会毫不羞耻地流泪，也会用心去读诗，用灵魂去感受歌剧。

——男人不止一面

社交冷静期。

——指人在大量社交后，必须过一段清心寡欲的日子，哪怕一个人坐着发呆也好

抵抗强者，保护弱者，拯救美女。

——影视文学作品中英雄的三大使命

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穷人，他受肉体冻饿之苦；精神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富人，他受精神孤独之苦。

——人生各有负累

城市“996”儿童。

——指城市里那些因为父母忙于打拼而被动缺失很多温暖与陪伴的孩子，他们是隐形留守儿童，同样需要这个社会多给予关注

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现实？

——女生的所有诉求，男生都可以用这两句话解决

你要警觉，要保存住自己高贵的天性、新鲜的感觉、潇洒活泼的思想。

——作家曹文轩认为，这是写出好文章所不可或缺的心灵要素





好意酿出苦果

邻居家一个正在读高二的男孩，今年期末考试门门成绩都名列前茅。放假头一天，他就要求爸爸妈妈犒劳他一下——让他和同学们一起去黄山玩几天。

没有想到他爸爸听到这种“非分之请”，笑脸马上就变严肃：“你明年就要高考，现在正是你人生的关键时期，才考好了这一次，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吃完就到书房用功，别胡思乱想。”妈妈也在一旁帮腔：“等你明年考上了名牌大学，我们喜上加喜，一起庆祝！”

邻居父母与儿子的这则对话，大概不是特例。对话内容蕴含了我们长期信奉的生活准则——即使有了乐事也不能马上行乐；一个人要到功成名就的时候，才能大张旗鼓地庆祝，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才能悠然自得地品味。

这两点既有紧密的联系，又各自强调了不同的侧面：第一点是从消极方面进行禁止，提醒人们不应该如何，譬如，不能一有机会就去享受；第二点是从积极方面进行鼓励，告诉大家应该如何，譬如，应当尽量推迟自己逍遥快乐的时间。

我的很多痛苦经历都与这种人生态度有关。也正是由于信奉这种人生态度，我也让我的儿子没能享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说：“披一张狗皮易，披一张人皮难。”父亲一生什么事都没有干成，只有这句话说得相当漂亮，它形象地揭示了人生残酷的真相。父亲不仅希望他的儿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还希望他们能够干出点名堂。他一直相信苦干可以改变命运，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流了多少汗水便能换来多少收成。因此，他是“持之以恒”的铁杆拥护者——当然，他是要求我和弟弟持之以恒，事实上他自己并没有贯彻到底。

要有尊严地生活，要干出点儿名堂，这些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什么错。对于我们这些普

通人，好像也是人生的“硬道理”。可就是这些积极态度和硬道理，把我花季雨季的青少年岁月熬成了一锅黄连汤。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对我的“好意”，也从来不认为“过有尊严的生活”和“干出点儿名堂”有什么问题。但他的“好意”的确结出了苦果，“没有问题”的生活目标最终在每一个生活环节中都成了问题。

我们的父母把人生当成一场赛跑，过程毫无意义，一切努力都只为能第一个冲到终点。很多人其实一生都是在为最后那一刻做准备，他们没有真正生活过，而只是在“准备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幸福”，而只是在“储蓄幸福”。

一生“倒着走”

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人类的时间与宇宙的时间恰好相反，宇宙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绵延，人类时间则是“未来—现在—过去”的逆向行程，人总是着眼于“未来”，立足于“现在”，再参考“过去”。

这么说来，一生中，我们从来都是“倒着走”的，是“未来”在指挥“现在”，“现在”的每一次行动都服从于“未来”：几岁的小孩为了将来有“远大前程”，被迫终止与同伴的快乐游戏，而去背诵那些枯燥乏味的英语单词；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就开始节衣缩食，攒钱为自己买“养老保险”；一个学者为了自己几千年后的“永垂不朽”，舍弃了现在人生所有的世俗幸福；一个创业者

为了将来的富有，宁愿承受眼前非人的折磨……总之，这一切都是用现在的痛苦，换取未来的幸福，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为了……而……”这个句式中度过的。为了达到自己理想的终点，我们一生都在冲、冲、冲。

我们一生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志向，我们的行为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目的。学生立志拿诺贝尔奖，士兵立志当将军，商人立志发大

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

戴建业



财，这些人生志向都很宏大，人生的目标也很积极，可一旦走向极端，这些志向和目的就成了人生的桎梏。人生的志向和目标，本来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价值，让人在追求它们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可一旦我们完全忽视了生命过程中的满足和快乐，只把最后目标看成生命中的“唯一”，我们就成了争名夺利的奴隶。原本是人生快乐源泉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让我们痛苦的祸根。

但要我们完全放弃人生的志向，既不可能，更不可取——人们的志向有远大与渺小之分，有崇高与卑微之别，但几乎没有谁毫无志向。假如真有人没有任何志向，他必定情无所寄、力无所施，他人生的唯一任务就是消遣人生，打发一生的漫长时光，人生就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他就会感受到苍白、乏味、无聊，那样的生活更别说什么幸福和快乐了。

有人生目标，我们可能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做苦役；没有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又必然烦闷而无聊。

人生难道只能像两堆草料之间的驴子？如何化解这种两难的境遇？

把人生当作一次漫游

我自己是一个人生的困惑者，困惑之余便偶发奇想：我们何不抛弃“人生是一场赛跑”的荒谬观念，把人生当作一次漫长的旅游？

旅游中大家虽然有一个目的地，但到达目的地既非旅游的唯一目的，也非重要目的，因为旅游真正的目的就是寻找快乐，放松心情，感受新奇。只要能获得这些体验，人们并不太在乎是否到达了原定的旅游目的地，有时原定

的目的地你可能觉得“不过如此”，反倒是往返途中领略到的景象让你终生难忘。

人生要是像旅游一样，大家就会更加关注生命的过程，谁还那么在意生命的结果呢？

以爱情为例，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无法体验青年人爱情的欢乐。有些人在花季雨季时压抑了爱情的萌动，到青年时期又忙着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直到三十多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甚至错过一生的幸福。一生既没有爱过别人，又没有被别人爱过，这是一种遗憾和残缺，而且是任何事业都不能弥补的。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青年时期的恋情能让你感到生活充满阳光，能让你品味人生的美酒，也能激发起你的奋斗热情。可我们的父母总劝后代“以事业为重”，好像爱情是事业的天然仇敌，一旦有了爱情，必定会丢了事业——要么吃鱼，要么吃熊掌，命运不可能让你既享受美好的爱情，又拥有成功的事业。

其实那些会玩的人极有可能也是会工作的人，事业与快乐并非“势不两立”。只把最后的结果看成人生唯一的目的，把人生看成一场

激烈的赛跑，恰恰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目的。

把人生当作一次漫游，时时都有应接不暇的美景，处处都有新鲜的刺激，不仅可以从容到达自己预定的胜地，还能悠闲地饱尝生命旅程中的快乐。不把人生视为一场赛跑，而把人生当作一次漫游，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看待人生，妙境只在自己意念的转换间。

（浪淘摘自果麦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你听懂了没有》一书，王青图）





很多事你只能独自经历

●乔 迦

我的一位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裁了。他已经年近40岁，身体多病，手头也没什么积蓄，一时间内忧外患。一天，他跟我说，他恐怕是得抑郁症了。我劝他赶紧去就医，他又说，怕医生真的诊断他是得了抑郁症……

一时之间，我竟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都显得敷衍。痛苦是自己的，发生在谁身上便是谁的，说理解，说感同身受，其实都隔着一层。

翻看作家黄佟佟新出版的小说《头等舱》，她在后记中写道：“有人说，我看你这部小说明明就是一个长得不怎么

好看的女孩撞上‘风口’而发财的故事嘛。如果说你只看到这一层的话，恭喜你，你是一个不怎么悲观且容易快乐的人。因为我写的是一个特别悲怆的故事。4个昔年最漂亮且最有才华的女大学生，在20多年之后，尽管她们那么努力，但生活的伤痕还是一一留在了她们心里。”

可见，同一个故事，同一种际遇，每个人的感受其实大相径庭，有时说理解，甚至都显得牵强。

一位女友夜里打电话给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结果她说她周末要做个眼科手术

来矫正近视，已经紧张得好几天睡不着觉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太夸张了，因为她要做的眼科手术在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何况矫正视力本就是好事。然而我想了想，跟她说：“也是，说明你的人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太大的事情，你的紧张兮兮倒是好事。”她想了想，说：“是啊！”我说：“那就一直这样紧张下去吧！”

那些平静的人，都是见过风浪，经过磨炼锤打，经历过人生至暗时刻的人。因为经历过了，再来一次，再来两次，甚至反复再来，也不过尔尔，所以他们越来越平静。而且他们知道紧张没有用，惧怕也没有用，该来的还是会来。

如果一个人到了中年，遇到一点小事还紧张兮兮的，说明她幸运。

想想我20岁时，曾经在晚上10点时，站在陌生城市的站台上满心凄惶。其实什么都没发生，我只是觉得在这样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自己孤身一人，这场景有些“悲凉”。那时候的我当然不知道，此后我要经历的“悲凉”的事还有很多，而且都比这严重得多。现在回头再看，当日站台上的那个年轻姑娘根本不“悲凉”，不过是年轻人的多愁善感罢了。

诡谲的是，当这个姑娘未来真的遇到事的时候，她心底却再没感到过悲凉，反倒是越战越勇，于痛苦之中成长起来了。而这些，一个20岁的人是无法懂得的，那时，她的痛



虫眼生活学

●郭华悦

一样的虫眼，在不同人的眼里，却是不一样的风景。

混迹于菜市场的人，视虫眼如宝。他们认为虫觅食仅凭本能。于虫而言，入腹的美食，得是有害的，还要够鲜嫩。于是，能被虫子看上眼的，自然都符合这两大标准。有虫眼，无异于眼前蔬果的质量保证。

可对另一些人来说，就不同了。蔬果上有了虫眼，就是被虫子啃过了，怎么还能吃？

过日子与买菜，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的人过日子，视虫眼如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光鲜亮丽的外表才是其追求，于是，生活被装点得完美无缺。在外人眼里，这自然值得羡慕，可日子一旦没有了虫眼，代价可能远胜过虫眼本身带来的不适。

完美本就是一种传说，有经验的人，不管是过日子，还是选人，眼睛往往盯在虫眼上。有“虫眼”的人，最起码真实，不装，无毒。这样的人，不管是当朋友还是当另一半，都能令人放心。而外表看似无懈可击的，反而令人心生警惕，要避而远之。

（林 一摘自《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1年第1期，老 圃图）



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郑也夫

我是生物学的忠实粉丝。某位生物学思想家的一句格言最令我折服：“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深思这句话后，便是惊叹和气馁，惊叹大千世界的奇特，气馁我们想象力的孱弱。

如果不是看见，我们能够想到海底会有海星这样奢华的生命造型吗？自青霉素问世以来，70余年间，抗生素花样翻新，多如牛毛，但细菌和病毒安然无恙。何故？它们平均一天繁殖30代。靠着这样的速率和与之成正比的变异，细菌保有着极大的多样性。大自然中，一把把严酷的选择剪刀与基因特有的变异之间的伟大

互动，将多样性推向极致，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不在话下。

我曾和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交谈。我说：“你比寻常小说家幸运，因为历史

人物间的博弈，远比小说家的凭空构思精致、离奇，各种钩心斗角简直匪夷所思。原因无他，小说家的想象力好一点、坏一点，无非是千百册图书的销量落差，而李世民的玄武门博弈，赌注是身家性命。两者的阴谋设计能比吗？”

（张晓玛摘自《中华读书报》）

苦还在月亮上。

你的经历是旁人无法代劳的，若有人从旁搀扶一下已是幸运，不能要求他人感同身受。我们常常怨责别人为什么不懂我们的苦痛，怪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带给我们如此多的麻烦，我们甚至觉得自己被针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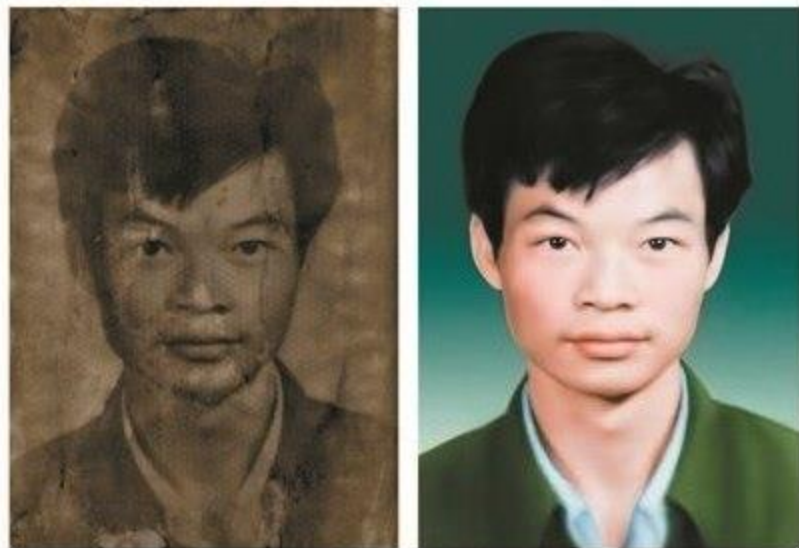
了。但倘若你花些精力去问一下旁人，谁又不是如此呢？每个人都活得如此辛苦。

我愿一个人永远有20岁时的“脆弱”，认为站在深秋的站台上等夜车便是极悲怆的事。但我知道，这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他必然会在此后的

人生中经历真正令人悲怆的事。我只能希望，他在苦难中生出坚韧之心，不抱怨，不自弃。

我想，能做到这样，人生便是还不错了。

（洛 洛摘自《时代邮刊》，陆 凡图）



老照片修复前后

修复记忆的人

15年中，他们经手的照片大约有100万张。都是老照片，大部分就像刚从时间手里抢夺回来，带着清晰的受伤痕迹，比如或深或浅的斑点和裂纹。有的颜色消磨得很淡了，有的眉眼间一道清晰的残损。照片来自各个角落，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泛黄的模样让它们显得脆弱，何况伤痕叠着伤痕。

看不见的伤痕来自记忆。无论多么刻骨铭心，记忆都会随着时间一同变模糊。那些照片或许是一些人最后的托付了，是去世的父亲、远走的母亲，一段爱情或一个童年。

周标是一名照片修复师。简单地说，他的工作就是修复那些破损的老照片。每天，大约有300张这样的照片传到他手里。这里面有一些重复的技术，拉伸填补、合并图层、修复残缺图像。但那些技术不可能完全赢得了时间的痕迹，这份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永远是靠手中的画笔完成，根据客户的描述，一笔一画复原他们记忆里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十分考验耐心的工作。很多时候，人们的“牢固”记忆和美好想象，使他们无法接受任何一点细微的差别。但“差别”本身就很微妙，过于久远的回忆使得描述几乎不可能做到精确勾勒。这是一种有趣的记忆规

律，人们相信自己记得重要亲人的亲切模样，但如果问他们的亲人有没有酒窝，就会发现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周标和顾客的对话经常坠入无限循环。“这道眉毛好像低了半毫米？”“这一版有点严肃，应该带点笑意。”“这一版笑得太明显了，要委婉一点。”“这一版笑得不对，还是得改。”

也就是说，时间会把所有细节打上“马赛克”。它的麻烦之处或许在于，人们不记得那些眉眼和神情究竟是什么样，但如果不是记忆中的样子，却会被一眼看穿。最夸张的一次，有一张照片周标改了半年，历经四十几个版本。顾客是一位年迈的老爷爷，他带来一张三分之一掉皮，氧化成红褐色的青年女性的照片。那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老伴年轻时的照片。

周标一直记得那个老爷爷的声音，以及他带着伤感的低诉：“我老婆嫁给我的时候特别漂亮，当初和我生儿育女、讨生活，吃了很多苦。刚把儿女拉扯大一点，她就突发疾病去世

了。现在儿女都成家了，生活条件也有了好转，正是享

受晚年、过好日子的时候，她却不在。她曾跟我共苦，如今却无法同甘。她这辈子就只有吃苦，连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周标静静地听着，在一种近似写意的感受里艰难地拼凑人物的轮廓。其实他更想知道另一些事情，比如老奶奶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脸上究竟有没有那一颗痣。可他不忍心打断老爷爷。

几个月过去了，老爷爷也意识到自己是个麻烦的顾客，后面几乎是苦苦哀求周标。“请再帮我改一改吧，只有你们能帮我了。”于是，又改了几个月。最后，他还是意犹未尽，觉得那个尝试过上百种微笑方式的女孩，还是不太像记忆里妻子年轻时的神采。

最后，老爷爷对周标道了谢。他有点含糊地说，自己太想念妻子了，那种心思对儿女也不好意思说起，但和周标，因为“理所应当”的工作交流，他终于有机会一件一件地说起妻子的小事，还能被认真倾听。那些岁月清贫又

这个职业不允许有马赛克

●刘

鑫

温暖，他怎么也舍不得结束和周标的交谈。而回到家，他又成一个人了。

他和他们的旧时光

周标知道，照片本身只是一张纸，没有什么价值。真正珍贵的是照片承载的一段段记忆，以及照片里面的人。周标的工作，就是帮助今天的人，寻回昨天的记忆；而每一段记忆，都由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生命构成。

吴青辰的大伯是一位烈士，1947年参加孟良崮战役壮烈牺牲时，才22岁。家中仅有的一张大伯的军装照，在历经7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已经严重损坏，不但褪色导致人物轮廓模糊不清，甚至个别地方已开始掉皮，遍布的裂痕让残余的图像也岌岌可危。

双方取得联系后，周标让吴青辰重新发一个扫描版过来，这样能把对仅有的像素的损耗降到最低。但考虑到年代过于久远，周标也只能尽量修复。

当一张军装笔挺、一脸英气的大伯个人照重新出现在吴青辰父亲的面前时，老人家当时就哽咽了。兄弟俩已经天人永隔，但能有一张照片寄托情感和思念，对在世的人而言就是莫大的安慰。

对周标自己也是。他的安慰来自他的岳父。他想起了给岳父的父亲“拼接”照片的事。周标的岳父打出生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连一张可供缅怀的照片都没留下。

周标有时候也会跟老婆说起，要不要给岳父“制作”这么一张照片，但一直没有行动，就这么一再拖延，等他下定决心，他和老婆已经结婚10年了。

“只有真正做了父亲，才对父子亲情有了更切身的体会。”2010年结婚以来，周标先后拥有了一双儿女，从早年间“玩心太重”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位真正的父亲，他更加感受到代际之间感情的分量。

与此同时，家中父母更为明显地老去，岳

父都快60岁了。身边一些长辈的离世，更让周标一家人对人生有了一番新的理解。

那是在2020年3月，早春的湖南下起了毛毛雨。周标、妻子和岳母参加完一位长辈的葬礼，回程的路上，周标对妻子和岳母说：“咱们还是趁早完成这件事，千万别拖来拖去拖成遗憾。”

周标的岳父平时沉默寡言，感情非常内敛，也不喜欢社交，能守着电视在家看一天。周标猜测，如果跟他提起这件事，他一定会摆摆手说别弄了。

周标瞒着岳父，偷偷回到村子里，跟见过岳父父亲的亲戚们见了面。岳父老家的叔叔、

姑姑和村里的许多老人，纷纷搬了小板凳，到村里的小卖部集合。周标给所有五官相似的亲戚都拍了照片。最后以姑妈的眼睛，岳父的嘴巴、鼻子、脸型为底稿，做了十几个版本，拿给家里90多岁的祖母甄选。祖母挑出了一张，说这个还挺像，能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相似程度。

2020年清明节前夕，周标在和妻子、一双儿女、岳父岳母吃晚饭的时候，忐忑地将一张5寸的彩色照片交给了岳父。岳父接过看了看，似乎毫无情绪波动，也没多说什么。

第二天，一家人回乡扫墓，这张照片被装在镜框里，放在了岳父父亲的墓碑上，大人和孩子依次上前祭拜。第一次，他们不再像往年那样，空对着一个光秃秃的石碑祭奠。

之后没多久，有一天岳母悄悄拉着周标的老婆说，有天晚上，岳父一个人在屋子里，对着这张“生造”出来的父亲“遗像”，默默地抹眼泪。

人海中，我用一张照片找到你

另一张让周标印象深刻的照片，是一对姐弟的全身像合影。左侧的姐姐看上去十三四



吴青辰的烈士大伯



岁，右侧树下的弟弟身高刚及她肩头，七八岁的模样。由于年代久远，这张黑白照片的清晰度严重下降，人物面部轮廓犹在，五官却已模糊，细节的丢失，让长相辨认变得困难。但姐弟俩双双咧开嘴，露出牙齿的笑容，显示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但这并不是一个讲述幸福时光的故事。事实上，这对姐弟早年就失散了，此后30多年没有见过面。这张照片是他们唯一的合影。

事情从去年开始。一个年轻人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求助短视频，她说：“我的舅舅和母亲，小时候拍了一张照片，照片现在损坏挺严重的。现在我想通过这张老照片，找到失散多年的舅舅，不知哪里有修复照片的高手能帮忙？”这个年轻人就是照片



失散的姐弟俩通过一张照片找到彼此

中姐姐的女儿。短视频一经发布，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这个愿望深深触动了广大网友，他们开始频繁“@”周标。周标马上和对方联系，也了解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爱和遗憾。

失散原因是最简单也最无奈的：贫穷。姐弟俩照完这张合影没多久，家中就因为负担不起开销，将弟弟送给了一位远亲。后来生活渐渐好转，姐姐思念弟弟，想找到他，却发现远亲一家已经搬走，不知去向了。此后很多年，姐姐到处打听远亲一家的下落，却始终无法得到准确的信息，她只能按照大致方向，一次次去寻找，一次次无功而返。

再后来，姐姐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生了孩子，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弟弟，经常望着手中的照片出神或流泪。

她的女儿想到母亲已经50多岁，年纪越来越大，已经找不动舅舅了，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或许可以发动社会的力量，帮助母亲寻亲。这时候，修复这张照片，使之更清晰可辨，就成为整件事情的关键。

周标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也经常上

网，知道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规律，趁着第一条视频的热度还在，第二条发布的时间越早越好。于是19点一接到照片，他就连着修复了5个小时，到24点，他将一张五官清晰，由黑白转为彩色的姐弟合影，发给了对方。“我做到了80%以上的还原。”对方当即发布了第二条寻亲短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播放量。众多网友纷纷点赞、评论、转发，将这条消息越传越广。

一个星期后，周标忽然接到了寻亲女孩的消息。对方告诉他，自己的舅舅真的看到了这



张照片，找到了他们一家，现在母亲和舅舅已经相认。他们非常感谢周标的帮助。两个人是通过网络沟通的，但女孩的喜悦与兴奋仍然透过文字传递过来。

周标一时间惊呆在电脑前。“应该不可能吧，这怎么可能？世界这么大，真的能够找到？”但事实告诉他，这是真的。那一天，他过得十分开心。

大部分时候，人们需要在一份工作中艰难地寻找价值，好抵抗比工作本身更加漫长的消磨感。周标不需要，他觉得在这样的时刻，他可以抵达那些让他坚持下去的意义。

因为电脑屏幕不能被阳光直射，周标的工作室永远窗帘紧闭。有时，他自己也会慢慢翻看那些照片，想起人们的倾诉和渴望，有时还会哭泣。他也会想起那些感激的话，比如：“小伙子，你帮我把祖辈的照片修好，这是积功德的大好事。”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位老爷爷。他的面孔在周标的记忆里早已模糊。那还是周标刚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是16岁，还是17岁？他不需要去刻意拼好那些回忆，它们会在暗室中默默亮起，在疲倦的时刻陪伴着他。

“人间温暖。”每一次采访，被问到“意义”这一类问题时，周标都这么回答。

（离萧天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语言是有重量的。或重或轻，不一而足。有成语为证：一言九鼎，一言千钧，金玉良言，语重心长，人微言轻，等等。

当然，语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实实在在地，不同的人每天说的话有明显的分量差别。

最重的话当然是“一言九鼎”，形容说的话特别有分量，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九鼎是指夏、商、周三代被奉为国家政权象征的传国之宝，东周时曾放置在洛阳天子宫殿，一尊鼎重几千斤，九鼎就是好几万斤。好勇斗狠、野心勃勃的秦武王试图问鼎中原，后来就是被其中一尊鼎压死的。《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公元前257年，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毛遂，自荐出使楚国，仅靠口舌之辩，就促成楚、赵合纵共同抗秦，因此声威大振，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平原君十分感慨地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

佛家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一句话可以救命，那么一句话也可以要命，这分量也够重的。白门楼上，曹操想释放吕布，刘备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提醒曹操，这吕布可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千万留他不得，免得养虎遗患。乌台诗案发，宋神宗在如何给苏轼定罪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王安石说了一句话：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句话让东坡得脱牢笼。元帝有释放文天祥的念头，汉奸留梦炎坚决反对，说：“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他的话促使元帝下了杀文天祥的决心。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生死存亡都可能是一句话的事。

人微言轻，那就要少说为佳，如不自知，多嘴多舌，只会自取其辱。有一回，纪晓岚很热心地为朝廷提了一点建议，没想到乾隆当场翻脸，恶毒地羞辱他说：“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言外之意，别自作多情了，我养你不过是当一个能逗乐的戏子、小丑罢了，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醒醒吧，别做春秋大梦了。其实，纪晓岚是有不小的官帽的，他自以为早已高于“人微”境地，但这番训斥让他彻底寒了心，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主子心目中到底有多少分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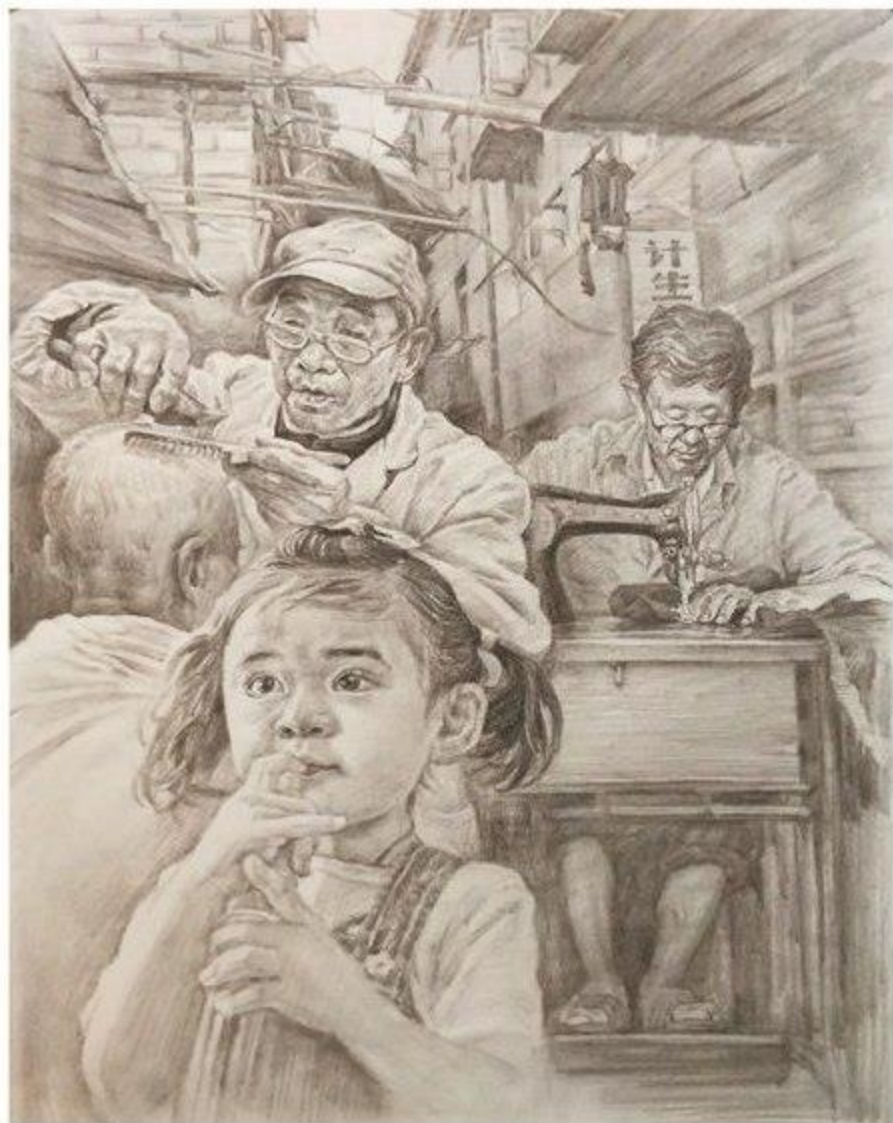
语重心长，是长者对晚辈的谆谆教诲，暖心而厚重，因为他有几十年的岁月长河做后盾，有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为积淀。《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就是此类良言，字字多情，句句深意，读起来沉甸甸的，认真学习必会受益无穷。

（余娟摘自《杂文月刊》2021年第3期，黎青图）

语言的重量

●陈鲁民





“旧日子”都在隐秘角落中

●林小森

女儿喜欢的一条裤子，不知在哪儿玩时被刮了个三角口，回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她可以选一件长款上衣，把口子盖住。她听了面无表情，敷衍地挑大拇指“赞”曰：“不愧是脑洞大开当家我老母。”

说起缝东西，并不是全然不会，只是在会女红的人眼中，我的针线活都不能叫作缝，她们管我用针线完成的行为叫“撮上了”。我妈听说后问我：“怎么不拿到织补铺去补一补？织补铺就是专门缝缝补补的地方，浏阳一定有。”可是织补铺在哪儿？地图软件也没给我搜出来。

在小区群里问了邻居后，我才终于在一个极隐蔽之处找到了它。这里不挂门牌，门面极窄，就在隔壁一个老小区的一楼。我找到那儿时，只见小店里缝纫机边放满了碎布条拉锁，像行李箱一样的音箱里放着邓丽君的歌，裁缝大哥正跟空气练习跳交谊舞，见我进来，只把下巴扬一扬，示意我等他跳完这支舞。

后来他还给我改过裙子、牛仔裤，甚至连领子太紧的睡衣也改得特别好。有多好呢？我留了他的手机号，备注名是“晴雯大哥”。

去年给舅舅拜年，发现他的茶壶很别致，斜着几条线的末尾坠朵铜梅花，像是抛流星一样洒上去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紫砂壶。

“这花纹是怎么弄上去的？”

“茶壶摔坏了，找师傅焗的。”

“用什么焗啊？”

“金刚钻呀，老话不是说了，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金刚钻就是专门焗茶壶、茶碗这些瓷器的，只要不是碎成渣，都能焗好。”

“您从哪儿找到的这位师傅？”

“这种师傅你们年轻人当然不知道，我们可一直都知道上哪儿找。”舅舅挺得意地说。

真是这样，舅舅不像我们这些用着一次性餐具，吃着速食外卖，东西坏了

第一个想法就是丢的人。老一辈人过着具体而细致的生活，有从长计议过日子的心思，他们知道城市里哪个角落

隐藏着手艺人。

都说工匠精神，工匠是有，就是很多人没那精神去找他们。那些角落里藏着靠缝缝补补、修东西过日子的工匠，他们有一种决不得过且过的决心。想想我们如今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们本来是喜欢缝补的民族呀，连天都是被女媧补过的。

配钥匙的也越来越少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换了密码锁，用钥匙的都少了。也许未来有作家要写我们的时代，还得去博物馆看看钥匙，要是看见配钥匙的机器，还不见得能认出这是什么东西，博物馆里也许只会注明：20世纪生活用品。

街边剃头的师傅是更久远的“旧日



《醒世恒言》里有一则《薛录事鱼服证仙》的故事。

唐朝时，录事薛某高烧中，梦见自己变成一条金色鲤鱼，几天不曾进食，肚中甚是饥饿。此时，正遇一渔夫垂钓，他明知饵里有钩，怎奈饵香诱人，于是张嘴吞饵，结果被渔夫钓了上去。作者冯梦龙点评道：“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识”是辨别是非的能力，“忍”是自我克制的能力。“识得破”需要聪明和智慧，“忍得过”需要毅力和定力。“识”和“忍”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识不破”，“忍不过”。因纽特人捕狼的方法让人叫绝，他们在锋利的刀刃上涂上一层动物的鲜血，凝固之后再涂第二层……直到冻成血坨，刀刃被血浆完全封裹起来，然后反插在野外的雪地上。饥饿难挨的狼看到血坨，会不假思索，兴奋地舔食刀上的冻血。刀上的冻血渐渐融化，但嗜血如狂的狼已经感觉不到舌头被刀锋划开的疼痛，也分不清是冻血还是自己的鲜血，直至血尽而



识得破，忍得过

●张明

亡。嗜血是狼的本性，面对冰血陷阱，狼无法“识得破”，更奢谈“忍得过”。

“识得破”，“忍不过”。明代刘元卿在《贤奕编·警喻》中记载了一个猩猩嗜酒的故事：猩猩喜好喝酒，山脚下的人便摆下美酒和大小酒杯，摆在道路旁边。猩猩知道这是引诱自己上当的，并且知道设圈套人的姓名及其父母祖先，便一一指名道姓骂起来。骂完以后，有的猩猩提议：少尝一点儿，谨慎一点儿，千万别喝多

了。于是猩猩们先用小杯喝，再用大杯喝，并且边喝边骂。这样反复几次以后，猩猩实在不能忍耐美酒的诱惑，便拿起最大的酒杯大喝起来，直到酩酊大醉而被人擒获。猩猩面对美酒的诱惑，“酒”令智昏，虽然“识得破”，终究无法“忍得过”。

“识得破”，“忍得过”。《清朝野史大观》中载：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书画，却从不在人前提及，以防斗筭之人投其所好。下属献宋拓碑帖一本，冯原封不动地退回。有人劝他打开看看也无妨，冯志圻说：“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眼不见心不乱，这是何等的睿智。这是高明的“识”与“忍”。

人有欲则计会乱。人一旦为物欲所左右，为情欲所操纵，为权欲所控制，为色欲所征服，必然会引发祸端。面对诱惑，既要“识得破”，更要“忍得过”，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

（田龙华摘自《启迪与智慧·上旬刊》2021年第3期，王原图）

子”，浏阳现在仍旧有，常能见到。我在思邈公园门口的桂花树下，看见一个师傅弓着腰给他的客人刮脸，旁边是他的移动发廊小车，上面有一个煤球炉，几个暖瓶，红牡丹搪瓷脸盆，一面有水渍的方镜子，至于梳子、剪刀、剃刀，都在他腰间的挎包里插着。

他们气定神闲，好像一条绿化带之隔的车水马龙跟他们毫无关系似的。属于他们的那一片空气里飘着花鼓戏，要不是花鼓戏是从剃头师傅的手机里传出来的，你简直要以为自己穿越了。

过去事物的魅力，只有从过去走来的人才能体会。就像现在订牛奶，隔天送来两瓶，玻璃瓶不回收，每次丢掉它们我都惴惴不安。小时候一只旧牛奶瓶每天都会被妈妈洗刷好，隔段日子就煮一下，只要不摔碎，就一直用它。瓶身贴了医用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写上我的名字，像家庭成员似的。我很有兴味地把这些细细描述给女儿听，她听了大打哈欠。

过去的事物，毕竟是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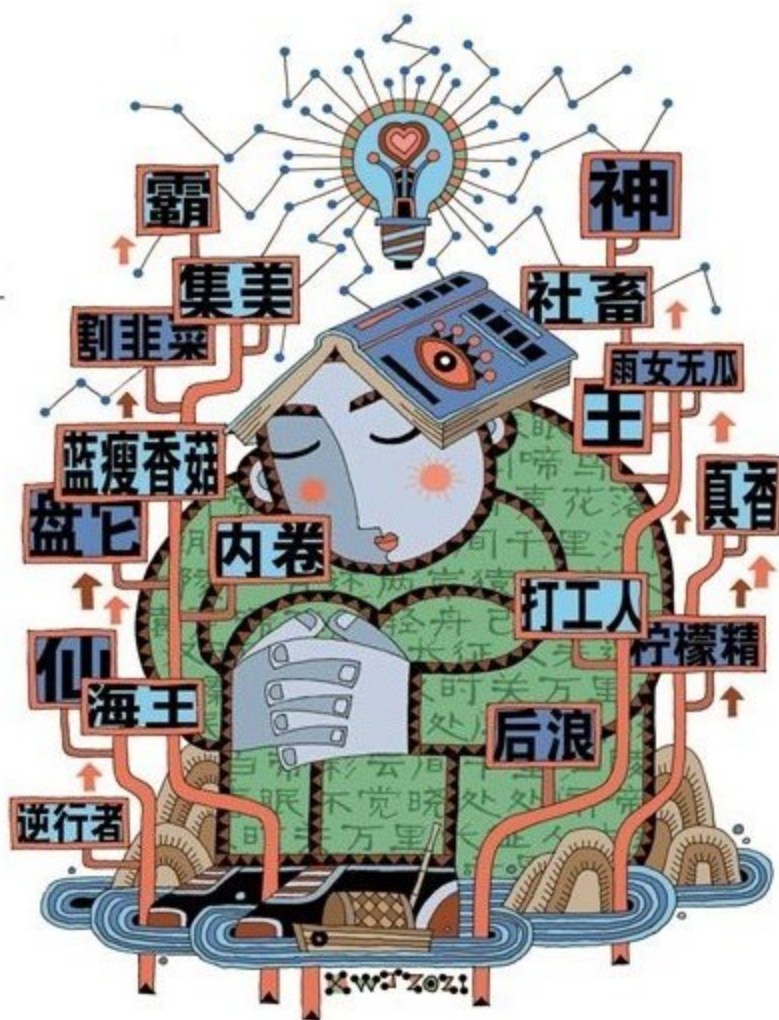
（小西摘自《小康》2021年第13期，刘德山图）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思维工具；语言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社交方式，也塑造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当我们在说流行语的时候，流行语也不可避免地在影响我们的思维活动。

现在的网络流行语，虽然有新鲜、活泼、接地气的优点，但也存在三个明显的缺点：浮夸化、标签化和浅薄化。浮夸化就是追求夸张的语义表达，动不动就封“王”称“霸”，说“神”道“仙”，语不惊人死不休。标签化就是把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复杂的人物和事件，都粗线条地划分为有限的类别。浅薄化就是不追求形义配合的深层语言趣味，而只进行形式上的浅加工，能夺人眼球就够了。谐音梗就是浅薄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每年通过谐音的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流行语，比如“蓝瘦香菇”（难受想哭）、“集美”（姐妹）、“雨女无瓜”（与你无关）等，究其实质只是换了一个别字记音，和修辞中巧妙的谐音双关不可同日而语。

网络特殊的传播方式是造成流行语缺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借助网络，今天的流行语发展出一种病毒式的传播方式，其使用率呈几何级数增长，传播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一个新



鲜的说法，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就传遍网络。但是，传播快也带来一个负面影响——缺少了时间的过滤和积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流行语本是语言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在任何时期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网络时代之前，流行语往往是从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春节联欢晚

会中流传出来的，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或者文字媒体的广泛引用才能流行起来，所以留下的一般都是“文质兼美”的精品。如果说从前的流行语是久经考验的“经典款式”，让人一用就忘不了，那么现在的流行语就是“新潮产品”，尝个鲜就很快下架。在这种形势下，浮夸化诉诸强烈的情感表达，标签化夺人眼球地凸显特征，浅薄化立竿见影地无厘头搞笑，这些都是促进快速传播的高效手段。

网络流行语的这些缺陷肯定会对使用者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如果长期使用浮夸的流行语，难免会养成一种过度夸张的思维习惯，用情感的宣泄来代替理性的思辨。对习惯使用网络语言的一代人来说，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放大的，好像说出的任何话语都可以加上一个感叹号，都能以“哇哦”“哇塞”这样的情绪表达出来，但是对精微细腻的思想感情，

当我们说流行语时，我们在想些什么

徐默凡



绍圣二年（1095年）春，苏轼在惠州。

前一年冬天，马不停蹄地赶了六个月、数万里的路，他终于到达贬所，随行的只有儿子苏过、小妾朝云与两名老婢而已。

苏轼初居于三司行衙内的合江楼。岭南气候温热，时虽已是寒冬，他却说“江风初凉睡正美”，一切刚刚好。然而身为谪官，不能久居于此，他很快又搬到了嘉祐寺居住。

嘉祐寺地处偏僻，没有合江楼的秀丽江景，附近小山上的松风亭便成了苏轼日常的去处。那里四周遍植松树，常有松风习习，倒也并不比合江楼逊色。

这日，苏轼信步到松风亭下游玩。山路陡峭，加上天气闷热，不一会儿他就感到体力不支。他想找个地方歇歇脚，抬头看了看松风亭



松风亭图 马远 南宋

苏轼席地而坐

●吃画人

现在呢？每一个“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的片刻都可以是。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歇。”（苏轼《东坡志林·记游松风亭》）

（江雪摘自微信公众号“吃画人”）

就缺少识别和表达的能力。

热衷于到处套用网络流行语，也很容易简化思维活动，采用“贴标签”的方式去和别人打交道。仔细辨析的话，可以发现标签的类型就那么几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热点事件就换一种表达，比如“社畜”“996”“打工人”，它们流行起来的时间不同，但都表达了同一个核心意思，并没有太多观念上的创新。在人际交往中，按照这样简单分类的方式去评判他人，我们就不愿意去深入体会一个人身上的复杂性和全面性，而用“海王”“后浪”一下子就对号入座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网络语言暴力频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赞扬别人的时候也不例外，所有和疫情斗争的人都是“逆行者”，不再去思考“逆行”的动机、过程和压力，不再去思考不同逆行者之间的细微差异。网络流行语里的人物都是扁平的，不是立体的。显然，这种语言使用方式对我们认识世界、看待社会、处理人际关系都是有很大危害

的。

浅薄化也会带来追求快速反馈、放弃深度思考的习惯。使用者希望话语一经使用就引发别人的关注，用最低的成本去求取最大的收益。长此以往，我们的语言就会粗鄙化，我们的思考也会肤浅化。用别字代替双关，用搞笑代替幽默，哈哈一笑之余没有可回味的东西，还会逐渐对这种快速刺激上瘾，放弃对精致事物的追求。就像长期用鸡精做菜，虽然会带来口感的迅速提升，但久而久之就会败坏味蕾，人就不再能体会到真正鸡汤的醇厚了。

流行语的诞生、传播和消亡，本来是语言正常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一直在进行，但是网络传播极大地提升了流行语变化的速率，我们要留心的不仅是它们对语言规范的影响，更要警惕它们对思维方式的冲击。慎重地对待语言，就是慎重地对待我们的思想。

（畅畅摘自《咬文嚼字》2021年第5期，肖文津图）



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我决定在这个春天重新装修。

按照我的意愿，设计师给出了合理的装修方案，只是在厨房的处理上，我告诉对方，越简单越好，有个灶台能够煮面就够了。年轻的设计师有些讶异，毫不掩饰地告诉我，自她从业以来，我是第一个对厨房装修没有要求的女顾客。

因为，对一个家来说，厨房代表着生活，一餐一饭便是烟火人生。

无数文字和画面都在表述相同的理念：热爱厨房的女子更温婉、更贤淑，也更懂得生活、更热爱生活。而一个只能煮面的厨房，不管从哪个角度嵌入生活的话题，都显得太单薄、太冷清了。因此，在我清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她反复跟我确认：当真如此？

记得读中学时，就有女同学会做简单的饭菜，还有厉害的女生已经能自己蒸馒头。而我，似乎天生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在我家，母亲厨艺一流，各种面食做得美味可口；父亲也不差，炒菜的水平不输外头馆子里的厨子；后来哥哥也成了高手，极爱研究美食和做法。

可是，我对如何能够把原材料变成各种美味，从来没有产生过好奇和兴趣。母亲后来，她包水饺时也曾想哄我过去帮忙，但我一看到面粉便躲得老远。她也试图教我做些简单的饭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可她几乎没法把我拉进厨房。后来她便不再管我，想着等我成年



请允许我不爱厨房

●海 潮

了，会顺其自然地和厨房结缘。

成年之后，我买下房子也像模像样地装修了厨房，备齐了厨具，还买了关于厨艺的书籍。

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因为不喜欢，所以不愿意用心，更不愿意花时间。每一次都要耐着很大的性子，才能将一把青菜择洗干净，而最后做

出来，十有八九不是咸了、淡了，就是炒老了。

更不消说做好后还要清洁灶台上的

油污，饭后还要清洗碗筷……凡此种种，一盘最简单的青菜，从购买、做熟，到吃完、收拾利落，竟要花去大把时间。而且味道也比家人和餐馆做出来的差太多，以至于我做一次饭，就损伤一次对某种饭菜的热爱。

这越发让我觉得做饭是一种浪费。有这些时间，不如去写一篇文章，听一首喜欢的歌，看小说、看电影，或者走一段路去看一处风景……哪怕在阳台上的日光里悠悠地修剪花草，也要比做饭快乐惬意得多。

我的兴趣，始终在其他事物上。

渐渐地终于知道，我是打骨子里不喜欢做饭这件事。真正热爱的人，快乐从进入菜市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我有个同事就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他会像挑选恋人那样挑选每一样食材，一小把心仪的菠菜或一个萝卜，一块肥瘦适宜的五花肉或一条鱼……都会让他两眼放光。





步步踏实

●张宗子

《阅微草堂笔记》里，至少有十几篇是借狐鬼之口纵论历代学术与读书之道的。

在何陋庵的故事里，教书的老狐回答为何读书的问题时说，狐狸修仙有两条路，一条是采精气，拜星斗，渐至通灵变化，由妖而仙。这是条捷径，但容易走上邪路。另一条是先炼形为人，然后习养内丹，日久坚持，自然圆满。这条路虽慢，但很稳妥。狐狸做人，也必须读圣贤书，涵养心性。

何陋庵说：“凡巧妙之术，中间必有不稳处。如步步踏实，即小有磋失，终不至折肱伤足。”

（林冬冬摘自《财新周刊》2020年第25期）

为何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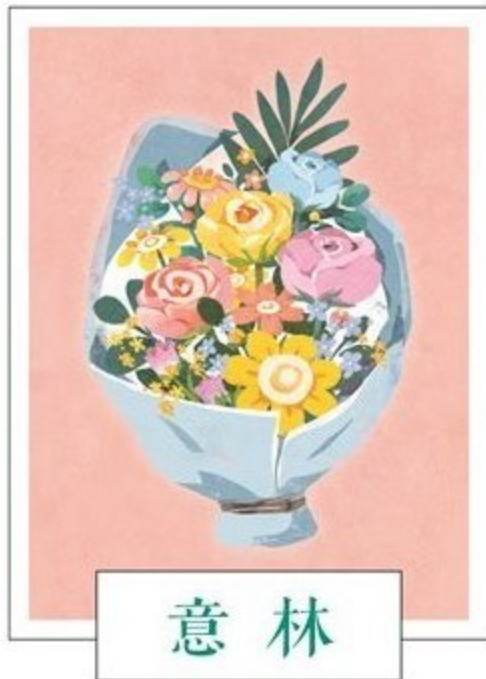
●〔英〕毛姆

◎林步升译

“你为什么要读书？”

“一部分是因为读书有乐趣。我已经习惯读书了，如果不看书，就会像不能抽烟一样浑身不自在。另一部分是想从书里认识自己。我看书的时候只用眼睛看，但偶尔看到对我有特殊意义的一段话，甚至是几个字，那它就会和我融为一体，变成我的一部分。若是我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热爱，但我深深懂得，这同我热爱一首歌、一部剧、一篇走心的小说、一片动人的风景……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热爱的事物不同而已。所以，请允许我



意林

已经从书里得到了所有对我有用的东西，那不管再读多少遍都不可能学到更多了。我觉得人就像一朵花苞，读的书、做的事大都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可某些特定的东西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你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一瓣一瓣地绽放，直到完全盛开。”

（秦笑贤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刀锋》一书）

节气

●余世存

对酿酒人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参数，只有时间到了，酒才能荡气回肠。

节气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实证的“存在与时间”，堪称中华文明的智慧。像曾经的农民一样，去感受时间和生命的轮转循环；像诗人那样，去欣赏“时间的玫瑰”，去收获“时间

即粮食”。

“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美的口粮、精神的祭品，就像一些自由的野花，孤独生长，凋落。我在内心里等待日出，像老人的初恋……”

在对时间的感受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很多天人相印、自然与人心相合的美好经验。

（轻尘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时间之书》一书）

淡是无涯色有涯

●陈从周

人们对艳丽富贵的花朵，总是喜爱居多，而对一种单纯的美的欣赏，往往显得曲高和寡。

这也难怪，对美的欣赏总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由绚烂归于平淡，由显露渐入含蓄，这几乎是一种规律。而且，“淡是无涯色有涯”，庭院中长期能让人受之不尽的还是绿色。它比较恒久，“养花一年，看花十日”，世界上没有不谢之花，唯此绿意，可做长伴了。我从树叶欣赏上，学到了做人的哲理。

（玉壶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园林清议》一书）

不热爱厨房吧，我更喜欢把时间留给别的事物。不爱厨房的我，一样热爱生活。

（悠然摘自《品读》2021年第5期，李光图）



你可以成为另外一种人

●六神磊磊

一

青年节，应景看了条视频，B站的《我不想做这样的人》。作为“奔四”之人，我有些感触。

这是之前《后浪》的2.0版。去年是“前浪”向“后浪”喊话，这一次是“后浪”自己站上舞台发声，陈述自己不想成为某些样子的人。

包括不想成为“拿锯子的人”，非黑即白；不想成为随波逐流的人，毫无特点；不想成为隐形的人，良善缺失；不想成为浑身带刺的人，“杠”遍一切，等等。

里面的孩子，字正腔圆，意气风发，真像我少年时的样子。

看了之后，我有一些记忆被重新唤了起来，脑海里迅速地闪过一些影子。

那都是自己曾经不想成为的人。

二

先说一个身边朋友的事。

有一个自媒体圈里的朋友叫老徐。

很多很多年前，还未满20岁的老徐去媒体实习，成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实习生。然后他就认识了一个自己“不想成为的人”，就是他的实习老师。

实习老师的工作是拉广告。和当时很多同行的做法一

样，这位老师承包了报社的一个广告版面，上半版登软文，下半版登广告，然后利用自己在有关部门积累的人脉，主攻家具行业。

老徐也跟着老师一起活跃在各个家具厂和餐厅包间里，学着老师的模样，向老板们释放诱惑和威慑，与他们觥筹交错、斗智斗勇。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抽烟。

在短暂的惊奇和新鲜之后，老徐迅速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觉得这不大体面。他离开了岗位，打定主意，不想成为下一个实习老师。

这就是一个很常见也很典型的“不想成为那样的人”的故事。

三

我当然也有自己不想成为的人。

比如，我也曾在一家媒体实习，也有一位领导。他从“包邮区”来北京工作，平日有点爱炫耀，时常提及自己在老家有公司，有钱、有关系。





不久，我和他一起出差，从中关村打车去首都机场。打车原本是很简单的事，但他不要我打，而是自己在中关村某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旁一辆辆地拦出租车，还不肯打表，非要谈一口价。

大多数出租车都说打表，他表示不屑。和别人谈，又屡屡谈不拢，于是又得口角几句。

时间很紧，再拖延就要误机了。我拖着两只大行李箱，呆呆地看着西装革履的他在路口来去穿梭，只想说一句：“咱打表吧。”

当时我就涌起来一个念头，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的确，这是小事，我也并不是反对节约。可我不想成为专爱绕过规则，并且在关键时刻不分轻重缓急，老想着占小便宜的人。

四

也有同龄人说：为什么又埋汰我们中年人。不是过青年节吗，怎么中年人又成靶子了？

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可爱的人，但中年人似乎特别容易被针对。为什么？

是中年人皮糙肉厚，更扛得起？还是埋汰中年人比较安全，不容易招致反感——你都中年了，还不能被说几句？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的小说。金庸笔下的江湖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社会，能窥见许多东西。毫无疑问，多数中年人是勤勉的、正直的。

天地会、红花会里的多数

中年人，全真教、少林寺、丐帮里的中年人，还有其余大大小小门派里的中年人，他们或杰出或平凡，或闻名遐迩或默默无闻，但大都兢兢业业，恪守本分。他们是江湖能够运行和延续的主力。

而那些十分不可爱的中年人，数来数去，无非那么几种。

比如严重地言行不一的，像岳不群。他就属于“拿着锯子的人”，在谦谦君子的面孔下，大搞非黑即白之分，同门互斫。

又比如严重缺乏同情心的，像灭绝师太。徒弟可以杀，亲朋可以灭，从来不为自己流眼泪，也不会为别人流眼泪。

还有极度自私和贪婪的，像《雪山飞狐》里的闫基。为了获利，闫基不惜出卖无辜者和恩人，害死了大侠胡一刀。

我想，每一代年轻人大概都不想成为这几种人。

五

如果从反躬自省的角度去看上述这些人，你得承认，中年人的不可爱仍然是有一些特殊性的。

比如说，他们的坏，往往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坏。

左冷禅、岳不群之流做坏事不是懵懂，不是冲动为之，而是极度现实的选择。

他们完全明白自己坏的后果，也知道别人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的坏，是明白了所有道理，却仍然拒绝去追随良善的坏。

岳不群本来是最明白“拿着锯子”的害处的人。他少年时曾被剑宗的师叔一剑劈在胸口，差点丢了小命，多年之后伤疤仍在。

他明明深谙撕裂、内斗的坏处，可是长大之后，他还是变成另一个“拿着锯子的人”。

这便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失望和崩溃感：你本应该更明白道理，但是你假装不明白。时光在你身上做了无用功，所起的作用甚至是负面的。

再回想前文里提到的我们不想成为的人。

老徐不想走他那位实习老师的老路，感觉那样“不体面”。

我也不想成为和那位“打表厌恶者”老师一样的人，也觉得不体面。

为什么中年人的“不体面”给人的感受特别强烈？

道理仍然是相通的，你已是中年人了，应该更体面，可事实上没有。

这里的体面并不是物质上、身份上的，而是指一份尊严和超脱。

六

并且，和青少年相比，他们能量更大，握持着更多的资源与实力。

作为江湖的把控者，他们一旦油腻，环境就会油腻。他们一旦在必要的时候隐身，很多人将会觉得无助。

读《笑傲江湖》，你会觉得五岳剑派很虚伪，待在里面特别压抑。

其实五岳剑派里优秀分子



我们有一身坚硬的骨头

◎张达明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数学家华罗庚仍坚持写作《堆垒素数论》。当时没地方住，全家就住在牛棚里。每天晚上，他窝在牛棚的上层，一灯如豆，下层则是牛在啃草反刍，还不时在柱子上蹭痒，每当这时，牛棚便摇摇欲坠，大有倾倒之势。

虽然如此，但华罗庚依然将正在写的《堆垒素数论》视为生命。一天，别人给他的妻子吴筱元送了两枚鸡蛋，吴筱元煮了一枚，想给华罗庚补身体，华罗庚却对她说：“你把它分成5份，全家每人一份。”然后，他只将自己的那一份吃

了。妻子望着剩下的4瓣鸡蛋，难过得泪如雨下。华罗庚安慰她：“别伤心了，等《堆垒素数论》出版后，咱们就去割几斤大肥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有余钱，就给你和孩子们每人添一件新衣服，然后再给我买两包烟，真想抽一支烟啊。”

经过两年的呕心沥血，30万字的《堆垒素数论》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为尽快实现割肉、买衣、抽烟的愿望，华罗庚将书稿寄给了重庆的“中央研究院”。然而，在漫长的等待中，他没有看到肥肉和妻儿的新衣服，也没有换来盼望已久的两包香烟，却在半年后等来手稿遗失的噩耗。那一刻，华罗庚晕倒在了牛棚里！

凭着坚强的意志，华罗庚又重新站起来，开始了第二次写作。两年后，他再次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并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由此，一颗35岁的数学新星冉冉升起。

华罗庚后来回忆道：“当时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的教授回头说‘我是教授’，要饭的听后就跑掉了，因为他也知道，教授没有钱。但是，我们有一身坚硬的骨头，这是任何力量也击不垮的！”

（一米阳光摘自《演讲与口才》2021年第9期）

明明很多。仪琳、仪清、陆大有、米为义、向大年……都是热血的好人。

何以你仍然觉得这些门派虚伪？无非是因为中年的头头脑脑们虚伪，所以环境就虚伪，就压抑。

他们很难被反对。灭绝师太要做什么事，纪晓芙、贝锦仪们无法反抗。令狐冲不赞成师父的做法，就只能被逐出华山门墙。

中年人如果不答应，青少年很难把事情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金庸的武侠小说，某种程

度上就是两句话。

一句话就是：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令狐冲不想成为岳不群那样的人，张无忌不想成为灭绝师太那样的人，杨过不想成为赵志敬那样的人。

而另一句是：你可以成为另一种人。

不要用上一代的方式去取代他们，不要用自己看不起的方法去获胜。你可以不一样。

岳不群虚伪，令狐冲就坦荡，不拿“锯子”，不非黑即白。灭绝师太刻薄带刺，张无忌就真诚宽容，正视仇恨，弥

合纠纷。

裘千仞、杨康心狠手辣，卖国求荣，郭靖与黄蓉就善良正派，做侠之大者。

贝海石狡诈，石破天就纯朴。花铁干猥琐，狄云就正直。鸠摩智贪婪，段誉就单纯。

他们都没有用自己看不起的方式获胜。

而人最大的欣慰之一，就是假设你穿越时空，回到少年时的自己面前，对方会说：我不讨厌你。

（从容摘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毕力格图）

一种怜爱不请自来

◎钱红丽

动车上，邻座的乘客抱着一个婴儿，不及周岁，剪一个蘑菇头，一双眼睛骨碌碌打量着四周所有人。车子开动，众人被禁锢于各自的座位上，突然安静下来的井然有序，让他颇为不适。对面座位上有人拿出平板电脑埋首于游戏中……婴儿歪着头，手指着那人的电脑，大声嚷嚷，表示自己也要。他母亲轻声呵斥：“那是别人的东西！”话音未落，她便站起来，将孩子抱往车厢连接处。

十余分钟后，他们再回来落座时，婴儿已然睡去。被环抱着的婴儿，头朝向我这边。我正在假寐时，忽然传来一阵“啧啧”的响动，睁眼循声望去，原来是婴儿在梦中吮吸安抚奶嘴发出的声响。一个散发着乳香的婴儿，正在梦中吃东西。吮吸三两分钟，突然停下，过一会儿，又吃起来。太有意思了——他的小鼻子随着吮吸的节奏耸动，小额头上匍匐着一层光晕。

他的一只小胳膊伸了出来，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一次次，我克制住抚摸他的冲动。已是黄昏了，我们的车一直往南开，西天的金光美彩一起挤进来，浸染着这个梦中的婴儿，神一样的所在。婴儿的气质充满了神性，因为他的混沌——他哭，他笑，他饿了，他醒来，他在梦中，是天地未开，也是鸟在树上，花在枝上。不及一小时，车子到站，我怅然若失，时间消逝得太过迅疾。

我与一个婴儿的神性发生了深刻的羁绊，欲罢不能。

婴儿有天使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神性的一面，望着他，你不知如何是好，就是把世上所有美好纯洁的词都搬出来也不够。婴儿身上

有初来人世的孤单意味，但这种孤单并非孤岛，他并不闭塞，更不禁锢自己，他对一切声光色彩都充满了饱满的爱与好奇。他有无穷的连接性，过去、未来和现在，都紧紧连在一起了，像一条河，永不断流。

整个午后，婴儿沉睡于梦境中，他的神性也将黄昏连接起来了。黄昏在我的认知里，永远遍布诗意。神性与诗意宛如一对孪生姐妹，诗意因为神性的到来而更加圆满，它饱含着抒情性，让人一往无前，无比愉悦。



我的孩子也曾是个婴儿。曾经，围绕他的吃喝拉撒生活的我，疲惫至极，中度抑郁。被俗事困扰的我，一并丢失了灵性，以致错过了他的神性之美。十二年后，终于补回。你看，上天待谁都不薄，它安排一个全新的婴儿重新与我相遇，让我感受到了小小人类的神性之美。

小鸡、小鸭、小鹅、小牛犊、小羊羔、小鹿身上，同样遍布神性之美。当你看着这些自然界中的弱小稚幼，一种怜爱不请自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安宁祥和了。

（月亮狗摘自《解放日报》2021年5月5日，黄思思图）



创意

班主任把我们班分成了六个组，让大家为自己的组起名字。于是出现了：无厌组，滑动变组，如来佛组，五号特工组，重案六组，但真正令人发指的组名是：光宗耀组。老师每次都不愿意提问这个组。

夸奖

家庭才艺表演时间，老婆演了一段“黛玉葬花”。我赞道：“仿佛看到了两个林黛玉，一个形似，一个神似。二者合而为一，形神兼备，完美！”

老婆茫然：“怎么感觉这夸奖怪怪的。”

儿子忍不住说：“我爸这是说你胖呢！”

费解

单位里有人喜欢绕圈子提醒人，有一次，一位同事送了个温度计给我，要我用心参透他的用意。我想，无非就是留意气温变化、注意身体之类的意思，可第二天他怒其不争地告诉我，隔壁科室那个姓温的主管妒忌我们，让我这个当主管的留个心眼。

心大

爸爸姓白，妈妈姓唐，所以给我起名叫白唐。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我走丢了，被保安带到了广播室，广播说：“唐女士，请您尽快到二楼广播室来领您家的白唐。”妈妈一进门就问工作人员：“我中奖了吗？就中了一袋白糖？”

幽默与漫画



与众不同

和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剧情发展到比较恐怖的时候，影院里好多情侣都紧张得抱在一起。这时，男朋友问我：“你怕不怕？”我连连点头，结果他说：“我也怕，咱们还是走吧……”

无语

回老家的车上，前面座位上的大爷带着的泰迪一个劲地看着我咧嘴笑，我也忍俊不禁，大爷却对泰迪说：“别笑了，不礼貌！”泰迪果真不笑了。我对大爷说：“您这狗真聪明。”大爷谦虚道：“哪里啊，太顽皮了，每次看见比它丑的就笑个不停。”

防不胜防

带老婆一起跟朋友吃饭，快结账的时候老婆示意我看手机，我一看，收到微信转账200元。老婆还附言说：“在外人面前给你长点脸，今天这顿饭你来买单。”我顿时感动

极了，老婆还是很爱我的嘛。

可等服务员拿来账单，我一看消费了280元，只好忍痛付款。没想到刚和朋友道别，老婆就一把抓住我质问道：“快说，你还藏了多少私房钱？”这套路简直让人防不胜防啊！

举报

在教育局工作，经常接到类似这样的举报电话：“叔叔你好，我是某某的家长，我们学校怎么还不放假啊？”

阴差阳错

听了个校园爱情故事，说一个姑娘长相普通，不自信也不爱拍照。一个暗恋她的男孩就特地去学摄影，然后把她拍得特别好看，姑娘当然很惊喜。男孩温柔地说：“你本来就不丑呀。”

后来姑娘自信起来，向另一个她暗恋的男孩告白，并真的和对方在一起了。

报答

我妈说培养我上大学不容易，现在该是我报答的时候了。我忐忑地问：“您想要什么？”我妈说：“教我玩这个手机游戏！”

质问

和女友吵架，女友吼道：“你没有一事情能做好！”我很生气地问她：“那你什么事情做得好呢？”女友说：“我找的男朋友脾气好，而你找的女朋友凶巴巴的，整天就会骂人！”我竟无言以对……



啥都没有，就是心多



《乌鸦喝水》的故事深入人心

漫画欣赏 ●brainholesky



你是不是卧底



派上大用场



秋夜，七十五岁的老将军挥起了手中的利剑。

利剑闪过一道寒光，剑刃像掀起一阵狂风，就要随着主人的命令和心情驰骋。

三十八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秋夜，也是没有月亮的晚上，也是挥着这把利剑，将军一个人，冲出了重重包围。那晚，将军正和兄长等着入宫参拜君王的父亲回家。夜已经深了，父亲还没有回来，却差人送回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王急召，兄弟二人速至。”信上插了一根鸡毛，兄弟二人知道这是特别紧急的意思。兄长建议即刻入宫，临出发时，一向听从兄长言语的将军却停下了脚步，轻声对兄长说：“莫不是出事了？父亲似有暗示……”

利剑

●陈振林



兄长不听。兄弟二人分道扬镳。

正值盛年的将军冲出重围，仓皇逃离，跌跌撞撞，夜行在崎岖小道上。黎明时，他听到消息：父兄二人在王宫内被杀。他隐隐感觉，有追兵一路尾随，随时可能追上来。

他没有忘记带上那把利剑，那是他八岁时父亲放在他手上的。那真是一把宝剑，剑鞘全身呈古铜色，上边雕着一条龙。龙的爪子张开着，是在天飞舞的样子。可他没有工夫看这飞舞着的龙了，只能拼命逃离。虽然被通缉，但逃离的路还算顺畅。要过江了，正愁没有船只时，即刻就从芦苇荡里钻出来一个渔夫。肚子正饿的时候，一名少女送来了饭食。最难的是通过那道关口，那里驻守着重兵。他急啊，居然一夜之间白了头。模样变了，关口也就过了。

一路奔走，手中的利剑一直在告诉他，一定要为父兄报仇。进入这个陌生的国，他不遗余力地帮助陌生之国的王，让

这个陌生的国变得强大。第十六

个年头，将军带着陌生之国的兵士，握着那把飞舞着龙的利剑，踏上了父兄被杀的土地。

他，终于报仇了。他成为父子兄弟情深的楷模，成为这块土地上的英雄。

他的利剑，帮助着陌生之国的王，伸向一个又一个国的国土。可他没有想到，他的利剑，终有一天会伸向自己的脖颈。那一天，陌生之国的王更陌生了，他给七十五岁的将军送来了一把剑。老将军知道，这是要将自己赐死的王令。可是，明明自己手中有一把利剑啊。

老将军连夜将儿子送到邻国的友人身边，只匆匆叮嘱几句，就返回家中。老将军叫来亲信，吩咐道：“我死之后，请将我的头颅挂在城门上，我要亲眼看到敌国被攻破城



洪迈《容斋随笔》里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身在画图中’之语。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

此类说法，司空见惯。比如看到美丽的景致，会忍不住赞叹其“如画”；看到某幅精妙的图画，会形容它“栩栩如生”。以洪迈所引用的几句诗为例，“江山如画”，是苏东坡见到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时的豪情，而“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则是杜甫对友人山水屏风的称颂。

用假的形容真的，又以真的来形容假的，相互验证，陷入了一个循环轮回。图画与实物，究竟哪个更美，难分高

下。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美学上来说，画乃是对实际的人、物、景的升华与提炼，其反映的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往往将某一方面放大，无须也无法兼顾全部实景实物。



“如画”与“如生”

◎蓬 山

高蟾与韦庄的“辩论”最为有趣。高蟾生活在晚唐，彼时大唐帝国已经摇摇欲坠。秋日黄昏，高蟾登临俯瞰，见繁华的六朝粉黛之地，已弥漫起

萧索之气，于是满腹怅惘地提笔写下《金陵晚望》：“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成为千古绝唱。如果硬要下一番评判的话，此为：画不如景。

比高蟾稍晚一点的韦庄，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首《金陵图》：“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高蟾写实景，韦庄则是借一幅画，表达对盛衰兴替的沉痛。画可以超越景。

虽然两首诗在字面上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异曲同工。明代陈继儒《岩幽栖事》中说：“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不如画。”这也是明代董其昌的观点，堪称对“如画”与“如生”最好的判词。梅逊雪白，雪输梅香。

（三叶秋摘自《杂文月刊》2019年第5期）

门的场面……”

秋夜，七十五岁的老将军举起手中的利剑。利剑，终究挥向了自己。

几年后，有人看到一名威猛的年轻将军在战场上自由驰骋，模样像极了多年前自杀的老将军。他的手中，紧握着一把雕刻着飞龙的利剑。人们知道，年轻将军复仇的时刻到来了，他一定能够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几年过去了，年轻的将军一心苦练自己的骑射本领。

又是几年过去了，年轻将军一心训练着军队里的兵士。

有一天，一位长者走近年轻的将军，问：

“你是……他的儿子吗？”

“我是。”年轻的将军回答。

“你知道你父亲是怎样死去的吗？”长者问。

“知道。”年轻人答。

“他的利剑还在你手上呢。”长者捋了下长须说道。

“在我手上。”年轻的将军握了握手手中的剑说，“当年，父亲还给了我另一把利剑。”

“哦？什么利剑？”长者来了兴趣。

年轻的将军凑近长者，轻轻地说了四个字——“不要报仇”。

（长亭摘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第5期，李晓林图）



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没错，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在赤壁之战中也不负厚望。他出使东吴，折冲樽俎，促成联盟，战胜曹操，与刘备度过了一段如鱼得水的“蜜月期”。

然而战后，他似乎退居二线了。夺取益州，是庞统极力怂恿，并出谋划策；进攻汉中，是法正极力主张，

并出生入死。所以庞统战死，刘备“言则流涕”；法正病故，刘备“流涕累日”。法正死后获得的待遇，甚至比关羽还高。

庞统和法正，才是刘备的左膀右臂。

难怪赤壁之战后整整十五年间，我们很少看见诸葛亮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也难怪关羽征襄樊，刘备征东吴，诸葛亮都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干脆一言不发。

诸葛亮保持着沉默。

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诸葛亮曾长叹一声说：如果孝直（法正）还活着，那就一定能阻止皇上东征。就算东征，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诸葛亮并不赞成伐吴，却无法有效地阻止，因为刘备只听法正的。他对诸葛亮，不过是“相敬如宾”，对法正，才是言听计从。法正不在了，刘备就谁的话都不听，孔明先生也只好去做“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理念发生了冲突。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却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才放弃曹操、刘表和孙权，跟了当时一无所有甚至连性命都难保的刘备。

那么，刘备有没有理想呢？

原先或许是有的，但是后来就忘了。忘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此时，咸鱼翻身的他，就只有利益而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什么“汉贼不两立”云云，不过是称王称帝的幌子。

刘备托孤

●易中天

刘备忘了的，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穿。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分内的事，刘备则依靠庞统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问题是现在法正已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许靖、刘巴、马良也都去世。有威望、有能力的，只有赵云和魏延。能够托孤的，则只有诸葛亮。

刘备放心吗？

既放心，又不放心。

放心不难理解。对于诸葛亮的忠诚和能力，刘备从来不怀疑。何况诸葛亮要的是理想，刘备要的是利益，两个人的诉求并不冲突。更何况刘备很清楚，理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突破道德底线，不顾君臣大义的，他并不担心诸葛亮变成曹操或曹丕。





不过，最让刘备放心的还是诸葛亮的行事风格，这个风格就是谨慎。刘备非常清楚：诸葛亮一生谨慎。因此，当刘备决定豪赌一把时，他得依靠庞统和法正；当他需要守住家业时，谨慎的诸葛亮就成了合适的人选。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事后的回忆和说法就是：“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这是实言。

那么，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心？

因为事关重大。

事实上，刘备要托付出去的不仅是儿子，更有他一手建立的蜀汉政权。可惜这个政权危机四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外患毋庸置疑，当然是曹魏和孙吴，何况他们正彼此勾结。那么，内忧又是什么呢？

地方势力。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是一个外来政权。更麻烦的是，在刘备到来之前，此地还有一拨外来势力，就是刘焉和刘璋父子及其部属。再加上益州本土的官僚和豪强，蜀汉王朝内部就有了三股彼此制约的政治力量。

一是益州集团，即本土士族。

二是东州集团，即刘璋旧部。

三是荆州集团，即刘备亲信。

这三股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刘焉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东州集团是客。刘备入蜀后，东州集团是主，荆州集团是客。主客新旧先来后到，就造成了荆州（新客）与东州（新主）、东州（旧客）与益州（旧主），以及荆州（客人）与东州（新主旧客）和益州（旧主）的三重矛盾。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轨的人蠢蠢欲动。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刘备深感忧虑。

毫无疑问，可以为刘备分忧的只有诸葛亮，最让刘备放心不下的也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以卵击石与曹魏决战，岂非内外交困？当然，诸葛

亮是谨慎的。但，万一呢？

这不能不防。

刘备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但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么意思？

一般认为，君可自取，就是授权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儿子中另选一个，也就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

但，无论是取而代之，还是行废立之权，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决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是因为有此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臣一定鞠躬尽瘁，忠贞不贰，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什么叫手腕？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了，因为诸葛亮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蜀汉政权，也不会再有什么万一。至于接过权柄的诸葛亮如何去做，那就不是刘备需要操心的事情了。

（平林月摘自果麦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一书，宋晓军图）

女儿：

我问你心里有什么难题，你红着眼眶反问我：“为什么大家不理我？”我知道，你是说自己在学校里被同学冷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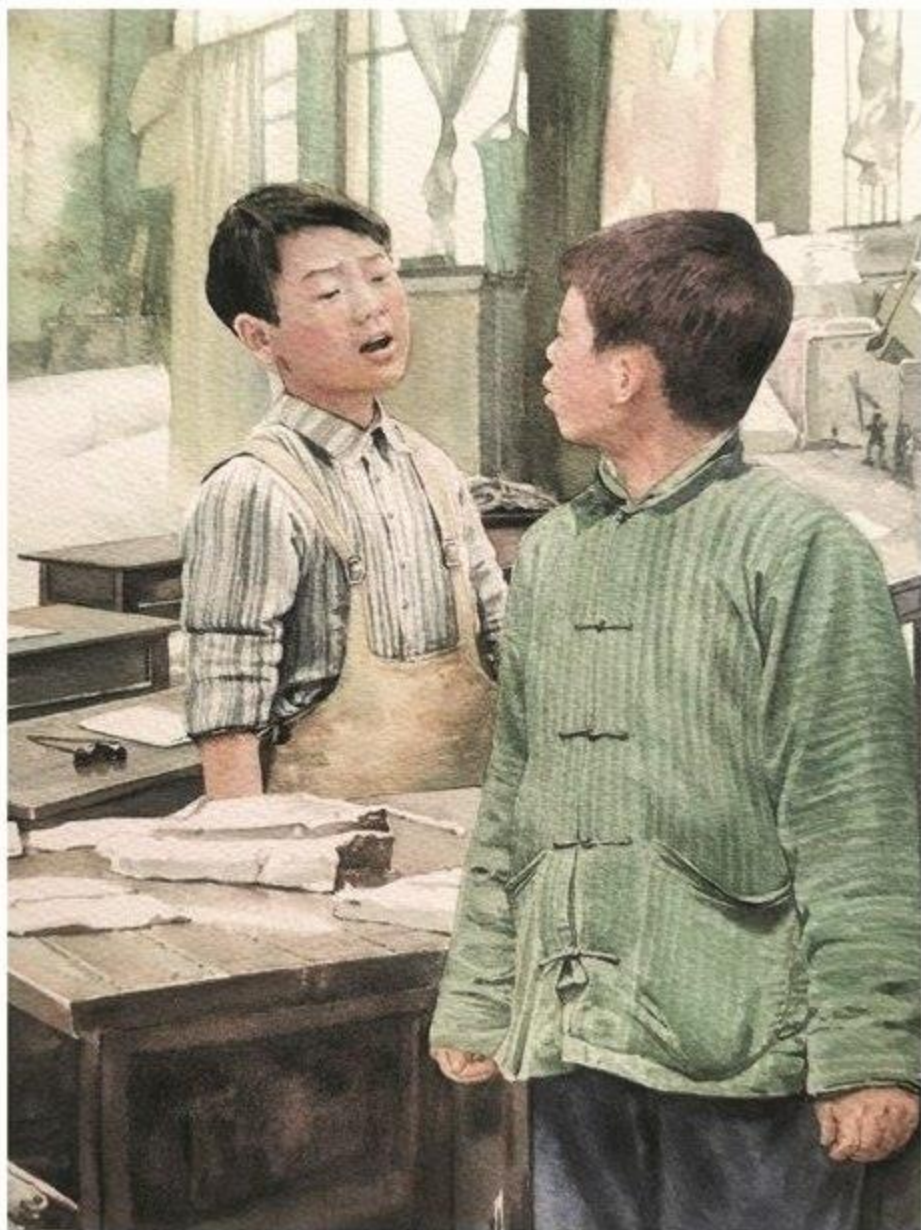
我小时候在学校里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当时我心里也难过极了。

那天早晨我去上学时，心情很好。我最要好的同学是我的同桌许达三。我们两个长得一样高，一样好看，功课也都不错，同学都喊我们“双胞胎”，这是我当时最得意的一件

事。我可以这样说，我每天那样热心地上学，有一大半原因是为了能跟许达三在一起。他人很聪明，也不固执，我有什么主意，他总是依我的话做。他口才很好，每当我跟同学辩论，他一定站在我这一边。只要我们俩在一起，班上就没有人能说得过我们。

想想看，那时的我们多神气！

那天，我书包里带着一套新买的邮票，当然是准备到教



为什么大家不理我

◎林 良

室里拿出来，让他第一个欣赏，然后等他大声赞“好”，吸引同学们都围过来看。我们在班上常常做这种事情。

我一进教室，便喊了一声：“喂，许达三，看邮票！”他没有理我。我走到他身边，又说了一遍。他很冷淡地看了我一眼，说：“不想看。”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心里一凉，忽然有种要晕倒的感觉。有一种孤独爬上我的心头。我很害怕，就

像在幼儿园还没准备好就溜下了滑梯，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掉落在什么地方。又像小时候跟母亲去电影院，壮着胆子自己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在黑暗的大厅里，却找不到母亲坐在哪一个角落。

当时我虽然已经上了五年级，却难过得想哭。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脸色一定很惨白，很难看。

过了一会儿，那种感觉总算过去了，这才慢慢生起气来。“不看就不看。”我说。可是

他不再理我。

陈文虎平常也很想跟许达三接近。每次他来了，我就把许达三拉开，离他远远儿的。想不到那天他又来了，还低声跟许达三说：“出去走走。”许达三站起来就跟他走了。这让我怎么能忍受。

“以后谁也别理谁好了！”我狠狠地对自己说。其实，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带着哭腔跟自己说：“回家去吧，学校没有意思。现在就回家去



吧!”当然,这是不可以的。

为了出气,我特意去找别的同学说话。我不习惯跟他们在一起说话。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大喜欢听,有几个还挥手叫我走开。最淘气的石振家说:“去你的吧,别来捣乱,我们有事要忙,用不着你参加!”

我感觉到真正的孤独了。不管是谁,遇到像我一样的情形,一定也会觉得自己孤单可怜。那天放学,我独自回家,想起这事,又掉了眼泪。你爷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回答正好跟你的一样:“为什么大家不理我?”

为什么?第二天再去上学我就知道了。还是许达三自己告诉我的:“昨天我母亲在医院里开刀,

我很担忧,心情不好。对不起。”

我很感动,哭了,也笑了,还流了鼻涕。我多自私啊,只晓得关心自己,不知道去关心别人。只知道别人应该对我热心,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我也会有热心不起来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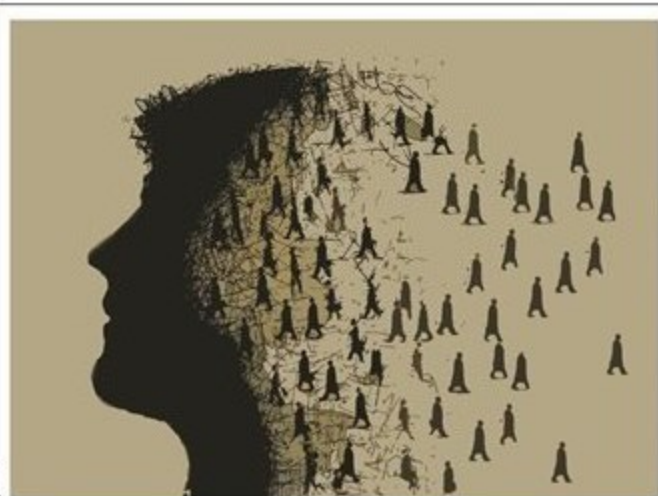
一个人不能老等着享受别人的欢迎。应该想想,别人不是专为你一个人活着的。如果别人冷落了,总是有原因

的。你应该先学会不害怕,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在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以前,在没有走进一个新环境以前,不也是一个人吗?别人冷落你的时候,在其他的环境里不是还有许多人深深地爱着你吗?就算全世界都冷落了,不是还有我吗?所以,你根本不可能遇到那种情形的!

把心放宽,不要计较,并且学着去慰问别人。也许你是太害怕寂寞了。不要怕。坚强的人都有不怕寂寞的美好品质。坚强的人最能吸引人,不怕寂寞,就不会寂寞。

爸爸

(竹然摘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爸爸的16封信》一书,沈璐图)



用心歌唱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夏建清 译

从前,一座监牢里关押了许多含冤的犯人,有一天,其中一人在放风的广场上弹起了吉他,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犯人。在他的音乐声中,那些人露出跟他一样无所畏惧的神情。守卫看到了,驱散众人,禁止他再弹吉他。

可是第二天,在广场中央,他又弹起了吉他,还和着旋律放声歌唱。一大群人围着他听他弹唱。守卫愤怒地将他拖走,砍掉了他的手指。

第三天,他又来到广场中央,用他还在流血的手指弹起吉他,并放声歌唱。人们不断为其鼓掌喝彩。守卫愤怒地将他拖走,还将他的

吉他砸得粉碎。

第四天,他唱起了歌,声音是那么纯净,那么令人振奋。人们跟他一起唱了起来,嘹亮的歌声响彻监牢上空。人们的心在歌声中变得纯净,人们的精神在歌声中变得无畏。守卫异常愤怒,把他从人群中拖出来,割掉了他的舌头。监牢里突然死一般的寂静,一种顽强的精神弥漫在空气中。

第五天,人们惊讶地看

到,他又站在广场中央。好像有一首无声的乐曲响起,他随着音乐的节拍动情地舞蹈。人们挽起了手,围这个瘦削的身躯舞动起来。

守卫们个个像树桩一样,一动不动,惊得目瞪口呆。

印度当代古典舞蹈家苏达·詹德兰在其舞蹈生涯渐入佳境之时,因右腿截肢而被迫中断表演,后来她装上假肢,重返舞场,达到她舞蹈生涯的顶峰。

有人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你不需要用脚跳舞。”

(北海摘自新浪网夏殷棕的博客)



庄稼的逻辑

◎毕飞宇

村庄的四周是大地，从某种程度上说，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我把大地比喻成海是有依据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那种广阔的、无垠的、平整的平原。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没有洼陷，没有隆起。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那只能说，你肉眼的视域到了极限。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你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达极限。极限在哪里？在天上。天高，地迥；天圆，地方。

我想我很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大是迷人的，却也折磨人。这个大不是沙漠的大，也不是瀚海的大。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过是你要跨过的距离，平原的大却是你劳作的对象。每一尺、每一寸都要经过你的手。“在苍茫的大地上”——每一棵麦苗都是手播的，都是手割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都是手割的。这是何等的艰辛。不能想，是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辈子，但不能想，一想就会胆怯，甚至不寒而栗。

庄稼人艰辛地劳作，他们的劳作不停地改变着大地上的色彩。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那是新秧苗的颜色。为什么说它“最

壮观”呢？这是由秧苗的“性质”决定的。秧苗和其他庄稼不一样，它要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无边无垠的鹅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地上密密麻麻，全是庄稼人的指纹。

鹅黄其实是明媚的，甚至是娇嫩的。因为辽阔，因为来自“手工”，它变得壮观了。

我估计庄稼人是不会像画家那样注重色彩的，但是，也未必。“青黄不接”这个词一定是农民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是庄稼人。一青一黄，一枯一荣，大地在缓慢地，也在急速地做色彩的演变。庄稼人的悲欢骨子里就是两种颜色的疯狂轮转：青和黄。

青和黄是庄稼的颜色、庄稼的逻辑，说到底也是大地的颜色、大地的逻辑。是逻辑就不能出错，是逻辑就难免出错。当我伫立在田埂上的时候，我哪里能懂这些？我的瞳孔里头永远都是“汪洋”：鹅黄的汪洋，淡绿的汪洋，翠绿的汪洋，乌青的汪洋，青紫的汪洋，斑驳的汪洋，淡黄的汪洋，金光灿灿的汪洋。它们浩瀚，壮烈，同时也死气沉沉。我性格当中的孤独倾向也许就是在一片片汪洋的岸边





“有”和“无”

●罗大伦

当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待在家里写书的愿望特别迫切，于是我没有找工作，当然也没有经济来源，这就是“无”的状态。正因为“无”，所以才有时间不断地写东西，也开始不断地有人请我去做讲座等，结果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

这时候我的生活就“有”了。当我“有”了以后，每天要不断地写东

西、参加各种活动，慢慢地，我变得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了，也开始丧失很多私人生活空间，就又变成“无”了。

其实，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不要因为自己暂时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就觉得焦虑。因为，“无”会生“有”，“有”也会生“无”。

（青山摘自紫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道德经说什么》一书）

凝固的时间点

●〔英〕阿兰·德波顿

◎南治国 彭俊豪 何世原 译

1790年秋天，诗人华兹华斯踏上了阿尔卑斯山之旅。他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描绘了目睹的景观：“此刻，当眼前的景物浮现在我脑海中时，我带着非常愉快的心境仔细思考着，今后每一天，只要忆及这些印象，我便能从中感受到快乐。”

这里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几十年后，阿尔卑斯山的景象还存活在他的心中，对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在大自然中所见到的



景象可能永远留在我们一生的记忆中，每当它们进入我们的意识中，便能与我们眼前的困境形成对比，给予我们慰藉。”他将这些体验称为“凝固的时间点”。

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有若干个凝固的时间点，让我们在困顿时为之一振，不断爬升。当我们身居高处时，激发我们爬得更高；当我们摔倒时，又鼓舞我们重新站起。

（晓玥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旅行的艺术》一书）

留下的，对一个孩子来说，对一个永无休止的旁观者来说，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

大地是色彩，也是声音。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呢喃，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麦浪和水稻的汹涌则是另一种音调，无数的、细碎的摩擦，叶对叶，芒对芒，秆对秆。无数的、细碎的摩擦汇聚起来了，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形成了啸聚。声音真的不算大，但是，架不住它的厚实与不绝，它巨响般的尾音不绝如缕。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恢宏是恢

宏中间的恢宏。

还有气味。作为乡下人，我喜欢乡下人莫言。我喜欢莫言所有关于气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写，我就知道，我的鼻子是空的，它能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从我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说过：“大自然那充满诗意的感染力，往往靠作家给我们。”这句话说得好。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它的诗意和感染力都是作家提供的。

大地在那儿，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这是令人泪流满面的事实。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原乡书院”，王辛琪图）

我控制不住地贬低自己

●陈海贤

“那么，我还能变好吗？”她的眼神很复杂，焦虑、沮丧、迷茫，又怀着一丝期待。

“有时候，我会非常绝望。”她说，“我读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学了很多心理学课程，我试图去了解自己的问题，尝试做改变。我有意降低自己的标准，学着对那些我看不上的人友好，可是这些努力总是半途而废。我觉得自己糟透了。”

想起来，遇到杨小姐，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刚学心理咨询，对任何问题都充满好奇。

第一次跟杨小姐见面是在一个咖啡厅的包厢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杨小姐穿着一件白色的碎花裙子，说话的时候会低头，有时候还会脸红一下。很难想象，她已经是一家公司的高管了。

杨小姐说自己的问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她觉得很多心理学书籍和文章中讲的问题，她都有。平时的生活中，她对别人有些恐惧，能不接触就不接

触。但是在工作中，她又像换了一个人，变得非常苛刻，只要同事的工作做得不符合她的要求，她就会大发雷霆。所以，同事经常在背后议论她，甚至躲着她。这加剧了她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她觉得自己糟透了，也有些抑郁。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看她。比如，老板就很器重她，准备让她带一个挺大的团队，这让她更加恐惧，她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好。

我知道这种负面评价。有时候，我们的不安来自别处，比如，童年时没来得及跟父母建立起亲密关系。但是这种不安最终总会被归结为“自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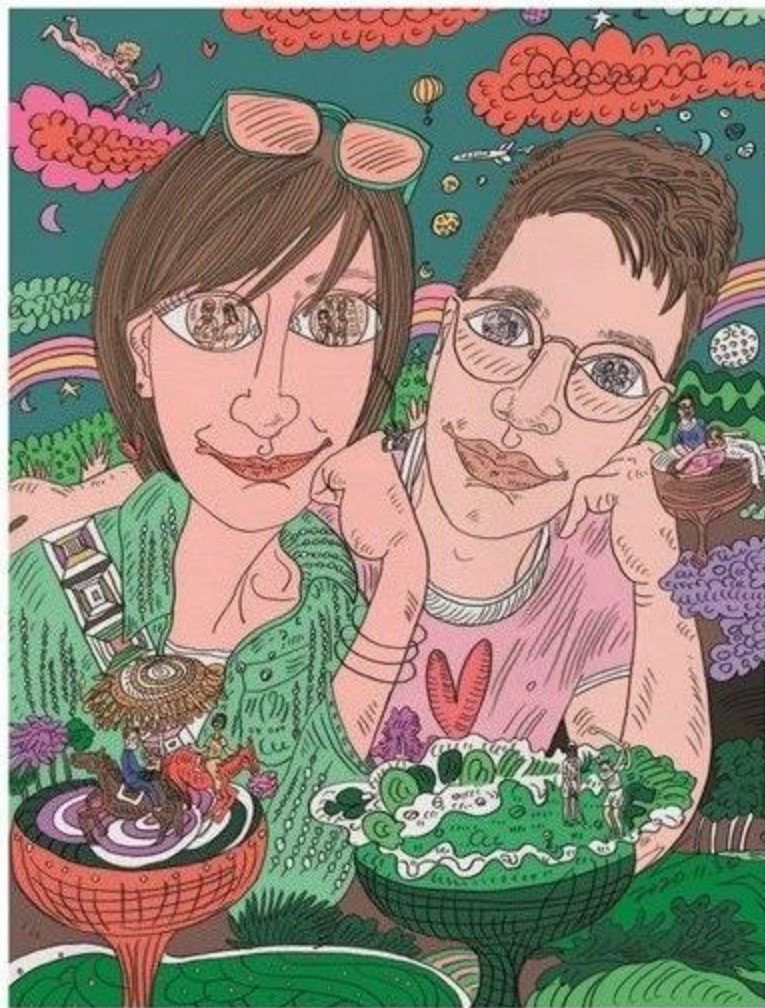
好”。当情绪和理智需要协调一致的时候，理智总会屈服于情绪。对杨小姐来说，她没法马上驱散这种不安，所以就把自我评价往负面扭曲了。她对自己的成功视而不见，却将自己的缺点无限放大。这听起来很不合理，但持有这样的观点会让她安心——这才是她熟悉的世界。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想帮她。

于是，我向她摆事实讲道理。我列举了她的很多优秀之处，试图让她明白她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不堪。我还告诉她，不安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评价，在我们的头脑中混淆视听。

经过近一个小时苦口婆心的劝说，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她说：“谢谢你，陈老师，我觉得你说得对。确实，我就是这样没来由地不停贬低自己。”

“嗯。”我长嘘了一口气，刚想为自己的工作得意一下，她却低下了头，仿佛认罪般地接着说：“如果我是外人，看着自己这样不停贬低自己，传递负能





量，估计也得抽自己两个嘴巴。”

她的眼神又黯淡下去了。我忽然意识到，坏了，她贬低自己的武器库里又多了一件重型武器，这件武器是我刚刚添加进去的：我在不停贬低自己，却控制不了自己！

这可太糟糕了！让她意识到自己在“贬低自己”非但没能纠正她对自己的看法，反而让她觉得自己更不好了。我得想想别的办法。

想了一会儿，我说：“虽然你在不断贬低自己，但内心深处，也许你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糟糕。”

她迷惑地看着我。我接着说：“不信我们来打个赌。如果你能在10分钟之内说出10个贬低自己的词，还不重样，我就输给你100块钱，否则你就输给我100块钱。”

她更迷惑了，但也有些好奇：“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出我的10个缺点，然后你给我钱？”

“是啊，要不要打这个赌？”

“那好吧。”她仍带着点疑虑，但看我胸有成竹的样子，就决定配合一下。

“脾气不好、不宽容、社交恐惧……”她停顿了一会儿，“哎呀，想不出来了，应该没有10个……”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我鼓励她，“才这么几个，你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是成天琢磨自己不好的人啊。”

她顿了顿，接着说：“传递负能量、自控力差、没安全

感、不自信……太霸道……悲观……疑心重。”

最后一分钟，终于说完了。她松了一口气，似乎有些沮丧，可这沮丧里也有一些小得意。哪怕是一个故意设计的小游戏，赢了也会让人感到开心。

该清点数量了。不多不少，正好10个。

于是，我从兜里掏出了100块钱，说：“愿赌服输，请收下。”

她没想到我真的会给她钱，连忙推辞：“别别，千万别，你听我的问题，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我说：“你就收着，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告诉你，你只有收下了，我才能说得出来。”

“啊？那我都害怕听你说什么重要的话了。”她推辞了一下，接过钱，攥在手里，不知道该怎么放。

我说：“这句话是，当你再用这些词攻击自己的时候，记得要跟自己说，‘这些标签也不全是坏事，我用它们赢过钱’。”

“啊，是啊！”显然这句话出乎她的意料，她笑出声来。在谈话中，这是她第一次笑，气氛一下子轻松了。想了一会儿，她说：“很有趣。只是100块钱太少了，如果是千儿八百的，那印象就深刻了。”

“嗯，你还得在你的负面词库里加一条：贪心。”

“不算贪心，如果讲自己的差评就能挣钱，我能说到让你破产……”

我这么做的本意，是希望创造一种新的情境，在这种新情境里，能说出更多负面词语不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我想创造一个悖论：

“如果你说不出很多关于自己的负面词语，那很好，说明你并没有那么负面。”

“如果你说出了足够多的关于自己的负面词语，那也很好，你赢了游戏，还赢了钱。”

在这样的悖论里，无论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我得意极了，我觉得这样的干预方式一定会起作用。尤其当分开时，她很诚心地跟我说：“陈老师，谢谢你，我很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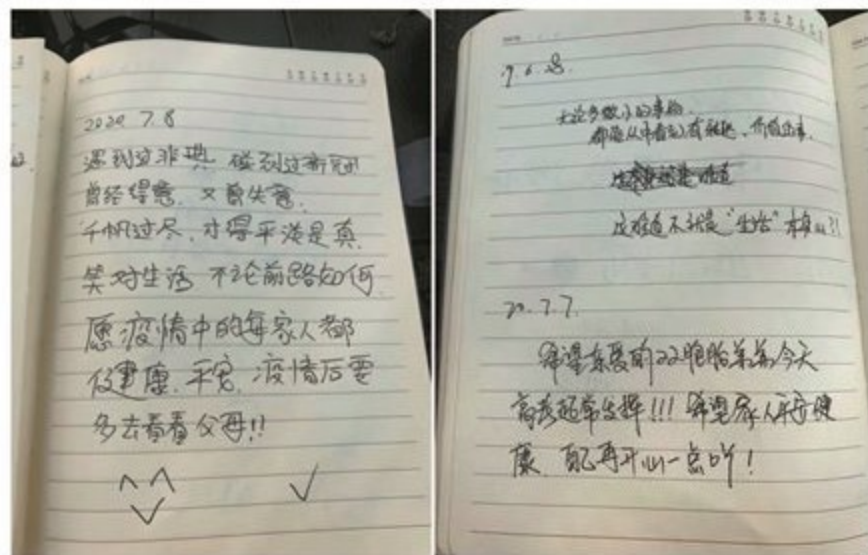
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杨小姐了。听那个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说，杨小姐说，那次见我，她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

“哦，怎么有帮助呢？”我满怀期待地问。是我的悖论起作用了吗？

“她说，你为了帮助她，给了她100块钱。咨询师通常都是收钱的，她第一次见咨询师为了帮助人，给人钱。她觉得你特有诚意。”

“原来是这样……”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想了一下，忽然明白了。也许悖论是有效的，但是更有效的，是我花了心思和诚意在帮她，况且还付出了真金白银。这样的举动让她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被接纳的。这样的行动恐怕比语言和道理更重要。❀

（西 西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幸福课：不完美人生的解答案书》一书，周 莉图）



留言本上笔迹各异的留言



走失儿童寻人卡

1

北京有一位名叫王岩的“的哥”，他在车上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当有人坐他的车，他都会拿出本子让乘客在上面写几句话。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心里最真实、最美好的想法写出来，因此，“平安”“生活”“健康”“希望”是留言本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北京是一座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生活压力也大，可是通过这个留言本，许多从未谋面的人有了交流。有的人心情低落，看了留言本上的话，下车时笑得合不拢嘴；有的人高兴地上车了，却被留言本上的某句话击中了内心的柔软，以致泪眼婆娑。因为受到了别人的鼓励、安慰和感染，每当王岩请乘客在本子上留言时，很少有人拒绝。于是本子上的留言越来越多，短短4个月，车上已经攒了3个写完的本子，上面写下了1687条留言。这些留言也给王岩带来了温暖和力量，让他知道这座城市里有许多人和他一样，虽然从事不

同的工作，可每个人都有脆弱、迷茫、艰难或高光时刻，这时候，陌生人的一句问候、祝福和鼓励，就能让人感动、幸福和开心。

如今，王岩的留言本上，留言仍然在不断充实，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得到快乐、释放、鼓舞以及对美好的向往，

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高小宝

他的车被大家称为“解忧车”。王岩不知道自己会在北京待多久，但只要在这里一天，他就会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他不觉得做这件事有多麻烦或多文艺，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自己努力工作赚钱，如果刚好帮到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就认为自己没有白来这座城市。

2

江苏有一位叫穆阳的网店

老板，他给顾客发货时，总会在包裹里装上一张卡片。这张卡片不是“好评返现”，而是走失儿童的寻人卡片。这张不大的卡片上印着走失儿童的照片、姓名、出生年月、失踪地点等信息。

这个念头来源于电影《失孤》，影片讲述了一位父亲寻找被拐卖孩子的故事。同样身为父亲的穆阳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他决定制作走失儿童寻人卡，连同货物发往全国各地，希望以此寻得更多线索，让那些丢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很快，小小的卡片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些走失孩子的家庭纷纷联系穆阳，希望他能在卡片上印上自家孩子的信息，也有人专门来给穆阳点赞，穆阳的店铺访问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有人质疑穆阳在借此营销炒作，但很少有人知道，穆阳制作这些卡片都是自掏腰包，而且因为很多人以为他的店铺是公益平台，在评论区里不是讨论孩子，就是留言点赞，真正下单购物的人并不多。但穆阳很少对别人提及和解释这



隔山

●袁哲生



看人挑担不吃力，看人画画也是。总觉得还是拿画笔的人快乐一些，画出来的作品自己挂在房间里也好看。而写稿的人呢？写完了，有什么“好看”的？于是，我买了一盒二十四色粉蜡笔准备“大展宏图”。先回味一下小学的美术课，接着拿起绿色画了三个连在一起的大馒头，一气呵成，线条活泼，不赖，这山很稳。山谷间加一弯橘色弧线，涂满格，这是夕阳。上面当然少不了几只黑色的飞鸟，怪有童趣的，画画真好玩。

一切都出奇的顺利，直到我想要在山下画人。我想，山下应该画一个人（就是我）和他的狗在沙滩上跑才热闹，没想到，画出来却像一个迫降在海边的外星人正被一只海龟追着咬。

隔行如隔山，聪明人画到山就该回头了。怪我当时没听懂文具行老板的话，他说：“会画的，十二色就够用了……”

（心香一瓣摘自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一书，杨树山图）

些，在他看来，自己就是想做点好事，他并不想让大家在知道实情后，把自己捧得太高。

这件事，穆阳已经坚持做了两年，累计为 30 多个走失儿童的家庭发出了 10 万多张寻人卡。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例寻找成功，但穆阳想做好事的念头依然未变。

3

20 世纪 90 年代，邻居孤寡老人苏婆婆的老房子坍塌了，徐惠明就把苏婆婆接到自己家里居住。后来，徐惠明家的房子拆迁，他便给苏婆婆在距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土地登记，因为苏婆婆的房子早已坍塌，村里又经过了拆迁重整，苏婆婆就变成了无房户。再往后，随着苏婆婆年老体衰，徐惠明又自掏腰包将苏婆婆送到敬老院安度晚年。

敬老院如果有事需要徐惠

明出面，他都随叫随到，对待苏婆婆，他始终就像对待自家人一样。2016 年，92 岁的苏婆婆去世。徐惠明按照当地风俗，为她操办了后事。作为村里无房的孤寡老人，苏婆婆生前申请过 80 平方米的宅基地用于建房，可是这块宅基地直到 2017 年才批下来。2020 年，苏婆婆名下的这块宅基地要被征用，得到了一笔征用款。苏婆婆生前没有任何财



徐惠明

产，过世时也没有立遗嘱，然而对于这笔钱，村里人一致认为应该由徐惠明继承，理由是苏婆婆和徐惠明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苏婆婆在世时，一直是徐惠明在照顾，而且照顾的时间长达 30 年。当时的苏婆婆无依无靠，徐惠明不图任何回报，对待苏婆婆就像亲人一样，这样的好人应该有好报。

生活中，像王岩、穆阳、徐惠明这样的人再普通不过了，他们做的事也并非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而是细水长流，透着人性的微光。他们用一点点善为世间播撒温暖和美好，让人感佩又动容。但愿每个平凡的人，都像电影《无问西东》里说的那样：“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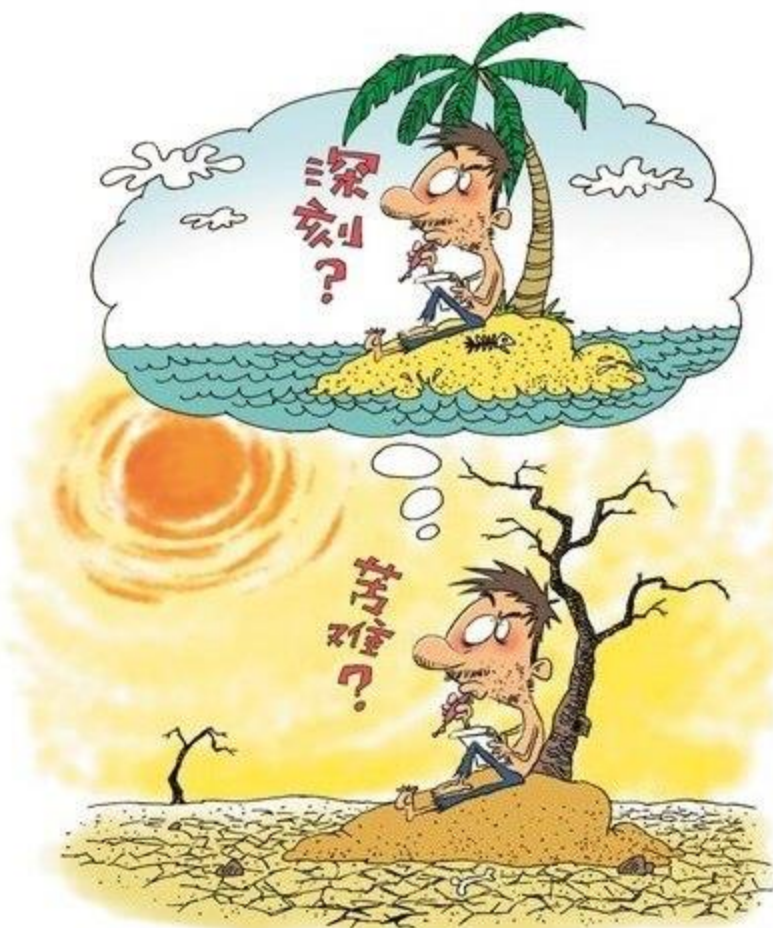
（小 维摘自《当代青年》2021 年第 4 期）



有一个美国作家给亲戚写信，结尾时说，“请你原谅，我把这封信写得如此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可见把东西写短并不容易，而且更需要时间。其实短篇小说并不是人生的填空，而是对一个作家的终身磨砺。不论长篇短篇，我感觉都是越写越难，写作是不能抄近道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同意那句话：“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

我很欣赏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一句话：变美可能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人生总有痛苦，但是，我觉得文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痛苦变丑，而是变美。这里面有“美”“痛苦”这几个关联词，还有一个“境界”。

文学是能提升人的境界的。文学可以写苦难、丑陋、沉沦，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陈二妹，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自食其力，生活过得很艰难的女工，她那么弱小，身处底层，却还没有忘记人的尊严，关爱着和她同是房客的年轻知识分子。她以为他每天晚上出去是学坏了，她



说：“以后我请你改过了吧！”生活把她逼到沉沦的边缘，但她的灵魂还是上升的。这个作品写于20世纪20年代，到了21世纪，我觉得它仍然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

有一个作家说，我有的时候的确对生活不恭敬，那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那么你写正面是否意味着你对生活畏畏缩缩，唯唯诺诺？不是的。我的作品里有时候也对生活不恭敬，那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我说温暖的力量是强大的，是更不容易的力量、向善的力量，穿越了沉沦以后上升的力量、提升的力量，这需要更大的勇气，需要更高远的境界。

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

●铁凝

文学的源泉就是对人生不气馁，我觉得我们应该对

生命怀有喜悦，对未来寄予希望。对人和自己生命力的信心、面对世界的信心，文学如果失掉了这些，我觉得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这个世界是有疼痛的，文学要发现这种疼痛。文学不是麻痹人心的，而是要在疼痛中指出疼痛，还要有绝望中的希望。所以伟大的文学应该是直逼人性的，而且应该具有对时代和社会的超越性的特征。好的文学要关注人类，关注人性的含量、审美和创造，好的文学也应该是人类思想最重要也最宝贵的活动之一，能够代表作家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那些优秀的文学无一例外，都能够表现它的民族最有生命力的呼吸、它的时代最本质的情绪，也应该能够代表它所处时代的最高的想象力。

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

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一位我喜欢的已故诗人写过一首描写小狗的诗，一只与他的童年为伴的小狗。关于小狗的善良，他是这样叙述的：

它的善良恰如其分，
不比善良少，



中国有句话叫“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大概是说，厌倦了功名利禄的人想要躲起来，简单的办法是住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巧妙的办法是混迹于市井之间。另一个版本则增加了一层比较，“大隐隐于朝”，在朝中做大官才是最高级的隐匿方法。

仔细推敲，要“隐”的是什么呢？根据传统文化背景，应该指的是具备隐藏才华名声的韬略，免得招来权贵豪强，不从也得从，惹上大麻烦。曹操绑架了徐庶的老母，逼他加入自己的阵营。在乱世，有才能而无权势跟有财富而无权势一样，是危险的事情。

普通人没有什么才华可隐，但是抹去姓名从头开始，一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能人们会觉得凭着小半辈子攒下的经验值，再过一次，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有更好的成就，因此角色扮演游戏层出不穷。在游戏里，一切努力皆有回报。

有趣的是，虽然游戏的初始设置只有有限的选择，但是一段时间以后，玩家都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轨迹。最重要的是，角色扮演游戏通过简单的劳动和逐步的积累让人获得了真实生命中难以得到的成就感，所以很多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在游戏里钓上第一条鱼和钓上第一百条、一千条，一样令人欢欣。

现实主义者也许会说，游戏中一切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没有意义。其实也可能是



隐于虚拟

●孙欣

现实中的社会规则设置得太难，所以人们失去了平静地做农民、渔夫、学者、木匠或裁缝的快乐，大家被赶到同一条窄路上，你争我抢地向前走，虽然携带着不同的基因，却被迫活成了有限的几种样子。

活在虚拟世界和活在现实世界一样，首先要拥有一个名字。不同的是，这个名字完全源于自由意志，跟玩家本人在真实世界中的家族谱系和社会地位毫无关联。起了名字以后就要设置外貌：脸型、肤色、发型、眼睛、衣

裳……设置完毕以后，一个头大身小的可爱卡通人物就成了虚拟世界中的自己。这个小人每天毫不疲倦地奔波，虽然他的世界不大，但一天也要跑十来遍。他要翻地、播种、浇水、

收获、砍木头、敲石头，做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做的事情。他还要跟邻居说话，给他们送礼物，以获得他们的好感，给社区捐钱、跑腿，获得认同和赞许。这些事情都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痛恨的，为什么在游戏里就很容易被接受呢？可能因为虚拟世界的人生路，才是很多人真正想走的路吧。

（淘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4期，张伯涛图）



也不比善良更多。

这是一只小狗的分寸，有时也提醒着我的写作态度。

小说写作的过程，也是写作者养育笔下人物成长的过程。同时，写作者通过这创造

性的劳动，日复一日地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文学艰辛的魅力就在于此。进步何其难，我唯有老老实实努力。

（东流摘自微信公众号“创意写作指南”，小黑孩图）



2021年5月首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由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传奇老人联袂“出演”：许渊冲、杨振宁、杨苡、王希季、郑哲敏、潘际銮、巫宁坤、马识途……这样的“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西南联合大学学生。

“亡国灭种”之危

1935年，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当时年轻人的心头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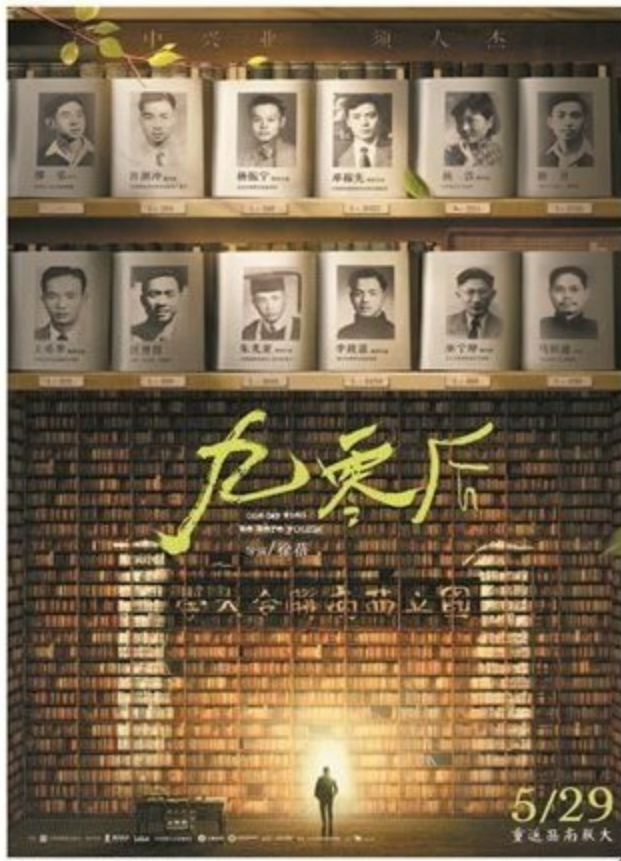
16岁的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她回忆道：“巴金的《家》跟我们家很像。我想走，像《家》里面的觉慧那样出走，他老是叫我忍耐，所以我就很生气。你们可以出走，怎么我就得忍耐。”

“我崇拜的人，除了我哥哥（杨宪益），当然就是大李先生，巴金的哥哥，他是我的暗恋。”100岁的杨苡性情率真，非常自然地说出这句话，一股新时代自由女性的清风扑面而来，却又带着岁月沉淀的醇厚与哀伤。

她深深怀念的大李先生，病逝于1945年。多年后她写道：“好像曾有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杨苡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南开大学。但在照完毕业照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没多久，侵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接着，北平、天津相继陷落。

北大、清华、南开的诸多师生，仓皇之间夺路出城，暂避于长沙临时大学。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将之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外族入侵、“衣冠南渡”相提并论：“晋人



《九零后》海报

《九零后》：寻找西南联大的年轻人

●李晓明

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

彼时的悲痛与怅惘，是联大学子的共同记忆。

那一年，杨振宁15岁。他后来在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中写道：“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打响3个月后，日本人攻陷上海，沿着京沪线往南京打。那一年，巫宁坤17岁。他就读的扬州中学奉命解散，校长上台宣布：“教师、学生各自回家。”

“大家都哭啊！”巫宁坤

回忆起当年的情境，抑制不住悲从中来，语不成声，只能用枯槁的双

手，颤巍巍地试着和上节拍。“我们有个女同学，唱高音的女同学上台去，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此时，距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有一个多月。

战火蔓延至江西九江。潘际銮那一年10岁，看到满街都是难民跟伤兵。他被迫离开家乡，所乘火车又遭遇日军飞机扫射，火车司机停下来，让人们赶快下车，疏散到附近的农田里，趴在地上。

他回忆道：“抗日战争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线上。”

壮志不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日军逼近武汉，长沙告急。临时大学开学不过3个月，不得不再次撤退，这次的目的地是大后方昆明。有近300名学生没有走，他们选择参

军或以其他形式参与抗战。

师生们兵分三路去往昆明，其中有两路都需绕道境外，经越南入滇，仅留一路体检合格的350多位师生整编成湘黔滇步行团，取道国内撤退。有研究认为，这么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中国大学的尊严，撤退虽然惨淡，但颇有威武不能屈的意味。带队团长黄师岳中将做动员讲话时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是为保存国粹，保留文化。”

“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去我所知最好的大学。”歌声响起，旋律是“一战”时英军广泛传唱的爱尔兰民谣，语言学家赵元任用英文重新填词，大家把一首思亲怀乡的民谣唱得荡气回肠，豪情更胜出几分。

查良铮一路走一路念英文，有些学生沿途照相，有的收集民歌，学机械的观察水车如何灌溉。有的看到贫困山区缺水少电，在三四年级时决定学习水利专业。这一路走去，历时68天，跨越三省上千座村庄，跋涉3500多公里，也是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

考进西南联大，王希季选择了机械学系：“那个时候，就是很单纯地想工业报国，要打日本。”老先生回首当年，语气中透着决绝。

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联大亲如兄弟，联大同学回忆，二人常在一起念古诗，其中就有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寄托了凄恻悲愤之情。

每逢乱世，多难殷忧之际，人们往往从历

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联大学生、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认为，“这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人性的幽深。那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形成的人性，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迸发出来”——“衣冠南渡”的历史文化意象，家国濒临危亡的巨大心灵冲击，涤荡生发出联大师生们实践道德理想、坚守文化人格的深宏境界。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对此有一句话的解读：“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

穆旦有句诗：“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联大的这批年轻人，他们的勇敢并不仅仅是匹夫之勇，更有捐躯弃身的德性之勇。

中兴业，须人杰

许渊冲回忆，在联大读书时，有一半时间是在跑警报。日军不时空袭昆明，师生们四散躲避，是谓跑警报。做过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教授当时有一句名言：“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

真可谓逃命路上的灵魂之问：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

联大学子各有各的回答。有的投笔从戎，浴血沙场；有的读书救国，赓续文脉。

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刻有834位从军的学生名单。

有的战死，如缪弘。父亲缪斌投日加入汪伪政府，缪弘携弟缪中逃离家庭，同时考入西南联大，同时报名参军，赴战之心决绝。同学回忆，他有为国牺牲的决心。1945年7月底，在一次攻打机场的战斗中，同行的美国兵怕死退了下来，作为翻译官的缪弘却和士兵们一起冲锋，不幸阵亡。11天后，日本投降。

有的九死一生，如查良铮，他的笔名是穆旦。在联大读书时，他已有诗名。同学回忆他外表沉静，时常笑咪咪，有一对浅浅的酒窝，可是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簇烈火。1942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后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从1942年8月到1956年10月
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



《九零后》剧照



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这样写穆旦：“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去战友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里，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让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8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5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着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还有的，一心问学，各擅其才。那个时代，正如联大校歌里写的，“中兴业，须人杰”。

杨振宁曾回顾：“当年在联大学习，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带着一股劲儿讲课和学习的，那就是，我们不想让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脉断了！”

吴大猷回忆联大时期的李政道，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他求知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殊不知，学习之于李政道，是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入联大之前，李政道迫于战乱，中学都没有毕业。1941年自最后沦陷的上海英法租界逃亡时，他年仅15岁，兵荒马乱中只得随难民流亡，一路贫病交加，身无分文，却在赣南的一座图书馆中，因自学一套大学物理教材而顿悟生命的价值。

李政道读到萨本栋所著《普通物理学》中讲牛顿力学的部分时，非常新奇：原来这个复杂的天地间居然有可以普适的定律！由此，他踏进了物理学的殿堂。

“活着有什么意思，人为什么活？”李政道在历史纪录片《到大后方去》中，面对镜头说：“在赣州那段孤独无助的岁月，在敌机轰炸之下的逃难路上，环境再危险、再艰苦，还是想办法要鼓励自己生存下去。怎么鼓励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联大最终孕育了8位未来的“两弹一星”元勋、92位院士、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还有100多位名满天下的人文大师。短短8年的存续时间，联大培养出如此多的杰出人才，无疑具有深刻的教育史、精神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价值。

纯粹人格之美

马识途先生在摄制组拍摄完成后，专门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一位学生写了几句话，他说：“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

联大的学生们无不是认真生活的人。那时候的学生，可以徒步3500里，去上一所最好的大学；可以穿越一座城去听闻一多的讲授；可以激扬文字，畅言科学与民主，“违千夫之诺言，作一士之谔谔”；可以淡然于20世纪50年代经济繁荣、消费横行的美式生活诱惑中，劈波斩浪，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各尽其力……他们，莫不怀着“做人杰”的梦和强烈的信念感，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

爱因斯坦说过，要想找到生命的意义，就必须确立自己的终极目标并明确其相应的价值。知识本身固然是伟大的，然而奋斗的价值无法从它那里获得证明。

《九零后》中，最打动我的莫过于一个词：pure（纯粹）。

同学讲述：“邓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种行为，用的就是pure。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他的这个标准，既用来评价别人，也用来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这个外号是对他的特点与本质再恰当不过的写照，他真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人。”

在水深火热、家国剧变的20世纪30年代，一代年轻人因缘际会，他们上下求索，无问西东，师从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流的学者，身心皆经历动心忍性的锻造，因此淬火而升华，最终化为一种纯粹的人格，才有了穿透时光，动人心魄的美。

（土豆摘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为何没朋友

◎陶琦

网络上的新新人类，喜欢把一句流行语“靓（帅）到没朋友”挂在嘴边。依此句式，还可以拓展为“豪到没朋友”“聪明到没朋友”……以炫耀自己某方面的长处。但若是较真的话，没朋友可能是真的，其他则未必。

日本最近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承认自己没朋友的年轻人多达 7.4%。如果把朋友进一步定义为“遇事情可以互相商量、相互照顾”，那么有 25.9% 的人认为自己没朋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当今很多被深度卷入互联网的人，社交状况都很糟糕，除了网络再没有别的交流渠道，缺少人际连接感和亲密感。而这些，又是人的自尊心和积极心态的来源，许多人因此饱受精神孤独的煎熬。

社交孤立在美国也是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很多生活得太孤立的人，失去了自我认知，也失去了社会意识——因为人际圈子小，一些人习惯独来独往，性格过于自我，协作能力差，与周围环境严重脱节，由此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少经济条件不错但缺乏社会联系的人，心里反而比那些经济条件差但有朋友支持的人要容易感到失落。

这一切并非偶然。美国堪萨斯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人与人发展成朋友，需经过 90

小时的接触，成为密友则需 200 小时。这还不包括工作时的共处，必须是生活中形成的交集。但是，很多现代人又不太愿意为交友付出时间和精力。美国一家青年旅社的老板曾对媒体抱怨：过去来投宿的年轻人，放下行李后会问酒吧在哪，想跟陌生人喝一杯聊聊；现在无一例外改成问房间的 Wi-Fi 密码是多少。老板

经济状态中获得目标感和成就感，还是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由此获得亲密的友情。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位自己在社会框架里的角色。

此外，网络也会与现实中的的人际关系发生碰撞。过去人们多是与身边的人交往，对于各种差异性有一定的包容度。如今在网上可以轻松找到三观、兴趣更接近的同好，于是也导致现实交往中的一些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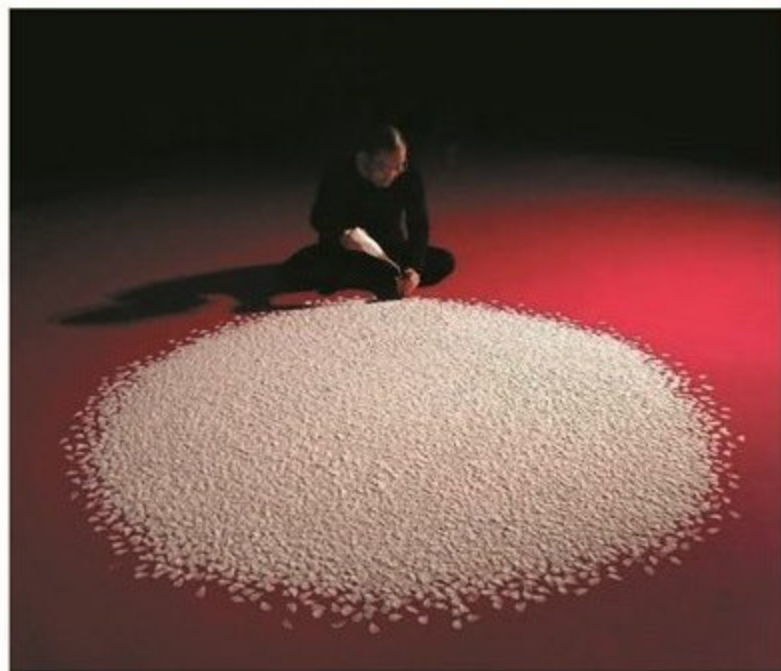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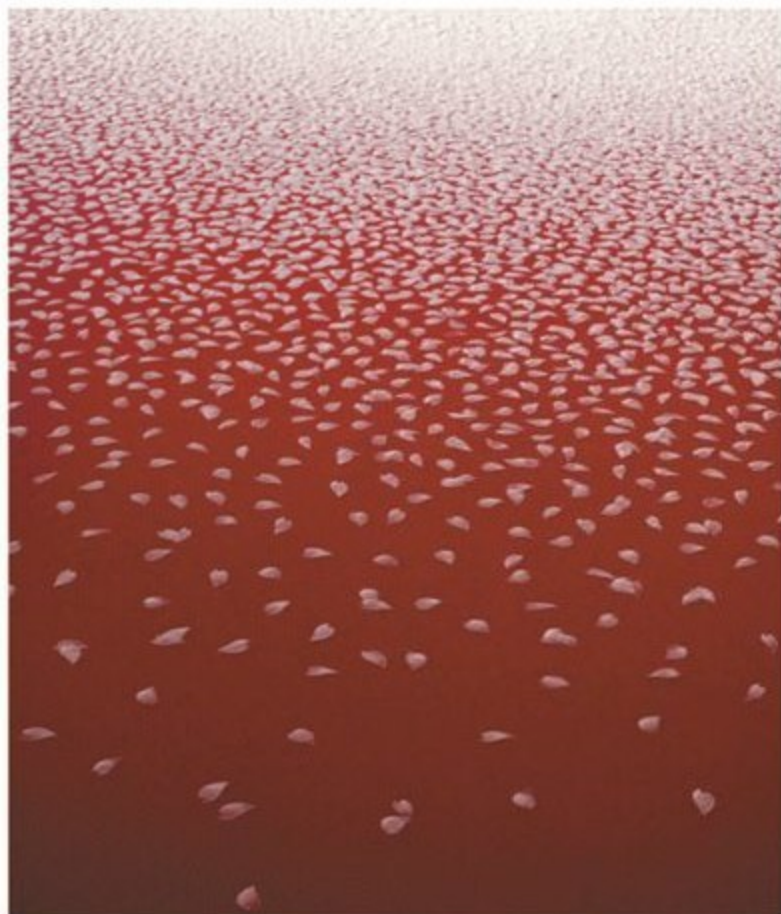
说，他很庆幸没有成长于这样的时代。很多人没朋友，其实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也有人是为了增加财富或提升地位，错过了对友情的维护。一些人迫于压力，为了实现目标，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奋斗，少有时间与朋友相处，于是降低了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所以，这也是一个生活哲学问题：幸福究竟是从不同的

被放大。而且，人们越是回避那些令自己不舒服的东西，就越缺乏耐心与身边的人进行交流，整合与化解的能力也就越弱。

现代社会里，朋友相处需要更多的技巧与耐心。如果无法认真地审视自己的不足，没有朋友就可能成为常态。✿

（孤山夜雨摘自《联谊报》
2021 年 5 月 8 日，辛刚图）



落樱花瓣， 盐如人生

●刘一恒

2021 年春天，日本艺术家山本基在濑户内市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落樱花瓣”的个展，他创作了一个巨大的装置——10 万片樱花花瓣。而制作它们的材料，竟然是盐。

山本基将盐放进一个尖嘴塑料瓶中，然后像蛋糕师裱花一样制作花瓣。他用 9 天时间，花费了 55 个小时，完成了这片“风景”。这片“樱花海”代表着山本基对待生死的态度。生命如同樱花，美丽而无常，但是樱花凋零之后，会在下一个初春再次绽放。

1996 年，山本基的姐姐因患脑瘤不幸离世，他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无法自拔，之后决定用盐画画。在日本文化中，盐有着特殊的含义。参加完葬礼回家的时候，会在进门前往身上撒盐，表示净化。

山本基刚开始创作的时候，终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每天坐在地上十几个小时，如同苦行僧一般，一点一滴，一笔一画，用装满盐的小塑料瓶绘出精细、肃穆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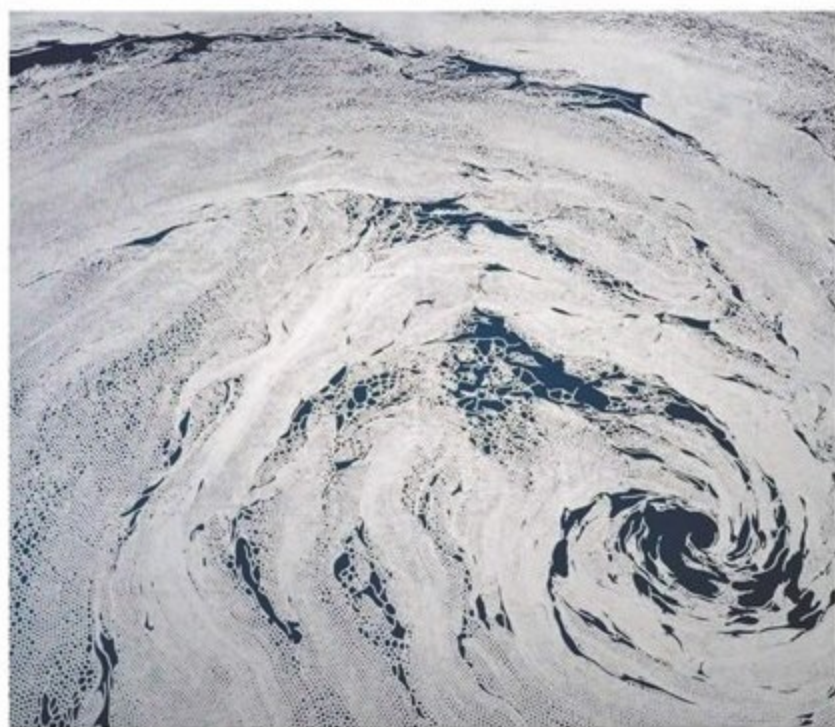
他画出了很多迷宫一样的图案。山本基曾在采访中说：“在地板上用盐画迷宫，就像是追寻我的记忆轨迹一样。记忆总是不断地更新、覆盖，新的进来，旧的消失，而我希望借此找寻一种方式，可以到达我的记忆深处。”

2016 年，与他相伴 25 年的妻子因乳腺癌去世，留下他和女儿两个人。山本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命无常。

展览的最后一天，观众可以尽情销毁作品，然后将作品中所使用的盐送回它们的来处——海洋。山本基称其为“重返海洋项目”。从 2006 年开始，成千上万人参与了该项目，让盐回归到自然循环之中，既代表着对环境的保护，又象征着生命的轮回。在人们将盐撒向大海的那一刻，山本基的作品才算真正完成。



（若 若摘自《三月风》2021 年第 5 期）





口语文化的想象力

●罗振宇

所有的口语文化中，事实和想象之间的界限其实都很模糊。

转述历史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如希罗多德写的关于埃及金字塔的内容，就不靠谱。但这可不是说希罗多德这个人有问题。

对埃及人来说，希罗多德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与金字塔的建造时期隔了2000年左右的时间，难免有想象和附会的成分。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民国时期的历史学界有一个古史辨派，也就是顾颉刚、钱玄同那批学者，他们系统地提出了一个理论——“历史层累说”。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历史，是在转述的过程中，一层一层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后来，转述的历史就越久远，越到后来，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丰富。说白了，在那个时代，历史和神话很像，是靠一代代人往上穿凿附会地加东西，才形成我们看到的模样的，不太可信，所以古史辨派又被称为疑古学派。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顾颉刚先生提出来的“大禹是条虫”。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讲的古代圣王，尧舜禹中的大禹，是

不是真实存在，在古史辨派看来，都是存疑的。当然在学术上，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我们先不去管它。

古史辨派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也是顾颉刚写的，写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

孟姜女的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它跟《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奇”。说的是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被抓去修长城，然后累死了，孟姜女思夫心切，千里迢迢去找，结果得知了丈夫已死的消息，一悲伤就哭了十天十夜，把长城哭塌了，这才找到范喜良的尸体。安顿好丈夫的尸骨之后，孟姜女又将秦始皇骂了一通，然后跳海自尽。

据说孟姜女跳海的地方就在山海关，到现在那儿还有一座孟姜女的庙。你看，时间、地点、情节、人物，都是有鼻子有眼的。可顾颉刚先生一考证，发现这个故事刚开始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然后经一代代人穿凿附会，才被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是一条不到四百字的历史记载。说的事也很简单，就是在春秋早期——跟秦始皇一点关系都没有，早了四五百年——当





时齐国发动了一场战争，有一个叫杞梁的人战死沙场。不久之后，齐国的国君和杞梁的遗孀偶遇，毕竟是自己间接把杞梁害死的嘛，齐国君主有点愧疚，就要当着杞梁妻子的面吊唁一下杞梁。但是杞梁的妻子回绝了，因为按那个时候的礼节，如果要吊唁应该上家里去，而不是在郊外随随便便地糊弄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本来的意思是说杞梁的妻子是一个非常遵循礼制的人，但是从这个模糊的影子开始，后面就一点点地发生层累变化。

这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第一个层累出现了。原先杞梁的妻子是不哭的，但是在战国的传说当中，她已经开始痛哭流涕了，甚至当地的一种歌调，都是以她来命名的。

到了西汉时期，故事就更加具体了，杞梁的妻子不但哭了，而且把城墙都哭塌了，连后来跳水自杀的情节也都有了，只不过不是在山海关。

到了唐朝，情节就更丰富了，杞梁夫妇直接穿越变成了秦朝人，杞梁的妻子也哭塌了城墙，见到了白骨。

再往后发展，就跟我们熟知的版本差不多了，只不过杞梁的妻子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孟姜”，杞梁也改头换面变成了“范喜良”。总而言之，我们熟悉的那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最早也是在明朝才完成的。

古人写东西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在乎的著作权，他们是不在乎的。明明是自己写的东西，非要假装是古人写的，比如《黄帝内经》，明明是西汉人写的，却要硬塞给上古的黄帝。

《三国志》里有个段子也很有意思。话说曹操的儿子曹丕霸占了袁绍的儿媳妇。曹操身边的一个谋士孔融看不下去了——就是那个四岁让梨的孔融——于是告诉曹操，这事没什么了不起，当年周武王推翻纣王之后，也曾把纣王的媳妇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孔融的本意是讽刺，结果曹操信以为真，还去查了典故。找了半天没找到，就问孔融此事典出何处，孔融哈哈大笑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你让儿子霸占人家媳妇，那想来古人也是这么干的啊。

其实这也不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所有的口语文化中，事实和想象之间的界限其实都很模糊。

比如早年间我看过一本书。作者当时常在黄河上漂流，有一次在一户藏族人家喝茶，主人就讲起一件刚刚发生的事，说一支黄河考察队的船刚刚在鄂陵湖上沉没，这船在湖上飞速行驶，湖底的山尖把那条船像鱼一样从中间剖开，船像箭一样沉了下去。他的讲述充满细节，绘声绘色。但是没过几个小时，作者就遇到了那支考察队，他们的船原来只是被一个桥墩撞翻了，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伤亡。

作者就感慨，这么近的距离，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消息就能变形到这种程度，可见口语文化的想象力。那个藏族肯定不是有意说谎，而是一件事在每个人嘴里过一遍的时候都难免叠加自己的想象。

我今天说这个，并不是想重复古史辨派的结论，说古代历史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恰恰相反，这可能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记载上的造假和层累，换一个角度看就是文化基因的变异和创造。

有一次，我问《浪潮之巅》的作者吴军老师：“你觉得人工智能在创造力上会彻底替代人类吗？”吴军老师说：“暂时看，不可能。”为什么呢？

他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机器不会犯错。

你想，根据进化论的原理，物种的演化就是一代代地抄袭上一代的基因。但是总会有抄错的地方，那些有利于适应环境的错误就被保留下来，这就是物种演化的根本机制。

其实不仅是物种，人类所有的创造性进步都是这么来的。不断犯错，不断产生变异，在变异中再进行选择，然后才有那么一点点进步。因为机器暂时还不会犯错，所以机器没有根本上的创造性。

而人类和机器相比，不靠谱，会犯错，能想象，能层累地堆积各种想当然的东西，这恰恰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王世全摘自读客文化·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历史篇》一书，勾 犇图）



王洛宾和三毛

他遇到了那些歌

● 韩松落

4月16日，多年前的这一天，音乐家王洛宾和三毛在乌鲁木齐见面了。

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文艺圈为之震动，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

中国文化史中，有那么多多次见面，李白见杜甫，萧红见鲁迅，这些见面，各有各的情境，也各有各的缘由，但唯独三毛见王洛宾，是那么特别。他们不在同一个领域，不在同一种语境，甚至似乎不在同一个时代，但他们打破这重重坚固的“次元壁”，见了面，并且怀着善意，试图创造一份情谊。

只是我们都知道，这次见面的欢愉并没有持续太久。4个月后，三毛去世的消息传来，王洛宾写下一首名为《等待》的歌：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

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

且莫对我责怪

为把遗憾赎回来

我也去等待

每当月圆时

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

你永远不再来

我永远在等待

等待，等待

等待，等待

越等待，我心中越爱

或许，他们在寻求更大的印证、指认和映照。

诗和诗的印证，诗人和诗人的映照。

1

我的朋友李修文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中国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总有那么一两句诗词在等待着我们，或

早或晚，我们都要和它们破镜重圆，互相指认彼此。”

他还说，中国诗词的好，不是因为一两句所谓的好句子，它早已变成身份证一样的东西。当我们的人生遇到一些关口、要害，当我们遭遇一些不为人知的幽微体验时，可以被这些诗词准确地映照。就是说，我们的经验和感受，已经被那些看似古老的句子说尽了，它们已经抵达终点，在那里等着我们。

如果有一天，我们还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哪些歌，在情感和经验的终点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指认和印证，那么，王洛宾的歌，必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

王洛宾的歌，作为一个整体，冲破了自己所在的时代，也冲破了自己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在银色的月光下》《半个月亮爬上来》《永隔一江水》《青春舞曲》《康定情歌》，它们总是等在某个地方，等着映照我们。

2

只要你来过孕育过这些歌的地方，就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被赋予这么强大的期待。

干旱、降水少、土地贫瘠，很多地方是荒山、戈壁、沙漠，山多、沟深，交通不便，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肉眼可见的村庄，也要走很久。

实地见识过西北的风貌之



后，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西北人那样唱歌、那样穿衣服，为什么唱歌那么重要。

比如花儿的发声方式，那种竭力突破人体器官功能的极限，加强共鸣，强化声音穿透力的歌唱方式，以及唱歌的时候，把手搭在嘴边做喇叭状的态度，都是为了让声音传递得更远。这是人在荒野中训练出来的歌唱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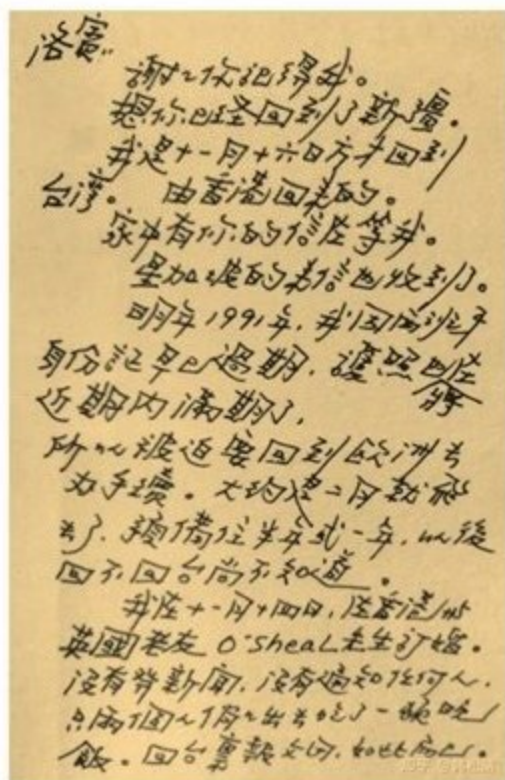
还有新疆乐手在演出时，往往有大量的即兴、变奏，不管你是舞者还是歌者，想要加入他们，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建立默契。那是因为他们的演出，通常是在家庭、村镇的聚会上进行的，没有形式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的要求。反而，因为白天太长了，出行太远了，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消磨，每一首歌都要变来变去，每一次循环，都要加入新的元素，才能抵抗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

所以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一个地方的艺术，和这个地方的地理、气候、物产乃至居民性格，息息相关。

只有从这些元素里长出来的歌，才有强大的力量。这些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呢？李修文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解释，因为这种从原始的环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化，往往是“根本词汇”，或者说，是“元故事”，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要素，也是最基本的叙事结构模型。

就像荞麦说的：“我发现人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你刚好能承受你所遭遇的。”

王洛宾在他遭遇的那些人生重要关口，遇到了那些歌，记下了那些歌，并用自己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再创作。那些歌因此就像黑匣子，记录了那个时代，也记录了那个时代里的人的特质——那个时代，人似乎更浓烈、更醇厚。那些歌更记下了乱世之中的情谊、勇气和乐观。在曾经的荒莽乱世中，人们依然热烈地唱着姑娘、大眼睛、月亮、哈密瓜、玫瑰花。



三毛写给王洛宾的信

最重要的是，王洛宾和他的歌，蕴藏着一种可贵的信念，他相信“音乐世界的绝对真实”，那些人的浓烈特质，那些勇气和乐观，爱和希望，是真实的。不是出自歌者的虚妄，也不是出自创作者的无限度添加。而是因为“在苦难之中，为别人创造出美好，这就是生命力”。

这种相信，让他的歌成为信念的载体。

承载信念，歌是效率最高的载体，因为“语言有时容易产生误解，所以用音乐”。

记录了这些人和事，蕴藏着这种热情的歌，就像煤块，储存了太阳的能量，在人们需要的时候释放出来。

不论在什么时代，不管是在新疆、青海还是其他地方，这些“煤块”都能熊熊燃烧，释放出爱、希望和勇气。

“歌”这种东西，在这里被夸大了，它成为地外星球的生命驱动元素，成为几代人的激情催化剂。

3

我们本地有句俗语，“吃了五谷想六谷”，五谷，是生活之必需，六谷，是余情余孽，是奢望，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一切。但事实上，“五谷”中就已蕴含“六谷”，我们不是为生活必需的饮食而活着，而是以生活必需为支撑，去追求那些“六谷”。

当生命终止的时候，“五谷”是要还回去的，而“六谷”却能留下来。就像谢铭祐在《泥土》里唱的，“从土里来，往土里埋”，他唱的是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我们的身体，与泥土、青草、朽木同构。但那些来自泥土的歌，却能摆脱这种宿命。

王洛宾和他的歌，也是这种带着使命的歌。可能在他游走西北大地，收集歌曲，记录歌曲，改编再创作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种使命是要拉远距离，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才能看到的。



科学视角下的生活小“常识”

◎领研网

边睡边学，真的能行

还记得那些你得在一晚上学会的课程磁带吗？科学表明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除非你能不睡觉，一直清醒地认真听。

但如果你真的睡着了，同时耳边播放着一些已经学过的东西（比如正在练习的钢琴旋律），那你或许真能更快地掌握它。这一结论来自《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找来一群志愿者，让他们在计算机键盘上学习两种随机的旋律，然后进行90分钟的小睡。当他们逐渐进入慢波睡眠（与记忆处理有关的睡眠阶段）时，研究人员轻声地播放了让他们学习的两种旋律之一。

受试者在醒来之后，能比之前更准确地演奏所听旋律，研究人员表示，这是小憩带来的有效助益；但对于边睡边听的曲子，有过音乐

经验的志愿者表现更为出色，这表明睡着时的环境暴露能精进我们的感觉运动技能。

科学家强调，边睡边学并不是捷径，你必须还得在清醒的时候加倍努力。但是呢，边睡边学可能会帮你更好地精进自己的技术。

走路时为什么会摆臂

人们走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摆动手臂，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这么做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吗？是进化过程中的遗留产物，还是因为如果不摆臂，会显得比较憨？一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生物科学》上的报告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走路时摆臂比保持手臂不动耗能更少。

人类行走时并非四肢着地，似乎没有必要在抬起后肢的同时挥动前肢。然而研究表明，摆动手臂还是要用到一些肌肉的——双臂并不是像钟摆那样被动地摆动，所以这么做必然会带来某些好处。

为了找到答案，科学家研究了行走的机器人和人类志愿者，这些志愿者要么正常摆臂行走，要么把手固定在身体两侧。他们发现，对于正在走路的人来说，固定手臂溜达比让手臂自由摆动多消耗了12%的能量；摆动手臂还可以抵消双腿交叉所做的功，从而节省更多的能量。所以，下次走路的时候别忘了挥动你的手臂，因为如果没有被摆起来，手臂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糯米摘自微信公众号“领研网”）



他只是忠于他的信念，用他的方式，去收录蕴藏在那些原初民歌中最基本的东西：爱情、热情、生命力、勇气、忧伤，并且对它们进行再创作。但正是因为这种懵懂，这些歌才毫无目的，也因此蓄满生命的原动力，才能成为“根本词汇”，成为“元故事”。

这些“根本词汇”，不管包裹了什么样的地理、民族外衣，不管用了什么节奏、乐器，都不会阻碍它们被理解、被领会，更不会阻碍它们的传播。即便他歌里的月亮换成星星，草原换成森林、换成大海甚至都市，这些歌依然成立，歌里的情愫依然芬芳。

这也是所有“歌”的使命。

在苦难中，创造美好，在荒漠中，点燃篝火，这就是歌的生命力所在。人们相信这样的未来，也就更愿意吟唱和传递这样的歌，歌因此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

（小六摘自微信公众号“韩松落见好”）



角落里的爱

● 尤今

女儿上网给我买了一双跑步鞋。

我外出归来，看到平素分秒必争的她，竟然穿着那双崭新的跑步鞋，无所事事地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走。她解释道：“新鞋子打脚，我替您把它穿软了，您去晨练时，便不会伤脚了。”

我忆起她童年时的一件事。那时她不慎扭伤了手，痛楚加上害怕，夜晚睡不着，哼哼唧唧地哭。我就抱着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唱童谣、讲故事，安抚她，夜夜如此。六岁的孩子，体重不轻，她痊愈

后，我腰背酸痛，得找中医进行推拿。这件事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记忆里，她说：“妈妈是全天下最舒服的摇篮。”

晚上，我炒了米粉，蒸了螃蟹。先生耐心地把雪白的螃蟹肉从硬壳里细细地剔出来，递给女儿。在这一刻，他忘记了她已经是执业9年的律师；在他眼里，她还是个小女孩，可实际上她已经30岁了。

我忆起了那一回到伦敦去探望她，她一大早特地到海鲜集市，拎了两只龙虾回来，自行料理。结果不小心被蜇伤，当时不以为意，后来伤口红肿化脓，才知道感染了，被折磨了好长一段时间。事后，她承认，那是她第一次处理龙虾。她说：“爸爸爱吃嘛，再难也得试啊！”

父母的爱，是默默渗进土



壤里的水滴，土壤得到滋润，会在适当的时机里萌出绿芽。儿女的孝思，蕴藏在生活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看似平淡，实则浓烈。

（千里摘自《羊城晚报》2021年2月28日）

天下庙宇众多，但论香火最盛处，必然是大大小小的财神庙。自古至今，有不少人做着白日梦，靠烧几炷香、磕几个头便想发家致富，教人哭笑不得。

清代时，有人见身边亲友生活困顿，不思进取，却执迷于去财神庙烧香磕头，便于庙旁题写一联：“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朝来拜，夕来拜，教我为难。”以财神的口吻调侃磕头之人，不做半点事就想不劳而获，即便真有神仙，对这样的人也不会同情，终究是空梦一场，自欺欺人。如前人所评：“祈神者见之，能不豁然悟而哑然笑乎？”

● 嘉南

朝来拜，夕来拜，
教我为难



据《诗联谐话》载，前人还有一副异曲同工之作：“彼四百兆相率前来，剪纸花钱难应付；你一件事不肯去做，烧香点烛也徒劳。”说得更为生动，如果四百兆国人都来求神，财神爷就是拿把剪刀剪纸为钱，也应付不过来，可见求神无用，关键还是要自己有所为，否则一切徒劳。

但总有人执迷不悟，于是，另一副经典之作进一步嘲讽道：“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纸钱能赎罪，分明菩萨是赃官。”对那些甘心依恃他人而不自省自立者，作当头棒喝。

（小猴子摘自微信公众号“啄木鸟”）



像健康的人一样生病

●李松蔚

有两种对生病的看法：一种认为，生病就是不健康；另一种认为，生病是健康的一部分。

两种看法都不错。不过，我更喜欢后者。

做完手术，医生告诉我们，麻药劲儿过了会很痛。这份疼痛无可避免，医生也只能说“正常的，熬过这一阵就好了”。好吧，那就慢慢地熬。

这句话不是止痛片，但它有莫大的安慰作用。我们怕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孤立、自我怀疑、不被理解。“痛是正常的”，有了这样一种确认，那么就算痛一点也还好。不就是痛嘛，我们安心了，就有底气承接生理上的刺激，也许还能考虑一边痛着一边做点什么。

一声“正常的”，不啻一

份珍贵的礼物。

生活中我们不是医生，没法开药，但我们可以将此观念赠予那些面对疾痛的人，这对他们来说就可能是很大的帮助。治病是一回事，不妨交给医生去做。我们可以在观念上先把病人当成健康的人，我们要对他们说：“正常的，你只不过是病了。”

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去看医生就好。

当然也有医生治不好的病，慢性病。一个人说不定遭受着某种医学束手无策的疼痛，有生之年都不能好转。这很不幸，但同时也可以将此看成某种意义上的“常态”。常态就代表着可以应对。这是一份去除不掉的疼痛，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只要考虑如何接受现有的状况，尽可能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可以了，不是吗？我们可不可以推而广之，把它们也看成某种特殊的健康和正常呢？设想一位身障人士，当他学会使用轮椅，开始有兴趣每天出门溜达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说他恢复了“健康”呢？

久病不愈也可以是健康的，这听上去有点反逻辑，但关键还是我们认为健康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病痛最大的影响是破坏一个人的生活，让病人无法工作，难以愉悦，看不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失去跟家人和朋友的正常关系，那么反过来说，一个生病的人只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常态，按自己的意愿工作和生活，有良好的人





仲夏小令

●小 思

1

我常常渴念，那些晴朗的日子。

了无一事，阳光肆意洒落在年轻的草和树身上。

一双初遇的小蝶偶然停翅于小篱笆，它们一定不知道世间有过“梁祝”的故事。

蓝天挥一挥长袂，使炎热的下午变得温柔。

我偃卧在长廊下，让慵困自指尖流出，造个小小的，无端的梦。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缘由，我遗失了那些日子。

2

诗人赶一百里路，去看想看的向晚天空。

他想找寻如散落桃花的晚云，他想展开一卷彤云笺，读西风写下

的名句，他想饮一勺夕照细酿的流水，他想目送金色鸽子回到天边，他想聆听黄鹂讲一个遥远的爱情故事。

可是，他看见——晚云如山，渐渐暮色沉落，天地宛似自梦魇中醒来，怔忡而迷蒙。



他慌张得不能自持，忽然想起半阙宋词：

“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

3

每逢想起纤夫，我就总不免忧伤。

船不是注定由桨由帆来主宰的吗？为什么岸上的人会跟船结下这段缘？

两岸的石子给纤夫的脚步磨得圆了，两岸的草给纤夫的汗浸枯了。

纤夫的岁月在“唧唧唧”声中流去了。

两岸的路是一生走过的路，一船重担是一生的功业，可是，谁会记得纤夫的面貌？

（老 奢摘自中华书局《翠拂行人首》一书，韩 磊图）

际关系，能重新感受生活的愉悦和自身的价值，那么他跟健康的人之间唯一的差别，就只是他相信自己还不够健康。

既然差别只在于观念，当然就可以改变观念。

精神上的疾病也是一样。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常见的诊断可以看成是心理的一种病态，但它们不也是正常人生的正常体验吗？变化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外部遭遇了什么刺激也好，体内环境出现了紊乱也好，只要是正常人，精神就会因这些变化而变化。难过，当然了，谁不会难过呢？难过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一定程度的难过可以自己修复，程度

严重了就要治疗，但归根结底需要时间。熬过这一阵就会好一点。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类变化，这是永远排除不尽的可能。就像人会生病，某几天糟一点，过几天又好一点，当然好一点还有可能再得病。不是因为他不健康，恰恰因为他是健康的正常人。

病就病了吧，等到明天再看看。

健康的人不光有可能生病，同时也有可能让自己好起来。这是生命可贵的地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拘泥于一天一时的表现。学会从长远看，看出某种超越时间的稳

定性：糟糕的事总是来来去去，一会儿身体不舒服了，心情不好了，伴侣之间吵架了，业绩下滑了，压力一大又睡不着了……有时觉得“生活再也不会好了”，然后第二天振作一点，又觉得还能再坚持一下。

所有这些，都是正常人的正常人生。所以不用太害怕，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无论经历怎样的痛苦，我们今天都活着，大概率明天也会活着……活着就意味着拥有很多的可能，这是病痛所不能抹杀的。

（李金锋摘自微信公众号“李松蔚”，刘 宏图）



作家王安忆的母亲，也是作家的茹志鹃写过一篇文章：《从王安忆说起》。文章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却没有发表过，是王安忆从她母亲的遗稿中发现后，交给我的。

文章主要回答了她母亲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培养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女儿又成了作家，人们好奇，提这样的问题，也很自然。

“于是我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反复说，我有三个孩子，假如我能够培养作家的话，我就要培养三个。而事实上我家老大是一名教师，一个较好的语文教师；老三是一名售票员，是个文学爱好者，可见王安忆并不是我所能培养出来的。”

其实这要看怎么理解“培养”这个词。还是有培养的。茹志鹃特意说到的，有这么几点。

一是教育上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还给了他们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我认为这在目前盛行‘实惠价值观’的时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给孩子一些感情

上的、文学上的熏陶。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背过一些唐诗宋词，先是背，然后让他们懂一些诗里的意境。这千万别误会是让他们死背书本，我曾在深夜里，听见过邻居叱责、威逼孩子做功课的声音，只听大人在怒骂，甚至动手打，却听不见孩子一点声音，连哭泣的声音都



茹志鹃

听不见。这样‘关心’孩子的功课，其效果不知怎么样。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人、孩子都十分疲劳，看见做功课，都认为是一件苦事，一件恐怖无比的事。”

二是对写作才能的发现。王

安忆刚过了16岁的生日就去淮北插队，母亲除了每月寄10元钱给她吃饭，便是一星期写两封长信：“她也给我两封信，信里写了她的劳作，生活，环境，农村里的小姐妹，老大



20世纪70年代，王安忆在自己家中

爷、老大娘，写他们对自己的爱惜，也写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我发现她写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也还记得。比如她们下工回家以后，农村生活的

寂寞、刻板，一旦听见井边有人吵架，正在挑水的丢下水桶，正在切菜的丢下菜刀，纷纷赶出去看，

结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叹一口气，不无遗憾地又纷纷回到屋里做饭。有一年的春天，她写信来说，乡亲说燕子不来做窝，这家人一定是恶人，要倒霉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还是空的。过了几天她来信报告说，有一天早上她一睁眼，就看见梁上有燕子来做窝了。她写的都是一些小事，但从这些琐碎的事里，我了解了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过她的文字感觉到。”

三是不管。王安忆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曾把她写的《幻影》寄回来给母亲看。“我就写了长长的一封回信，详尽地提了意见。王安忆的父亲却说，让我不要管她，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这话给茹志鹃提了一个醒，“我提这些意见是为什么呢？无非是要她照我的意见写，要把她纳入我的思路轨道上来进行创作。这篇如此，以后呢？篇篇如此吗？这有利吗？这对我、对她不都是一件苦差，一件极累的事吗？

茹志鹃培养王安忆

●张新颖



主动的意义

◎〔美〕艾萨·贝斯克 ◎乔凯凯 编译

“祖母，我能不能被约克导演选中？”我问祖母。祖母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一个上午，这样的对话发生了3次。我知道，祖母也许会因此而不耐烦。此刻，我脑子里全都是这个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我甚至连早餐都还没有吃呢。

上周，我和哥哥麦迪一起参加试镜。

约克导演打算拍一部电影，要从学生中挑选小演员。如

果我能够和明星一起演戏，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呀！约克导演告诉我们，周日之前会通知我们试镜的结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是我还没有接到电话。

“麦迪呢？”祖母突然问。“好像在房间写作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祖母又问：“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我摇摇头。我哪有心思写作业呀！

“你可以给导演打个电话，询问试镜的结果。”祖母说。祖母的话吓了我一跳。“不，不可以。”我怎么能主动给约克导演打电话呢？这会令他产生反感。况且，万一他告诉我，我没有被选中，那我该多难过啊！

“亲爱的，只有两个结果，一是被选中，二是被淘汰。你主动打个电话，只是

早一点知道结果而已。”祖母看着我说，“不管结果如何，早一点知道，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坐立不安。”

在不确定的等待中煎熬，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既无法挣脱又不能控制，还耗费心力，折损了做事的效率。我鼓起勇气，主动给约克导演打电话询问结果，得知我和麦迪都被淘汰了。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难受，反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我回到房间，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我很庆幸，祖母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道理：当你为一件事情焦虑不安时，就要主动出击去寻求结果，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你都会从之前糟糕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主动的意义。✿

（海底飞花摘自《做人与处世》，魏克图）



1978年，王安忆（中）和父亲王啸平、母亲茹志鹃

想到这里，我便立即又追了一封信去，收回前信的意见，要她照自己的想法写。从这时开始，我基本不看她的初稿。弄到后来，连她已经发表或者已经得奖的作品都来不及看了。忠实的读者倒还是她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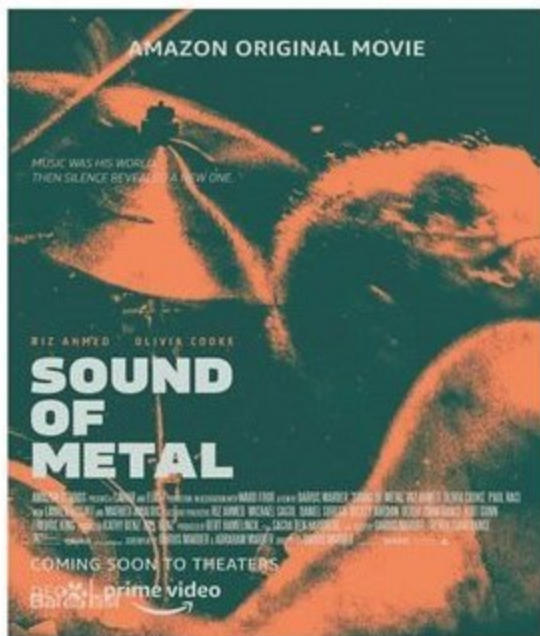
“回想起来，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这恐怕和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地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有点关系。在她的成长道路上，如果说我有点作用的话，这可以算一功。”✿

（大浪摘自中国作家网）

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聋过一阵。一朝睡醒，右边的耳朵突然丧失了听力，将近两个月才恢复。这次短暂的半失聪经历让我储备了一项冷知识：失聪的世界并不宁静。取代日常喧嚣的是茫茫一片“失焦”的噪音，延绵不绝，昼夜无休——也就是传说中的耳鸣。老实说，比起找回听力，我更盼望这恼人的电视雪花点背景音能停止哪怕一小会儿。谁能想到，听不见之后最大的盼望竟然还是听不见，满腔无处说理的讽刺感。

生活会在何时何地大转弯，我们无从知晓：转弯会把我们甩向何方，更是身不由己。仿佛单弦里的唱词：“一低头，碰命吧，碰造化吧。”电影《金属之声》就讲述了一位突然失聪的鼓手如何应对巨变的故事。男主角有鹿一样懵懂、无辜、易受惊吓的眼神，天然地在他脸上写满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上哪儿去？他就用这双大眼睛眼巴巴地瞅着医生，而医生带给他两个噩耗：首先，他必须远离噪音环境以保全残存的一点听力，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摇滚乐生涯；其次，想恢复听力必须安装人工耳蜗，而他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生活一下子被折得嘎嘣脆响。

为了解答这人生三问，更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情绪问题，男主角在女主角的劝说和坚持下，不情不愿地来到一个互助社区，学习如何适应失聪生活。影片至此转入温情的方向，男主角在社区里和孩子们踢球玩耍，向其他人学习手语，在滑梯上靠敲击产生的震动给失聪的小朋友演示鼓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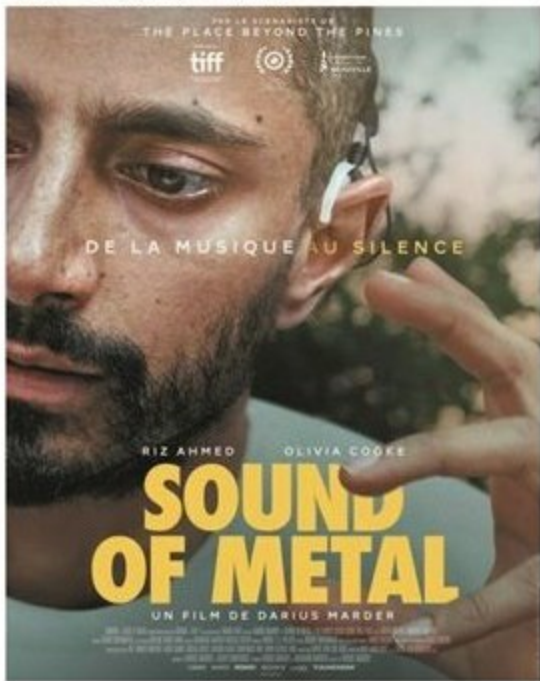


电影《金属之声》海报

世事波上舟

◎薄 荷

电影《金属之声》海报



彻底远离昔日颓废放纵的生活，甚至眼看就要进入禅定状态。然后，他忽然砸锅卖铁，凑够费用，去医院安装了人工耳蜗。

然而事情并不如预想的顺利。男主角安装人工耳蜗之后所能听到的世界，和他印象中的迥然不同。他遭遇的那种时高时低、金属感强烈的噪音干扰，让我一下就想起自己久违的耳鸣。造化令人发指的恶趣味，至此展露无遗：听不见之后最大的盼望竟然还是听不

见。得不到和已失去，二者仿佛兜了一大圈，又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互助社区也对无法坦然接受失聪人士身份的男主角关上了门。情节一扼，冰泉冷涩。

如同王小波说的，人年轻的时候心气儿都

挺高，最终都会向现实投降。文艺作品一般都更喜欢讲坚持，很少会讲接纳和放弃。原因很简单，后者太过接近真实的生活。“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想到无法把握的命运，人难免走向消极。《金属之声》的意义，在于通过现实分析温柔地指出，人不能活在幻梦里。人生三问没有终极答案，往日的张扬已经沉没，折断的生活不再连续，人只能站稳当下，再看将来。

看着被架子鼓占去大半的电影海报，我还以为《金属之声》是和《曾经》类似的音乐片，其实影片主要着力于男主角的情绪起伏，正面体现音乐的部分有限。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影片后半部分，女主角和着父亲的钢琴伴奏慢慢唱出来的一支法语歌：“你在微笑，我却在哭泣；你要离开，我却爱过你。”歌声忧郁沉静，宛如



这一生中，我还从没看过那么多流云。傍晚时分，倚在山坡上面对晚天，啃一块难以下咽的干粮，只觉得满目空明，心旷神怡。云朵倏来忽往，幻化无穷，忽而旌旗招展，号角嘹亮，迈过群山；忽而又婷婷袅袅，在天边逗留片刻便化为乌有，只留几抹微红，如失去的好梦。傍晚时分，溶溶落日驱散了薄阴，云翳变得透明，只有饱含冰晶的青色。

观云

●李海鹏

云首舔舐着五极八荒。猛然间光辉迸射，好似一声呐喊，万物齐齐焕发，史前人类或可称为天堂的那个地方宛如洒金画屏一般，看得我瞠目结

舌。鱼骨状的乌云被看不见的大风拉扯着，变换着形状，陡然间战意浓重，满眼斧钺之影，满耳裂帛之声，又似金农提笔，急急地刷上了数行磅礴的漆书。当其时也，我心神飞扬，仿佛一根草茎，一粒灰尘，随流飘荡，任意西东。直到夜色浓重，全然的寂静如羽毛般降落在坡地上。万里洪荒，唯我一人而已，一切都不复存焉。回过神来，想起古人所说，“一人一笠一杖”，如今我亦如此。

甚至斗笠都没有一只，意何如哉？若我是这世上独余之人，又有何妨？

有些人向来有一份矜持，可是别人对他们何尝不是视若无物？他人看我，也恐怕觉得我不值一提，那么又哪有什么



“何妨”？兀自观云罢了。

（云 意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晚来寂静》一书）

凡是美，都没有家 ●沈从文

◆日头为了给一切生物热和力，月亮为了给一切虫类唱歌，用这种歌声与银白光色安息劳碌的大地。

◆龙应当藏在云里，你应当藏在心里。

◆我的灵魂如一面旗帜，你好听的歌声如温柔的风。人人说我的歌声有毒，一首歌也不过如一升酒使人

沉醉一天，而你那敷了蜂蜜的言语，一个字也可以在我的心上甜香一年。

◆有翅膀的鸟虽然可以飞上天空，没有翅膀的我却可以飞入你的心里。

◆你占领我心上的空间，如同黑夜占领地面。

◆羚羊稍笨一点，我的

猎狗才可以赶上它。你稍笨一点，我才有话颂扬你。

◆清水里不能养鱼，透明的心也一定不能积存辞藻。

◆凡是美的都用不着家：流星，落花，萤火，最会鸣叫的蓝头红嘴绿翅膀的王母鸟，也都是没有家的。谁见过人蓄养凤凰呢？谁能束缚着月光呢？

（珠 珠摘自岳麓书社《月下小景》一书）

暮色四合。她已经不再是男主角和观众熟悉的那个将眉毛头发漂染成淡金色、在舞台中央尽力嘶吼的摇滚歌手，男主角甚至并不知道她还会说法语。

我们不知道造化为何要如此弄人，看似偶

然的事件扭转了所有人的生活。影片末尾，男主人公扯下人工耳蜗，尖锐的金属感噪音突然停止——在各种艰难波折之后，他终于扫清了横亘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最后一片瓦砾。

（木 木摘自《新民周刊》2021年第16期）



远离达克效应

●雷炳新

达克效应，全称邓宁-克鲁格效应。简单地说，就是知道得越少，反而认为自己知道得越多。这是一种认知偏差，越是缺乏知识和能力的人，往往越容易盲目夸大自己，更容易成为对某件事本身一无所知却最能表达观点，而且坚信没有人比自己更懂、更正确的人。

达克效应的受害者不仅常发表观点和意见，还会将观点强加于他人，仿佛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其他人都是无能或蒙昧之辈。

匹兹堡曾经发生了一件堪称奇特的事情，一个44岁的男子麦克阿瑟·惠勒一天之内抢劫了两家银行，没有遮脸，也没隐藏身份。在认罪时惠勒表示，他原本在脸上涂了柠檬汁，应该能让他的脸在摄像头中隐形。惠勒的回答让警察哭笑不得，警察很快就弄清楚涂柠檬汁这个点子来自惠勒朋友的玩笑，他们说可以用这一技术去抢劫银行并避免被抓，惠勒听后便决定利用这个“妙计”去完成自己的“天才”

计划。

这个荒诞的事件流传到了康奈尔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戴维·邓宁无法相信这件事。这份好奇心驱使他与同事贾斯廷·克鲁格一起，去探究这个现象。在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后，得出的结论让他们感到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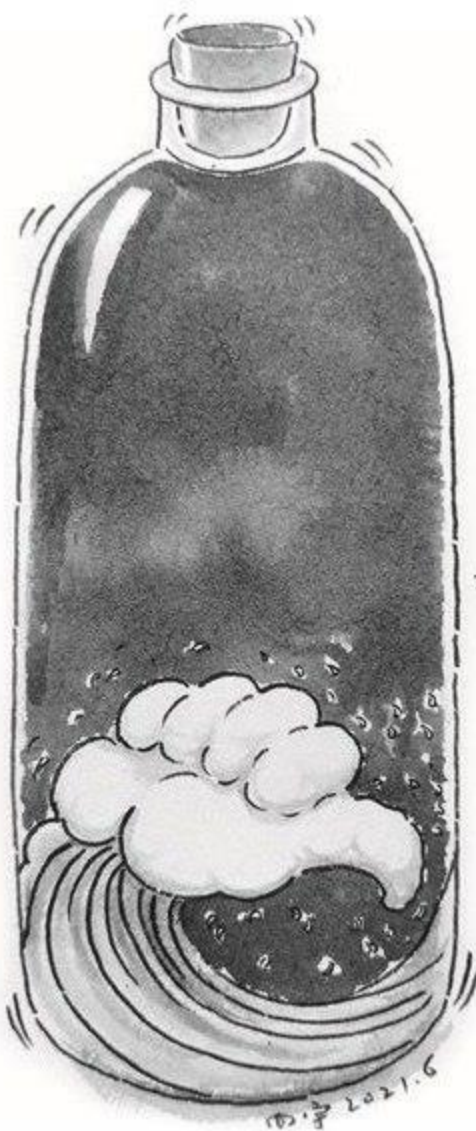
在同一系列的4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分析了人们在语法、逻辑推理和幽默这3个领域内的能力，实验要求参与者评估自己在上述领域内的各项能力。之后，参与

者接受了一系列测试，这些测试的目的就是评估他们的实际能力。结果，研究人员发现：能力越匮乏的人，越意识不到这一点。更奇怪的是，能力最强或最擅长某个领域的人，通常会低估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由此，达克效应诞生了。

实际上，达克效应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随处可见。惠灵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有80%的司机认为自己的开车技术高于平均水平——显然，这在统计学上根本不可能成立。这一认知偏差在心理学领域同样存在。之所以有人说“最好的心理学家就是我自己”，恰巧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专业人士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更不了解众多心理学技巧的复杂性。因无知而妄言，大抵如此。

无知者妄言，多智者慎言。努力读书，开阔自己的知识视野，是远离达克效应的一条捷径。

（长天摘自《知识窗》
2021年第1期，杨向宇图）





本次“《读者》光明行动”爱心义诊及捐赠活动现场



2021年6月11日，在“《读者》光明行动”启动8周年之际，由兰州市安宁区区委和读者杂志社共同发起的爱心义诊及捐赠活动在兰州市安宁区水挂庄小学举行。

水挂庄小学90%的学生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学习资源、社会关注等方面都相对欠缺。活动当天，西宁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的专家远道而来，为水挂庄小学全校学生进行现场义诊，共筛查出弱视患儿22名。适逢端午佳节前夕，孩子们

还收到了读者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图书、文具等礼物。接下来，项目组

将在安宁区妇联及民政部门的帮助下筛选出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家庭弱视儿童，并于暑假期间在西宁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对他们进行免费救治。

海克斯康“A+I”爱心小组是“《读者》光明行动”的首批支持者，8年来，这个爱心小组已累计救助45名贫困弱视患儿。2021年是爱心小组成立十周年，今年他们支持“《读者》光明行动”的爱心主题是“光明无限，薪

火相传”。为此，爱心小组的5名捐助人以自己孩子的名义再次进行了捐助，以培养孩子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精神，也让爱心传承、发扬下去。爱心小组的发起人王振环先生说，爱心小组虽然规模小，力量有限，但缘于《读者》的光明之旅不会停止，他们将一如既往地传播光明，点亮更多希望！

“《读者》光明行动”启动8年来，在各方的积极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信任与支持下，共募得善款3628万元，项目

深入全国22个省份的189个县（市），其中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和革命

老区，为56万名孩子进行了义诊和眼科知识普及，并实实在在地救助了5571名贫困家庭弱视儿童，给孩子带去了光明，给家庭带去了希望。

感恩所有支持“《读者》光明行动”的爱心人士，并期待与您继续携手，倡导美、传播爱、践行善！

微信扫码，帮助更多弱视儿童靠近光明！



“《读者》光明行动”(94)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美〕安德鲁·怀斯 水彩



诗笺

流浪者的宿处

◎〔德〕赫尔曼·黑塞
◎钱春绮 译

这是多么异样而奇妙，
轻声的泉水，每天夜里
在槭树的凉荫之下，
总是持续不停地流逝。
月光停在山墙上面，
总是像一阵香气在飘动，
一朵朵浮云总是飞向
又凉又暗的太空！
这一切永远常住不变，
而我们只是休息一晚，
又继续走向海角天涯，
没有人再将我们思念。
随后，也许经过好多年

我们又会梦见这清泉、
门和山墙，像过去一样，
而且还会久久不变。
像照来一种怀乡的光辉，
异乡人把这陌生的屋子
只当作曾经小憩之处，
不再知道这市镇和名字。
这是多么异样而奇妙，
轻声的泉水，每天夜里，
在槭树的凉荫之下，
总是持续不停地流逝！
(晓晓竹摘自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黑塞抒情诗选》一书)

LY

期刊网
qikan.com.cn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PDF杂志购买微信: bfwz888888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